

# 「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 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採購案

## 結案報告書

委託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東臺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計畫主持人：陳進金

計畫助理：蔡其鋒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

# 目錄

|                       |     |
|-----------------------|-----|
| 壹、前言 .....            | 1   |
| 貳、口述訪談稿 .....         | 3   |
| 一、游鄭財葉女士口述訪談稿.....    | 3   |
| 二、嚴王玉霞女士口述訪談稿.. ..... | 11  |
| 三、李伯村先生口述訪談稿 .. ..... | 17  |
| 四、田亦生先生口述訪談稿.....     | 23  |
| 五、蔡貴英小姐口述訪談稿.....     | 34  |
| 六、蔡居福先生口述訪談稿.....     | 40  |
| 七、何鄭春英女士口述訪談稿.....    | 49  |
| 八、陳新傳先生口述訪談稿.....     | 54  |
| 九、王茂雄先生口述訪談稿.....     | 65  |
| 十、林登榮先生口述訪談稿.....     | 71  |
| 參、結語.....             | 86  |
| 肆、訪談逐字稿.....          | 89  |
| 一、游鄭財葉女士訪談逐字稿.....    | 89  |
| 二、嚴王玉霞女士訪談逐字稿.. ..... | 107 |
| 三、李伯村先生訪談逐字稿 .. ..... | 136 |
| 四、田亦生先生訪談逐字稿.....     | 160 |

|                    |     |
|--------------------|-----|
| 五、蔡貴英小姐訪談逐字稿.....  | 182 |
| 六、蔡居福先生訪談逐字稿.....  | 204 |
| 七、何鄭春英女士訪談逐字稿..... | 235 |
| 八、陳新傳先生訪談逐字稿.....  | 248 |
| 九、王茂雄先生訪談逐字稿.....  | 264 |
| 十、林登榮先生訪談逐字稿.....  | 282 |

## 壹、前言

國民黨政府從1949年、1950相繼頒布了「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到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刑法一百條」修正為止，都可以廣泛的定義為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在這段歷史之中，我們不乏看見政府透過國家的力量，對於人民各種不人道且莫須有的方式進行壓迫。

以往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各種研究上，大多數的學者都是關注在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及受難者家屬上，還有從國家力量的壓迫，來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進行建構。但是在白色恐怖這段歷史的建構之中，處處能看見人民對於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看法、待遇，那麼從旁觀者，人民的角度來進行對於白色恐怖時期歷史建構的口述歷史，則是本計畫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因此挑選了社會大眾對於白色恐怖時期最耳熟能詳的綠島地區，希望能夠透過與綠島人民與移送到綠島所謂的「政治犯」之間的互動、看法，來試圖建構一個受刑地的一般民眾對於白色恐怖事件的共同記憶歷史，藉以補足現今台灣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研究的不足。

綠島政治犯監獄的設置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到1972年的「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綠洲山莊）」，<sup>1</sup>現在則歸為文化部所管。在白色恐怖時期，原本收容犯人的綠島監獄，開始收容當時所謂的「政治犯」，但是在經過許多前人的研究之後，其實當時許多被移送到綠島的「政治犯」，很多是沒有犯任何罪狀，就被關到綠島，與現在普羅大眾對於當時的認知有所差異的。

目前，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已經出版了許多關於白色恐怖的著作、紀錄片，提供了相當多元的角度來說明臺灣白色恐怖的歷史。<sup>2</sup>本計畫即以綠島人民為訪談對象，

<sup>1</sup> 李玉芬，《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台東市：東台灣研究會，2002年，頁109-110。

<sup>2</sup> 如出版書部份有《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一輯》、《看見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二輯》、《白色年代的盜火者—人權文學叢書第二輯》、《烈焰·玫瑰—人權文學叢書第一輯》、《馬鞍藤的春天—受難者回憶錄》、《白色聲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耕甘藷園的人》、《白色封印—白色恐怖1950》、《信守承諾：呂國民、呂洪淑女獄中家書選輯》、《戰後臺灣人權史》等諸多著作，除此之外也有出版政治

來瞭解當時人民對於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看法，透過本計畫來提供學界從不同視角來理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在白色恐怖時期，收容那麼多政治犯的綠島，當地的人民究竟是怎麼樣看待這些犯人的？又在整個白色恐怖體制之下的綠島人，每天看到那麼多犯人在同一個島上，又產生何種想法？當時的綠島人民，與受刑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又是如何？解決這樣上述問題的過程中，可以構築一個更完整的白色恐怖歷史樣貌，藉此讓社會大眾更加的瞭解當時的狀況，才能夠確實的將人權教育的概念落實在台灣社會。因此對於綠島居民的有關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口述訪談，不但是白色恐怖口述歷史的新研究取向，更是人權教育嶄新的突破點，同時也是建構一段重要的「綠島史」。

受難者之畫冊，如涂炳瑯、劉辰旦、陳武鎮等前輩們的作品。<http://www.nhrm.gov.tw/home>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

## 貳、口述訪談稿

### 一、游鄭財葉女士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年10月8日（四）14點至16點

地點：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台東縣綠島口公館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蔡其鋒



（圖一 游鄭財葉女士口述訪談現場側拍）

### 一、家世與求學

我的名字是游鄭財葉，民國33年（西元1944年）出生於綠島，當時還是日本統治時期。父親叫做鄭元來，家中有三位哥哥一位姊姊。原本我母親只生了兩個哥哥，後來母親的大哥（我的大舅）分了一個小孩過來給我父母養，最小的哥哥後來才又分給母親的弟弟。有一位哥哥則是在我出生前就過世了，當時醫藥不發達，所以這位哥哥他十四歲就離開人世了。我的姐姐嫁給綠島當地人，結婚後因為工作的關係，他們搬到台中就住在工廠裡，後來就在台中定居了。現在，我們家中的兄弟姊妹只剩下姊姊和我還健在，幾位哥哥都已經相繼過世了。我曾經聽長輩說過，在我剛出生不久時，二次世界大戰還在持續著，當時我的母親背著我去躲空襲，結果子彈直接打到岩石

上，我們逃過一劫。在我五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就過世了，所以母親的姓名我不太記得了，之後便由嫂子（哥哥的妻子）一手將我拉拔長大。

小時候，我父親的工作主要就是捕魚和種田，記得小時候看到長輩抓的魚數量很多，都吃不太完，現在綠島魚的數量相對少很多。我的大哥生了七個孩子，家中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嫂子在照顧，所以我小時候也會和哥哥的小孩一同玩樂。我大哥會跟我父親一起出海捕魚，有一次我曾經跟我嫂子一起去看大哥捕魚，天還沒亮的時候就要透過月光來捕魚。父親出海捕魚時，我必須到山上砍柴，以便回家煮飯、燒洗澡水。家裡除了捕魚外，也有從事農耕，主要是種植番薯、花生。大約從五歲的時候開始，每當農作物熟成時，我也會跟著父親一起下田幫忙採收，採收完的花生也會榨成花生油出售，來增加家中的收入，不過捕魚還是家中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小時候，我們家裡的生活十分困苦，家裡都還是點煤油燈，更不用說是用瓦斯爐。因此不論是煮飯、燒水都要依靠山上的木柴來生火，當時綠島大部分的人家中也都是如此生活。而綠島當時家中經濟狀況比較好的人，多半就是在山上種植稻米，因為種植稻米的田是水田，那像我們一般種植花生、番薯的都是旱地，因此有這些差異。也因為家裡有種植番薯，小時候就常常吃削完皮並且曬乾的「番薯籤」，吃飯的時候也很少吃到米飯。

我只有讀過幾年的小學，畢業於中寮國小。<sup>3</sup>其實那時候我並不能好好讀書，我要上完課才能回家煮飯，但是如果長輩回家後發現飯還沒煮好，就會很不開心的唸我，所以當時並沒什麼讀到書，現在還有印象的部分就是曾經學過注音符號。記得我國小的時候主要科目是國語、數學、自然，英語的部分就都沒有，不過我的程度大概就是能夠剛好畢業的水準。曾經聽我父親說，我那位在 14 歲就過世的哥哥，以前在日本時代讀國小的時候成績十分頂尖。我們家裡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有讀書，至少都有讀到國小畢業。

## 二、與政治犯的接觸

跟這些政治犯有所接觸主要是在我結婚之前，當時我年紀還很小。在我的印象之中，這些所謂的政治犯在來到綠島之前，政府並沒有刻意宣導說他們是什麼類型的犯人，所以我們綠島人也沒有什麼防衛心。我會跟他們有所接觸，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家裡在觀音洞附近有塊地種植花生和番薯，我要下田從事農耕的時候，就會經過新生訓導處。記得當時，我們都拖著牛車上山到觀音洞的廟附近，一開始經過新生訓導處時，只知道有衛兵在外面看守。

大約在我十四、五歲的時候，跟著父親上山農作，就會看到山上有許多人到田地附近的工寮聚集，種植他們所負責土地的作物。一開始只知道他們是犯人，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所謂的思想犯。還沒和他們接觸之前，我心裡多少會有些害怕，但是和

<sup>3</sup> 今綠島國民小學。原名「火燒島公學校」，創立於大正十年(1921年)5月1日，昭和十六年(1941年)改稱「火燒島國民學校」。光復初期校名不變，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更名「中寮國民學校」，民國四十二年(1953年)改稱「綠島國民學校」，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再改名「綠島國民小學」並沿用至今。參考資料：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264。

他們接觸久了之後，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他們不是那種會傷害別人的犯人，長輩也不會特別警告我們這些孩子不能與政治犯人接觸。小時候，就是因為我們家的田地和政治犯務農的工寮十分靠近，再加上我也比較常陪家裡的長輩到山上務農，因此也就和那些犯人有比較多的接觸與認識。其他沒有像我們一樣跟隨長輩到山上務農的人，就比較不清楚這些政治犯的事情。

政治犯平常行動都受到一般士兵管控，若要到新生訓導處外面也是由士兵帶領著。我最常看到這些犯人的情況，就是在田裡進行農耕。他們平常會把自己要吃的飯菜一桶一桶的用擔子扛上山，也會在耕作的空閒時間將他們吃不完的食物分給我們這些平民百姓。最後要下山了，如果食物還有剩，就會讓我們帶回家另外料理，那些看管的士兵也不會阻止政治犯和我們的互動。當時，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他們會不會在食物中動手腳害我們，因為當時我們生活十分困苦，在田裡工作的時候又常常吃不飽，我們反而都很高興能夠因為和政治犯的接觸，獲得加菜的機會，甚至有一段時間我們幾乎都是依賴這些犯人提供的食物。現在想到這些往事，內心真的是充滿感謝。

平常長輩在從事農業活動的時候，我們這些一旁玩耍的小孩也會過去跟那些在田寮休息的政治犯互動，所以他們常常分享食物給我們。這些政治犯會直接跟我們說：「妹妹，來，這些東西（主要都是食物）給妳帶回家。」除了平常的飲食分享之外，政治犯的家人如果從台灣本島寄食物過來，政治犯也會叫上我們一同享用。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政治犯和我們這些村民邊割芒草邊聊天，割完草便直接就地共同分享食物。因此，當時我們這些年紀小的孩子，不論男女，對這些所謂的「犯人」都不會有任何害怕或負面的想法。

有時候，我也會看到士兵帶著這些犯人到我家附近的鐵鋪去打鐵，主要打造鋤頭、刀子這些日常生活所需的工具。我們這些小孩都會過去和那些犯人聊天，而且小孩子本來也就對打鐵感興趣，所以大家都會想要過去一探究竟。當時會覺得他們就跟真正的打鐵師傅一樣，雖然鍛造的內容幾乎都大同小異。不過我們還是十分佩服他們。

之前，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大多都是拿著鋤頭在田裡面工作，當時我就很佩服他們的種植技巧。本來綠島較少種植番茄、冬瓜、南瓜這些作物，因為收成比較不好。但經過他們的種植方法改良後，不但產量增加，作物的品質也都很高。政治犯種出來的番茄、冬瓜、南瓜，個頭比當地人種的還要大上許多，感覺整片政治犯所負責的土地都是豐收的狀態，作物好像隨便吃都吃不完一樣。正因為他們十分出眾的種植技巧，所以他們很少向村民購買農作物，但是在街道上會看到他們出來採買物資。政治犯有沒有買過我家所捕撈的魚貨我不太記得了，我比較有印象的是他們會到養豬的人家購買豬隻，然後將豬隻扛回新生訓導處內處理。

另外，每逢節慶活動時，這些犯人都會出來參與慶祝活動，但是一定會有士兵在旁邊看管。有時候，他們會到中寮國小<sup>4</sup>演歌仔戲，讓我們這些平民百姓觀賞。除了歌仔戲，他們也會在過年期間舞龍舞獅跟綠島居民拜年。他們出來拜年的時候我們就會送他們甜粿，畢竟以前的生活比較困苦，不太可能給他們紅包，所以綠島居民就以食物代替紅包。政治犯在演戲時，有時候會缺少一些戲劇的衣物，居民就會將家中的衣

<sup>4</sup> 今綠島國小。

物借給他們演出，像是手巾、帽子、衣服等。在我的印象之中，幾乎都是看到男性的犯人出來表演，好像沒有看到女性到外頭表演。

我接觸比較多的政治犯大都是第三大隊的新生，那些政治犯常常以「妹妹」來稱呼我們這些小女生。當他們有多餘的物資就會把我們叫過去，互相分享，所以我們也不會擔心這些政治犯會偷取我們的東西。有時候，到了他們的休息時間，他們就會燒水泡茶，看到我們這些百姓經過時也會招呼我們，並且詢問我們要不要一起喝茶。他們就像是我們綠島鄉民一樣，所以我們不會把他們當作外來者，也不會覺得他們是犯人。我小時候接觸到這些犯人都覺得他們每個人都很斯文、也十分有禮貌，而且好像每一個科目都難不倒他們一樣。他們會改良作物、會醫療、會打鐵、會演戲，我覺得他們實在是絕頂聰明。

很多政治犯在綠島待了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剛到綠島的時候我們年紀都還小，等到他們要離開時，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女性都已經結婚了。雖然平常生活中跟這些政治犯會有所接觸，但是我並沒有特別認識任何一位。他們離開綠島之後也不會特別聯絡。但是就我所知，以前我們家附近有一位女生叫做董玉蓮，<sup>5</sup>她後來就嫁給了政治犯廖天欣先生。<sup>6</sup>董玉蓮的年紀比我長幾歲，那時我們常常一起到山上去工作。董玉蓮離開綠島之前我已經訂婚了，訂婚前她曾問我、我的結婚對象是不是我大嫂幫忙安排的。我被她的問題嚇了一跳，但我還是跟她說我是自由戀愛找到結婚對象的，儘管事實並非如此。事後想想，我覺得她可能是想要跟政治犯結婚，所以先問一下其他人對於自由戀愛的意見。雖然我並不是自由戀愛而結婚，但我很慶幸她是因為這樣而結婚。她離開綠島後，大約過了四、五十年我們都沒有聯絡。直到前幾年，她回到綠島了，我們才再次相認。我們見面時甚至十分感動地互相擁抱對方。<sup>7</sup>我認識的人之中，除了她以外，中寮也有一位女性嫁給政治犯，她們的共同點皆是在山上務農的時候與政治犯有比較多的接觸。

雖然政治犯平常要外出活動都必須受到士兵的看管，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這些思想犯在外面的自由度還算挺高的。像我們一般平民百姓去山上砍柴的時候遇到這些人，士兵並不會嚴格規定說犯人不能與人民接觸，也不會喝止我們去接近這些思想犯。大家就是相安無事的互相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後來到綠島的管訓犯就不一樣了。<sup>8</sup>那些被管訓的犯人就是真的會讓我們這些百姓感到十分害怕與恐怖，而且時常有犯

<sup>5</sup> 即政治犯廖天欣之妻，董多美。結婚後搬到台東新港定居，其表姊董石花女士也是嫁給政治犯黃雨霏先生。參見 2011 綠島和平對話-綠島人權藝術季網站，使用時間：2015 年 12 月 3 日，網址：<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1/05/05/story-issue-%E3%80%88%E6%AD%B8%E9%80%94%E3%80%89/>。

<sup>6</sup> 廖天欣（1927 年-），台中人，因 1950 年 6 月間由莊朝鍾介紹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部武裝組織而被判刑入獄，當時被判刑 13 年，在綠島服刑時間認識年紀小 15 歲的董多美女士，受到難友的鼓勵展開追求，1963 年出獄之後年底與董多美在台灣本島結婚。

<sup>7</sup> 應是參加 2011 年的綠島人權藝術季，當時董多美與廖天欣與歐陽文一同參加活動。參見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網站，《曙光期刊》37 期，使用時間：2015 年 11 月 30 日，網址：<http://www.ttcsec.gov.tw/information?uid=584&pid=5568>。

<sup>8</sup> 此處的管訓犯人可能指下列兩處所收容之犯人：其一是台灣綠島監獄（1972 年-）所收容的犯人，囚禁的對象主要是一般俗稱的「流氓」、「大哥」等刑事犯罪者，依照管理特性也收容台灣各監獄頑劣、最難管教之犯人，可謂台灣各監獄之最後防線。因此這些犯人的行為才會導致一般民眾十分恐懼。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下》（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0、33-34。另為新生訓導處於 1965 年起，將政治犯分批移監泰源職業訓練中心（後改泰源監獄，今泰源技能訓練

人逃出監獄的消息，讓我們日常出門都很擔心會不會遇到。有時候我會覺得用「犯人」這個稱呼來指稱政治犯，實在是個不好聽的稱號，因為政治犯對我們來說完全沒有危害，就像鄰居一樣地好相處。

### 三、對綠島監獄的回憶

小時候，我會因為務農的關係經過新生訓導處，除此之外便是因為醫療的需求才會進去，也就是到裡頭的醫務所看病拿藥。小時候，我進去新生訓導處時，都是走現在中正堂前面這個門，門口站了兩個衛兵。我的印象中要去醫務所看病之前，要先出示身分證，並且跟衛兵押證，衛兵也會問我們進去要做什麼事情，我們會照實回答是要去看病的，這才讓我們進去裡頭看病。當時一般的民眾都可以進去看病，裡頭有一位柯千<sup>9</sup>先生十分有名望。有一次我丈夫生病進去找他看診，柯先生還好心的建議我要將丈夫帶到別的醫院看會比較有保障。所以後來我們便到台北的台大醫院就醫，但是丈夫的病情十分嚴重，最後還是因為胃病過世了。

另外，我的哥哥嫂嫂也曾經去過醫務所治療眼睛。嫂嫂她以前眼睛就有些問題，是後來到了醫務所開刀後才有了改善。那時候，我們綠島居民只要身體出了狀況，都會選擇到醫務所讓裡頭的醫官、或是懂醫療知識的政治犯診療。我對於醫務所有沒有收費已經不太有印象了。儘管醫務所的位置對我們這些綠島居民來說有點遠，但我們還是會上山看病。我認為醫務所是個非常好的地方，除了提供民眾生病看醫生的服務之外，裡頭的政治犯若生病也能夠得到比較好的處置。印象中我所接觸到的醫生都是醫官，只有柯千是政治犯。<sup>10</sup>

節慶時這些政治犯會出來到國小表演之外，他們偶爾在新生訓導處的中正堂也會有戲曲演出或是放映電影，一般民眾也都能進去。只要在播放電影、戲劇演出的日子，跟門口的衛兵說明目的，就能夠直接進去。另外，也會有士兵開車到山下將想要進去看戲看電影的民眾直接載入營區。中正堂旁邊有一間福利社，那邊什麼雜貨都有賣，我們進去裡頭看戲的時候就會順便到福利社消費。當時我主要都是看戲時順便買食物、飲料。平常一般民眾也會進去福利社購買雜貨，但是看管福利社的人是什麼身分，我就沒有印象了。

除了去醫務所、福利社，到中正堂看戲、看電影外，裡頭舉辦的晚會也是一項我們能比較自由進出營區的時候。不過我沒有搭車，都是用走路的方式進去新生訓導處。小時候我們並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所以只要新生訓導處有活動（例如戲劇演出、放映電影、舉辦晚會），我們都會去參加。這些活動大多都在晚上七、八點舉行，所以等到田裡頭工作結束，我就會跟一些交情比較好的小孩，大家共同結伴地走上山到新

所）；移轉後的空位，開始改收容被感訓的大哥。後來警總徵收流麻溝東側土地，成立警備總部感訓第三總隊（1965年-1991年），專門收容被感訓的犯人。

參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國防部感訓監獄〉一條，使用日期：2015年11月30日，網址：<http://www.nhrm.gov.tw/information?uid=122&pid=2114>。

<sup>9</sup> 柯千，南洋華僑，原先在菲律賓，1952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到綠島服刑，主要在醫務室幫當地民眾配藥，刑期結束後還留在綠島綠洲山莊東邊圍牆外的醫務室許多年。當地人都稱之為「柯醫生」、「柯先生」。參閱鍾興福，《無奈的山頂人》，（台北市：書林出版，2010年），頁15。

<sup>10</sup> 政治犯中有以下這些人都是醫生，胡鑫麟（眼科）、胡寶珍（皮膚科）、林恩魁（外科）、王荊樹（婦產科）、呂水閣、高鈺鏞等。

生訓導處。通常活動結束後的時間也都晚了，但是當時我們年紀小、充滿活力，又因為有娛樂活動能夠觀賞，所以即便走了三、四公里也不會覺得累。此外，以前這些政治犯也會在中正堂旁的操場舉辦運動會，我還記得我國小時學校老師就曾帶我們去參加，而且我們也曾在大會上表演過舞蹈。

以前，我會進去新生訓導處，不外乎是到醫務所、福利社、中正堂，所以我們的活動範圍並不大。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會覺得進出新生訓導處很自由，在裡頭四處跑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因為有上山工作的關係，所以也不會有士兵監控我們這些小孩子，後來有衛兵駐紮之後才比較會看管。

我最熟悉就是新生訓導處，旁邊的綠洲山莊我就完全不清楚了，八卦樓那邊是完全禁止一般民眾進出的，也會有士兵嚴格的看管，裡頭的犯人完全無法離開監獄，因此不會和我們這些民眾有所接觸。後來到綠島的那一批管訓犯就會常常想要逃離監獄、回到台灣本島，也因而我們時常會聽見有犯人逃獄的消息。雖然他們最後通常都會被抓回到監獄，但當時只要有犯人越獄的傳聞，我們這些女性都會害怕得不敢睡覺。此外，有些犯人也會偷拿居民的物品，再跑到山上躲起來。所以當時要上山工作的人也會很害怕遇到那些逃跑的管訓犯人。因此，這些管訓的犯人來到綠島後，我們除了要進入醫務所看病之外，都不太能再進到監獄裡了。

我結婚（1964 年）之後，幾乎沒有再進去過新生訓導處了。畢竟婚後生活主要以家庭為主，要照顧小孩十分忙碌。從前是因為還是小女孩，都跟著大家到處走動，所以才比較有機會能夠接觸到政治犯，甚至是進去到新生訓導處內。

#### 四、婚姻生活

我 20 歲的時候結婚，丈夫叫做游團念。他大我四歲，是 1940 年出生的。我先生在他 42 歲的時候因為胃病過世。我們生了四個小孩，2 男 2 女，分別是兒子、女兒、兒子、女兒。大兒子原本想要考警察，後來去求神拜拜的時候求到的籤是他比較不適合讀書，做事功夫比較好。所以他就照著神明籤詩的指示，畢業後便去學印刷，出師後再到台中開一間印刷工廠，成家立業。大女兒書讀得比較少，國中畢業後就直接出去工作，後來嫁到了宜蘭。她丈夫是成衣工廠老闆，主要製作衣服、褲子等。小兒子台東商校<sup>11</sup>畢業後先去上班，後來考升等考試通過，分發到綠島鄉公所服務。在鄉公所服務的期間又去讀台東教育大學進修，<sup>12</sup>現在在綠島國中當幹事，人也住在綠島陪

<sup>11</sup> 今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958 年春，首奉台灣省政府核准設立「台東縣立商業職業補習學校」，同年十一月招收中級部新生二班；1959 年高級部招生。1960 年改制為「台東縣立商業職業學校暨附設商業職業補習學校」及實用技藝訓練中心，並呈准附設體育班。1974 年附設空中高級商業職業補習學校。1975 年實用技藝中心結束，原附設補習學校之中級部結束招生，另招考高級部。1978 年附設空中補習學校結束教學課程。1979 年附設之補習學校，更名為高級商業職業進修補習學校。1982 年奉准設立國立台北商專空中商專台東區教學輔導處。2000 年改名為「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而附設之高級商業職業進修補習學校，亦改名為「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參見：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3 日，網址：

<http://www.tscvs.ttct.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278>。

<sup>12</sup> 今國立台東大學。1946 年，政府為發展地方教育，在省立臺東中學及臺東女中各附設「簡易師範科」一班；1948 年，正式成立「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學校」；1967 年，為配合政府提高國民學校師資素質的政策，改制為「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專科學校」；1987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學院」；1991 年改

我。小女兒國小畢業就沒有讀書了，嫁給綠島人，後來搬到台東。我現在內孫、外孫共有 10 個，在我 40 歲的時候大女兒就生了小孩，這位大孫也三十多歲了。

我結婚之前，因為兄嫂全家已經搬到台東的新港定居了，所以我曾經跟大哥大嫂在新港住了四個月左右。因為訂婚的時候是在綠島，4 個月後我才再回到綠島完成婚姻。我丈夫就是我大嫂的弟弟，因為小時候我是被大嫂撫養長大，所以曾經跟父親說過，我的結婚對象由大嫂決定就好了，我本身也沒有反對。婚後的生活是相當困苦的，剛結婚不久，丈夫就去當兵了，當時一般人都是要當兩年或是三年的兵種，但是我丈夫只當一年又四個月。那個時候，我先生當兵一個月可以領到 360 元的薪水，薪水是以支票的方式到家中支應小孩和長輩生活所需，另外我會從拿出 50 元寄到軍營，給丈夫當日常生活之花費。丈夫進去軍營後只有我一個人在家，為了撫養小孩與補貼家用，我會去山上挖百合花的球莖販賣，也賣過一盒一盒的火柴，或是在草帽上面黏貝殼販賣，當時生活過得十分辛苦，平常要想盡辦法控制住日常的開銷，比較困苦的時候小孩都只能吃番薯配醬油，或者是煮麵配自己抓的魚，畢竟能填飽一家人的肚子是最重要的。

由於我先生是從公公的姊姊家分過來的，公婆家原本只有生一個女兒，因此當時我嫁過去時，為了要能夠幫家族傳宗接代，即便生活十分困苦，也要一直生孩子生到公婆滿意為止。我們生了四個孩子，公婆依然不夠滿意，當時我有很多苦都不敢說出口，連我父親過世，我也無法趕過去見他的最後一面。也因為如此，想到以前困苦的日子，真的覺得十分難過。我跟丈夫結婚了 18 年之後，他就離開人世了，為了撫養小孩，我就必須很努力的賺錢。民國 60 年代，做一天苦工薪水才 40 元而已，孩子都還沒有成年，不能幫忙賺錢養家，所以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因此，我常常和小孩們說：等你們長大有能力後，要記得孝順母親，因為當時撫養這四個孩子真的很辛苦，日子苦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像是外勞一樣，原本可以住在本島的新港，但是結婚之後再搬回綠島，就得任勞任怨地過著每一天。

原本生到小兒子的時候，我曾經想要跟隨大嫂搬到新港，並且在大嫂家旁邊買間房子定居，想說大家還能夠互相照料生活，也比較不會那麼辛苦。當時親家公和親家母都已經過世了，但是決定要搬過去新港的時候，我們家的神主牌突然倒了下來，聽我丈夫說他們年輕的時候想要搬到台東的都蘭，結果也是失敗了，所以我跟丈夫就覺得這個預兆不太吉利，因此最後就沒有搬去新港。現在想想，留在綠島也不錯。而且自從綠島觀光發達後，我們的日子反而比新港的親戚好過一些，綠島的商業發展也比新港好。

雖然我現在想到過去結婚的時候日子非常困苦，有時候想著想著就會失眠到天亮。以前常常想東想西的，會常常覺得日子非常難熬。當年要生小女兒的時候，丈夫出海抓魚還發生意外，船隻在海中翻覆，過了一天一夜之後才被救回來綠島，當時生活已經非常辛苦，丈夫還發生意外，真的讓我們的日子過得更為艱苦。但總是還會想到一些快樂的事情，這樣日子才過得下去，老實說我現在日子比以前就快樂很多了，也不會像以前一樣常常那麼憂鬱。

為「國立臺東師範學院」；2003 年正式改名為「國立臺東大學」。參見國立台東大學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3 日，網址：<http://nweb.nttu.edu.tw/files/90-1000-6.php>。

## 五、近年來與政治犯的接觸

這些年來，當年的政治犯有時候會回來綠島，我和他們又有了重新的接觸，不過，有些政治犯慢慢「消失」了，我猜想可能是離開人世了，畢竟他們的年紀都很大了，至少都有七、八十歲了。像是陳孟和先生<sup>13</sup>，他 23 歲的時候就被抓到綠島，38 歲的時候才離開，今年（2015）也都 80 幾歲了。一提到陳孟和先生，就讓我想到有一次我在人權園區工作的時候，他就帶我去看他的畫像。當時還有其他政治犯跟妻子，他看著我就對大家說：「不要看她現在是老婆婆，她以前也是很漂亮的美女。」雖然我年紀已經大了，但是聽到這樣讚美的話還是感到相當不好意思。後來我就問陳孟和先生，下次什麼時候會再回綠島，他就回答：「如果沒有回來綠島，就是我自己已經不行了。」會認識陳孟和先生，是因為我在綠島人權園區工作的關係，以前小時候有沒有接觸到陳孟和先生，我並沒有太多的印象。陳孟和先生和我們聊天的時候，都會問我們是幾年次出生的，通常依照出生的時代背景，就能夠了解我們是否曾經和這些政治犯有所接觸。最近幾年我比較常跟陳孟和先生聊天，他的記憶力非常的好，都還記得以前他還在綠島時發生過的事情，我只要說出以前發生過的事情，他幾乎每一項都還記得。我現在會覺得當時那些政治犯對我們這些平民百姓都十分友好，如果我當時不是已經訂婚了，有可能也是透過自由戀愛和這些政治犯結婚，畢竟他們給我的印象就是斯文有禮，腦袋又十分聰明。

<sup>13</sup> 陳孟和（1930 年-），台南市人，就讀師範學院（現今的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因涉「臺灣省工委會學術研究會」案，分別於 1948 年 12 月、1952 年 1 月 3 日兩度被捕。1952 年 4 月 26 日，依「參加叛亂之組織」，判刑有期徒刑 15 年。陳孟和在綠島服刑時，負責過舞臺布景製作，後來被指派專事攝影，紀錄新生訓導處的各種活動。他在綠島福利社成立攝影部，為官兵、受難者和綠島人拍照新生訓導處於 1962 年為編寫《綠島誌》，派陳孟和坐漁船繞著綠島，從海上拍攝島嶼景觀。1967 年陳孟和出獄後，將許多珍貴的照片夾藏在貝殼畫底板及貝殼底布之間帶回臺灣。現今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紀念空間的復原及重建計畫中，係根據陳孟和昔日舊照片，予以繪製園區鳥瞰圖，推估空間量度，製作當年集中營營舍和重要建築的平面圖、三面視圖。這些舊照片不僅見證了白色恐怖的人權歷史，也成為成功復原重建的重要關鍵。

## 二、嚴王玉霞女士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 年 10 月 8 日（四）19 點至 21 點

地點：黎明超商（台東縣綠島口中寮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蔡其鋒



（圖一 嚴王玉霞女士口述現場側拍）

### 一、家世與婚姻

我是王玉霞，出生於民國 29 年（1940 年），我們家族一直都在綠島發展。我們家最早的時候是住在觀音洞附近，父親叫做王財源，母親叫做陳清來。我們家中總共有 8 個孩子，我在家中排行第三，有兩位哥哥、一位弟弟跟四個妹妹，所以我是長女。

在我五歲之前，還是日本人統治的時期，不過在我小時候，印象中並沒有見過任何一名日本人，可能也是因為當時年紀實在太小了。因此，連日本戰敗投降的事情我都沒有聽說過。小時候，我父母親大多是到山上的田地從事農耕，我們家主要種植的作物有番薯、花生和稻米，在綠島能種稻子的家庭一般來說生活品質都還算不錯，至

少還能自給自足，不用另外買米就有米飯可以吃，當時種植稻子的綠島鄉民並不多。<sup>14</sup>我的父母除了從事農務之外，父親也會出海捕魚，來貼補家用。

以前的家庭，小孩都生得很多，但是父母親又常常出外到田裡工作，所以家中小孩的照顧，幾乎都是年紀大的帶年紀小的，兄弟姊妹一個一個互相照顧長大，我從小就是扮演在家裡負責照顧弟妹們的角色。因為我是家中的長女，要負責照顧弟妹，所以我小時候並沒有讀過書，可以說是不識字。小時候，父親說我是大姊，就要負責照顧弟妹，所以沒有辦法讓我去讀書。後來，我們家中的經濟狀況比較改善的時候，四個妹妹們才有機會到學校去讀書，當時我心中也沒有什麼不平，只覺得我就是好好的為這個家奉獻。除了幫忙照顧弟妹，還得常常幫忙家中的農務，例如要採收花生的時候需要人手，我也都要下田幫忙，採收完之後再回家照顧弟妹，日子過得十分辛苦，不像現在的小孩那樣幸福。

在我結婚幾年之後，我的父母親就搬去台東的新港定居，當年我父母之所以會搬家，是因為政府準備徵收流麻溝土地蓋營區。<sup>15</sup>不過，後來並沒有徵收到我們家，所以我們就把土地賣給了一位台北人，我聽說其他被政府徵收土地的村民並沒有獲得妥善的安置，大家也就搬到台東新港定居。以前政府要徵收土地，老百姓只能乖乖接受，並不像現在會有抗議舉動。我的父母親搬到新港之後，我們家就剩下兩個妹妹還留在綠島，哥哥們和弟弟他們主要從事漁業，因為當時在新港捕魚比較方便，所以他們也一同搬過去新港了。

民國 49 年，我踏入了婚姻，丈夫叫做嚴繼明，年紀大我有 14、5 歲之多，我先生應該是民國 14 年出生的，他現在已經過世了，因為當初我沒有問他是幾年次的，所以比較無法確定他是民國 14 年還是 15 年出生的。我的丈夫是中國福建省人，我曾經聽他說過，他大約 20 歲的時候，原本在家鄉從事理髮業，但因為戰爭的關係，和他的弟弟一同在路邊被軍隊抓去當軍伕，後來只好繼續當兵。我們會認識然後結婚，也是因為當年他來到綠島服兵役的緣故，那時候他在監獄裡頭當兵，主要是在福利社擔任理髮的工作，有時候會離開營區到村里中幫忙村民理髮，因為這樣我們才有機會認識。但是，結婚之前我們也是要先透過別人介紹才慢慢熟悉的。其實，我丈夫跟我交往之前，已經先認識我的父親並且得到我父親的認可，所以我們還不能太算是完全的自由戀愛。

我曾經聽我丈夫說過，他一開始是在勤務連服役，原本勤務連是一年輪調一次，後來我丈夫調到綠指部之後，我們認識且結婚了，所以他就不用調離綠島了。我丈夫會說北京話，所以我也會講一點點的北京話，有時候我們也會吵架，當我們鬥嘴的時候場面會變得很有趣，就是他罵他的北京話，我罵我的閩南語。我們總共生了三個小

<sup>14</sup> 綠島水田耕作方式考量到當地地形、氣候、水量等問題，大部分土地只種植於夏季；另外綠島水田分布多為綠島中寮村為主，公館村較少，從水田與旱田數量來說，比例約為 13:220，因此可以證明綠島種植稻米者數量十分稀少。參閱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329-331。

<sup>15</sup> 新生訓導處於 1965 年起，將政治犯分批移監泰源職業訓練中心（後改泰源監獄，今泰源技能訓練所）；移轉後的空位，改收容被感訓的大哥。後來警總徵收流麻溝東側土地，成立第三職訓總隊，專門收容被感訓的大哥。設立第三職訓總隊時間約略為 1965 年，因此合理推斷流麻溝土地徵收應為 1965 年以前。參照台東縣政府〈綠島的故事〉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green.taitung.gov.tw/web/pe-4.php>。

孩，二男一女，三個小孩都有讓他們讀書，高中的時候去台東就讀。我的長子已經離開人世了，現在我和小兒子一起住，平常他都是白天去南寮港口載貨，晚上回家幫忙照顧家裡經營的黎明超商。我的女兒則是結婚之後就離開了綠島。

民國 49 年，我剛結婚的時候還住在流麻溝那，我們向一位軍官租房子住，所以我進入營區找我丈夫的頻率就比較高，不過也不會沒事就一直過去營區，畢竟指揮部還算是軍方駐紮的地方。結婚後幾年，我丈夫被調過來中寮，那時候他是負責管理一間公家的雜貨店。當時除了中寮，溫泉和南寮也各有一間公家的雜貨店，這些雜貨店主要就是要販售日常用品給綠島各地的平民，否則綠島居民要購買日用品還要到營區實在太不方便了。當時，我丈夫跟我偶爾還是會去幫其他鄉民理髮，所以軍方會在白天的時候指派一個犯人過來雜貨店幫忙顧店，犯人大概到了下午就會直接回營。可能是我丈夫比較溫厚老實，後來公家經營的雜貨店只剩下我們這間，其他溫泉和南寮兩間公家開的雜貨店曾經傳聞有金錢上的弊端，再加上店址過於偏遠，老百姓幾乎不會過去消費，就無法繼續存留了。之後，我們買下了現在經營的黎明超商，當時我白天要一個人自己經營超商，還要撫養三個小孩，日子過得很辛苦。我先生為了幫我分擔家務，所以就申請提早退休，正常來說的職業軍人是屆滿 65 歲才退休，但是我丈夫退休的時候連 60 歲都不到。

## 二、對綠島監獄的回憶

### (1) 與政治犯的接觸

小時候，我主要都在家裡照顧弟妹，或是幫忙家中農務，所以對外界的事情幾乎沒有特別的感覺或是瞭解，連台灣本島發生什麼重大事情也都沒有概念，在我小時候就只知道有犯人被移送到綠島來了。剛開始，我父親會嚴厲禁止我們家中的小孩跟官兵或政治犯有任何接觸，但是只要我上山幫忙家中農務的時候，就很容易跟這些政治犯有所接觸。小時候，我接觸到的政治犯並不多，當時我並不害怕和他們接觸，覺得他們就像是我們綠島上山務農的民眾一樣，而且我們都是台灣人啊，很自然的就會跟對方互相熟識。那些政治犯看起來十分斯文，而且也會過來幫忙我們家的農務，例如稻子收割的時候，我們就常常和那些政治犯一起工作。不過，因為父親曾經禁止接觸的關係，當我們工作結束時，我就會直接回家而沒有和他們多聊；但是，我看過那些政治犯會招呼其他村民過去和他們一起吃飯，但我自己並沒有和他們吃飯的經驗。

當時我們這些村民跟政治犯之間相處得十分融洽，對政治犯的印象也都非常地好，以前我就知道他們並不是那種殺人放火的犯人，也不是什麼可怕的地痞流氓，我認為他們是因為頭腦太好了，才會被抓到綠島關起來。雖然對那些政治犯並不會有所害怕，不過後來有些犯人會作亂就讓人困擾，據我所知有些犯人會對女生非常不禮貌，所以當地的女性就不會單獨上山，如果需要一個人上山工作時，戒心也會比較重。

以前八卦樓那邊監禁的應該都是罪刑比較嚴重的犯人，所以他們都不會外出。我記得只有新生訓導處的新生才能外出，他們外出除了上山工作之外，就是到村庄內購買物資，不過政治犯只要一離開營區，都一定會有士兵看管著。我們自己經營雜貨店之後，也常常會有士兵帶著犯人過來採買物資，他們主要就是買青菜、魚貨和日常生

活用品。我曾經看過對犯人比較兇的士兵，那些士兵就會當街虐待這些犯人，不過這樣士兵比較少數，大多都看到士兵跟犯人之間相處融洽。

除了購買必需品之外，那些犯人也會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外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逢年過節都會出來舞龍舞獅，除了舞龍舞獅之外，他們也會到現在的綠島國小那邊搭棚演戲，十分熱鬧。以前的那個年代，綠島除了有這些犯人過年過節時會出來表演，也會有很多士兵一同過節，有時候我不禁會十分懷念當年那個充滿犯人、士兵，但是卻很熱鬧的年節氣氛，現在的綠島雖然已經觀光化了，但是過年節的時候就沒有以前那麼熱鬧、充滿人情味的感受。

## （2）我先生的工作

我丈夫原本是在綠島指揮部裡頭當兵，他主要負責管理犯人，因為他在當兵之前從事理髮業，所以也會在福利社那邊幫忙理髮的工作。<sup>16</sup>我和丈夫結婚之前並沒有進入過新生訓導處，結婚之後因為丈夫的關係才會進去。我記得當時進去的時候都從中正堂前的入口進去，大門前會有衛兵駐守，可能因為我丈夫在裡頭當兵的關係，所以我進去的時候都不用出示任何證件。普通的士兵如果在指揮部服務，都是住在裡面的宿舍，我丈夫結婚之後就可以不用住在營區，每天上下班通勤往返。

我的印象中，當我從中正堂的大門進去之後，我的左手邊是福利社，那邊幾乎什麼都有賣，有點類似現在的超商，理髮部也在那邊；中正堂主要就是播放電影、戲劇演出的地方，但我進去中正堂的頻率就比較少。中正堂旁邊再走進去就是我丈夫平常工作的綠島指揮部，不過裡頭似乎關了不少犯人，也有軍官的宿舍，我完全沒有進去過綠島指揮部，所以也不清楚那裡面的情形。即使我丈夫在裡頭工作，但是指揮部的軍官我一個也不認識，我先生平常負責管理犯人，也會幫犯人理髮，但是他回家之後很少提到任何有關於犯人的事情，當然我也不會主動詢問營區裡頭的情形，所以我對於綠指部所知有限。

## （3）營區各處的回憶

營區內我並沒有聽過有哪邊是禁區、或有什麼禁忌，所以只要沒有被禁止，我們一般平民就會按照規矩入內，我們進去主要就是到醫務所看病、去福利社購買生活用品、理髮等。我平常都要撫養孩子，所以很少進去營區，結婚之後比較常過去的地方就是福利社，買一些日常用品，我記得有買過醬油，香皂，毛巾，手帕等，彷彿什麼日用品都可以買得到。不過，我也不是每次缺日用品都會過去福利社，因為我丈夫就在指揮部那邊工作，所以只要在他工作前跟他說一聲，他離開軍營的時候就會順便買回來。

<sup>16</sup> 綠島指揮部成立於1965年，但是受訪者1960年即結婚，此處所指丈夫有在福利社幫忙看管犯人，並且從是剃頭服務，所以可推斷丈夫剛開始是在新生訓導處服役，後來綠島指揮部成立之後轉入綠指部（新生訓導處與綠島指揮部地點相鄰）。

還有就是生病的時候，我都會到醫務所去看醫生，最早的醫務所是在流麻溝的水溝旁，醫務所旁邊是指揮部的勤務連，而不是現在廣為人知的中正堂的後面山邊。<sup>17</sup>當時也有很多犯人在裡頭當醫生，但是我主要都是給醫務所的醫官診療，我對於幫我看診的醫官並不認識，不過柯千醫生我倒是知道他。在以前那個年代，只要有綠島人生病，都會到營區的醫務所尋求醫療協助，我的記憶中綠島居民只要是去醫務所治療病情，都不用出示任何證件就能夠通過衛兵的看管，只需要說明理由就可以進去治療。



(圖二 綠島文化園區平面位置圖)

醫務所內政治犯醫生的醫術真的十分厲害，除了一般感冒、受風寒的治療之外，還有整骨、婦產科方面的醫生。這些政治犯還沒來綠島之前，綠島醫療水準不太好，那時候如果要生小孩是非常的危險，但是有了這些會接生的婦產科「政治犯醫生」之後，我們的生產過程安全許多了，即使是難產的也會增加了生產的成功率，小時候我就聽聞過一位政治犯醫生救助了很多難產危急的綠島婦女。除此之外，負責骨科整骨的政治犯醫生在村民中名望也很高，眼科聽說評價也很不錯，不過我去醫務所大都是比較簡單的感冒而已，並沒有接觸到那些厲害的醫生。

政治犯有時候會在營區內舉辦運動會，我曾經進去過參觀他們的運動會活動，不過具體內容有什麼已經沒有印象了。綠島鄉民最常參加的活動應該是中正堂的電影和戲劇演出，演出活動時間通常都在晚上，因此會有很多的村民人來參加，指揮部的士兵也都會開運兵的軍車到各個村落接載村民，當軍車經過時，村民只要揮手示意，軍車就會自動停下來將村民載入營區內。

#### (4) 綠島姻緣

我認識的綠島人中，有一些人會跟新生訓導處裡的政治犯結婚，也有幾位和我一樣跟營區裡頭的軍官結婚，我們這樣的婚姻可以說是「綠島姻緣」。在我年紀還小的時候，就已經有聽說過當地人和軍官結婚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我們綠

<sup>17</sup> 現在的醫務所舊址在(見圖二)的編號11處，但根據訪談內容，最初的醫務所為流麻溝(附圖粉紅色之處)旁，有一小段距離。

島女孩子除了綠島居民外，能夠接觸到的人就是這些政治犯和在綠島服役的士官兵，彼此接觸多了之後，又透過其他人的介紹，很快就會論及婚嫁的。我們這種「綠島姻緣」的婚姻，我認識的就有不少，住在溫泉那邊的女性有很多嫁給官兵或是政治犯的，像是美娟姑姑嫁給營區的官兵，還有阿梅、福仔老婆的大女兒也都是，綠島女生和給官兵結婚之後，有些會隨著先生輪調的關係而離開綠島，也有些人像我丈夫一樣選擇在綠島退休。

#### (5) 對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看法

以前的指揮部現在已經觀光化了，變成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但是我反而很久沒有進去過園區了那邊了。以前家裡還有田地，在觀音洞的時候還會過去，但是自從沒有田地之後，我先生後來也退休了，因此沒有特別的事情我們就完全不會進去營區了，算一算，我已經幾十年沒有再進去營區了，所以，現在營區變成怎樣，我其實是不知道的。我也認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開放觀光後，對綠島人是有影響的，每到旅遊旺季的時候，就會有很多遊客到綠島觀光，綠島就會變得很熱鬧，商業活動也比較熱絡。不過，到了冬天之後，觀光客一減少，綠島當地的生意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 三、李伯村先生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年11月21日（六）14點至16點

地點：李宅（台東縣綠島口中寮村）

主訪者：陳瑞琪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陳瑞琪



（圖一 李伯村先生口述訪談現場側拍）

#### 一、家世與求學

我是李柏村，民國28年出生，我們家一直都住在綠島。爸爸是李照，家中共有七個小孩，三男四女，我排行老二。以前我們家是做生意的，開了一間雜貨店、什麼都賣，就是現在的黎明商號，但後來因為我的大哥生意失敗，就把店頂讓出去了。我家也種田，主要作物是番薯、土豆（花生）和稻米，我們的水稻的秧苗都必須從台東買進來，一年只能收成一次。現在觀音洞那一帶，以前都是水稻田，不過現在也都沒有種稻了。我們家種的農作物主要都是供自己家裡吃，沒有在販賣的，水稻跟花生都是夏天收成，那時候家裡特別忙。我們家雜貨店所販賣的蔬菜大都是批發來的，綠島這裡的蔬果大部分都是批發的，很少是在地自耕。綠島人都是自己家種什麼就吃什麼，比較少是拿出來買賣的。在我小時候，家裡雜貨店和田裡的活都得要幫忙，幾乎家家戶戶的孩子都一樣得要幫忙家務的。

雖然我經歷過日本時代，但因為當時年紀太小了，對日本時代的印象並不深刻，我也沒有改日本名字，對日本時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躲空襲。二次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人準備要來攻打台灣，都是利用晚上駕著飛機來轟炸。<sup>18</sup>綠島也在美軍的轟炸範圍內，記得當時主要是燈塔<sup>19</sup>一帶被炸得特別厲害，那時候的綠島幾乎是被炸得平平平。記得有一天晚上，美軍又來轟炸，砲火波及教會這一帶的平房，附近整片房屋全部被燒掉，我們家也從中寮一路跑到燕子洞去避難。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綠島人都會在自己家裡挖防空洞以便於躲空襲，要不然也會到附近的山上挖個洞，以防萬一。

我的父母那年代比較重男輕女，所以我們家裡的三個男生都有上學讀書，女孩子則沒有。小學，我讀的是綠島國小，<sup>20</sup>和現在一樣要唸六年。我是在6歲時上小學的，剛好台灣就光復了，所以我沒有學到日文。我對光復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但是我記得我們學校有在推行國語運動，如果被老師抓到講台語是要被罰站的。但我們學生都很能懂變通，在學校講國語，但是回到家後一樣要講台語，不然家裡的長輩也聽不懂國語呀。我們國小的老師大部分都是綠島在地人，我現在還記得的有李中原老師、李來妹老師，他們就都是綠島人，住在我家附近而已，我的這些老師現在也都不在了。記得小學老師裡，只有少數幾位外省人。我們的老師也都是在日本時代接受日本教育的，所以這些老師也不會國語，是在光復後才和被派來綠島的外省人學國語，學會了之後再來教我們，可以說是現學現賣。當時我們課程和現在差不多，主要科目有國語、數學、社會、音樂等等。

民國40年，我從綠島國校畢業，當時我們如果要繼續升學，是要經過考試的，而且當時綠島那時候也還沒有設立國中，<sup>21</sup>所以小學畢業後我並沒有直接去唸初中，而是先在家裡幫忙顧雜貨店以及種田。兩年後，也就是民國42年我才去台東參加考試，考進台東農校就讀。<sup>22</sup>當時會晚兩年才繼續讀書，主要是因為家裡人覺得我年紀還太小，不放心我自己一個人到台東唸書。所以，我就等好朋友也從國小畢業後，我們四、五個人再一起到台東唸書，這樣住校大家也比較有伴。我在台東農校唸了三年，畢業後又通過考試，進入台東農校的高中部繼續就讀。我們台東農校國中部和高中部的課程，分為一般科目和專業科目，專業科目有畜牧、水果、蔬菜等等，沒有另外分組，所以每一位同學都要學以上的科目，我當時也沒有特別喜歡的科目。至於我為什麼

<sup>18</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9-1945），以美國為核心的同盟國曾多次派兵轟炸軸心國佔領區域。

<sup>19</sup> 綠島燈塔為1938年美國郵輪「胡佛號」因濃霧觸礁，擱淺於中寮和公館間，綠島居民施以援手，美國感念此恩，遂由紅十字會贊助興建燈塔。該燈塔為日本工程師設計，並於翌年竣工正式使用。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編，《綠島鄉誌》上冊，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年，頁25。

<sup>20</sup> 綠島國小原名火燒島公學校，創設於大正10年（1921）5月1日，為四年制。昭和16年（1941）改名火燒島國民學校，同時學制異動為六年。光復初校名不變，直到民國39年（1950）始更名為中寮國民學校。民國42年（1953）又改稱為綠島國民學校，民國57年（1968）再度更名為綠島國民小學迄今。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編，《綠島鄉誌》中冊，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年，頁264。

<sup>21</sup> 民國57年（1968），因政府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綠島遂而設置綠島國中。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編，《綠島鄉誌》中冊，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年，頁276。

<sup>22</sup> 台東農校，即今日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前身為日治時期的台東廳立農業補習學校（1928年4月1日創校）。光復後於民國35年（1946）2月15日改為台東縣立農業補習學校，同年9月改為三年制台東縣立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民國37年（1948）8月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農業職業學校，民國56年（1967）8月又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農工職業學校。民國59年（1970）8月再度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直到民國95年（2006）改制為國立台東專科學校迄今。資料來源：國立台東專科學校一認識東專，[http://www.ntc.edu.tw/web\\_edit/edit\\_show.asp?ClassID=78](http://www.ntc.edu.tw/web_edit/edit_show.asp?ClassID=78)，2015年12月4日讀取。

會選擇唸農校，那是因為政府會有補助，只要通過考試就可以不用繳學費，為了減輕家裡負擔，我們綠島這裡很多人都會選擇唸農校。

民國 48 年我從台東農校高中部畢業，一畢業後我就直接回綠島幫忙家裡的雜貨店生意，也在朋友的介紹下進入綠島國小擔任代課老師。教書教了 4 年，在我 24 歲那年（民國 52 年）接到兵單，才又離開了綠島。我先到台南麻豆的訓練中心接受基本訓練 2 個月，之後調到桃園龜山接受 2 個月的通訊隊訓練，下部隊是分發到台北的六張犁，我一共當了兩年兵。民國 54 年服完兵役後，我直接回綠島，繼續幫忙家裡的生意，之後就沒有再到過台北了。所以我常被笑說當兵時在台北跑，之後卻就沒有再去台北。我回來幫忙沒多久，我大哥的生意失敗，家裡也就把雜貨店頂讓出去，結束經營了。於是我們家改以捕魚維生，主要是改捕抓鰹魚、鮪魚來製作柴魚乾，然後再搭漁船到台東販賣。之前，我們家雜貨店的生意，批發的貨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從台東載回來的。

之後，在我 47 歲的時候，也就是民國 75 年時，我的一位朋友介紹我到中山科學院<sup>23</sup>在綠島的雷達小組工作，我才結束柴魚乾的製作工作。我們中山科學院雷達小組的實際位置就是在南寮機場往山的方向望過去，會看到一根像電線桿的柱子佇立於山上，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那附近，中山科學院雷達小組辦公室的位置比較靠近山腳下，空軍就在我們辦公室上方的山頭處。在中山科學院雷達小組前兩年我屬於約聘人員，就是沒有正式聘書的那種臨時約聘人員。兩年後（民國 77 年），我才轉成正職人員，就一直工作到民國 93 年、我 65 歲時屆齡退休。在中山科學院雷達小組的工作內容很單純，主要就是完成長官給我的任務，我一共在中山的雷達小組服務了 18 年，沒有調過單位。我和我太太是在民國 55 年結婚的，我們有四個小孩，最大的女兒現在也將近 50 歲了。

## 二、我的「白色記憶」

我會和綠島的新生有所接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家裡小時候是開雜貨店，新生他們都會跟著採買官一起出來買菜、買魚和抓豬，因為這樣的緣故我跟新生他們可熟的咧。雖然我不太記得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只要有回來綠島都會來找我聊聊天，他們都說綠島是他們的第二故鄉。也有幾個位新生平常會打電話給我，跟我聊一下他們的近況，像是住在新竹的楊田郎。<sup>24</sup>還有一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不太曉得是什麼樣的活動，大概是在民國 77 年以後、80 年之前時，他們有一百多個人一起回來綠島，他們就一起來找我。

### （一）對新生的第一印象

<sup>23</sup> 即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綠島觀測站。

<sup>24</sup> 楊田郎，新竹人。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當時年僅 10 歲的楊田郎正好也身在陷入動亂的新竹市區「旭橋」。彼時仍年幼的楊田郎在警察的認罪便無事說法下，乖乖認罪，因而被判刑七年，成為當時綠島所關押最年輕的政治犯。詳細事件敘述參見：《走過長夜：輯三一喚不回的青春》，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出版，2015 年。

這些新生是在我 12 歲的時候來的（民國 40 年），<sup>25</sup>那時候整個中寮村的人幾乎都有到港口去看他們登陸，我就是其中一個。那時候來的政治犯有男的也有女的，男生穿學生樣式的卡其衫，女生則是天藍色的衣服，他們的衣服胸口處都繡有大大圓圓的新生字樣。因為要拿自己的行李，他們只有戴腳鐐，沒有上手銬。那陣子營區會派官兵來家家戶戶宣導，說不要跟他們接觸、他們都是壞人。但是，隨著每天的採買的近距離接觸，綠島人也漸漸知道他們並不是壞人，而且還都是很厲害的人，像是大學教授或博士，可以說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都有。這些新生對居民也很幫忙，人也都很客氣，所以我們和新生的感情很好。後來，政府實施一清專案<sup>26</sup>來的流氓就不一樣了，他們有些人常常會偷我們的東西，那些流氓很不好。

## （二）和新生的接觸

他們來的時候我已經 12 歲，也小學畢業了，所以我並沒有接受過他們的補習。但我知道這些新生後來有在綠島國小那邊幫學生上課補習，通常都是利用假日，學生不用上學的日子。另外，這些新生也會出來海邊打咾咕石回去營區蓋房子，咾咕石都是用來蓋他們自己養豬要用的豬舍或是廚房等一類的房子。

我跟他們會有比較多的互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裡開雜貨店，而他們會出來採買。新生每一個中隊每天都會派人出來採買，雖然不是統一個時間一起出來，但大多是在早上時候，由一個採買官帶著五、六位新生。我記得第六中隊關押的都是女性，她們都不會出來。其他每一個中隊採買的時間則有早有晚，不過通常他們在中午吃飯前就會採買完畢回到營區內，因為他們要自己煮飯。有些中隊會固定跟哪幾個攤販採買，也有些中隊是不固定、隨意買的，我家雜貨店的客源就屬於這種，所以我認識很多新生。他們每次採買的量都很大，幾百斤、幾百斤蔬果、肉類或魚貨，記得那時候他們都是一簍一簍裝好，所以他們會用「梨阿尪」（リアカー）這種車把買來的青菜、魚貨運回營區。「梨阿尪」（リアカー）這種車有點類似現在我們在菜市場看見的攤販推車，只是比較大台一點。

新生除了買中隊要吃的食物，他們也會買自己想要吃的菜。後來有些人甚至會偷偷跟我們租山上的地自己種菜，也會有人跟居民借廚房下廚。像是有些新生就會偷偷帶著白米來借廚房，然後居民提供番薯，煮好番薯籤飯後大家一起吃。彼此之間就像家人一樣，感情真的很好。

除了採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營區裡面的醫務所。醫務所曾經搬遷過，最初是在流麻溝那裡，後來才搬到現在的這個位置。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裡頭的骨科、內科、婦產科跟小兒科。會記得小兒科是因為那時候我到台南當兵時，曾經在台南那裡的診所遇見當初被關在裡頭的醫生政治犯。那天的情況是這樣，因為天快要下雨了，我就躲到鄰近的小兒科診所屋簷下避雨，就因為這樣才看見了那位醫生。當時我心想：怎麼這個人看起來好眼熟？過了一陣子後才想到原來是在綠島的醫務所見過對方。我當

<sup>25</sup> 根據 2004 年官方開放的檔案、1988 年修訂的《綠島志》以及眾多政治受難者前輩們的口述回憶，得知第一批政治犯約莫於 1951 年 5 月中旬移送綠島。

<sup>26</sup> 1984 年（民國 73 年）11 月開始「一清專案」，是由台灣戒嚴時的警備總部主導，依據「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執行，主要鎖定「竹聯幫」。資料來源：<http://ppt.cc/Ucyus>，2015 年 12 月 4 日讀取。

時有跟對方相認，他也還記得我，不過我們沒保持聯絡，我現在也忘記他的名字了。但我想他應該也過世了，畢竟我在白河遇到他的時候他也已經 5、60 歲了。而我對婦產科的印象很深則是因為那時候裡頭有位政治犯曾到我家附近出診，幫忙一位難產的鄰居太太，雖然囡仔後來是夭折了。<sup>27</sup>我對內科醫生也有印象，只是一樣不記得名字了。

我也有聽過政治犯和綠島女孩子結婚的事情，我知道的有兩位，都是住在中寮、綠島國小附近的人家。她們一位是郭董美、日本名字叫Toshiko，另個則叫「石花仔」，兩個人是結拜姊妹。<sup>28</sup>她們會和政治犯們認識是因為到山上的農田幫忙。那時候山上靠近水壩一帶的田幾乎都是我們中寮村村民的田地，那兩個政治犯的田剛好也在那，於是就這樣彼此認識了。女孩子決定要嫁的時候，她們的家人其實都很反對，試過幾次阻擋之後，女孩子還是堅持要嫁，最後家裡沒有辦法，只得答應。不過她們最後其實都嫁得不錯，因為她們的先生回到社會上後都很努力、很拚。現在兩位女孩子都還在，只是「石花仔」的先生已經過世了。「石花仔」嫁到台北後我還曾去拜訪過。

有一位叫林達三的政治犯也讓我印象深刻，我們也是因為買菜而認識的，不過他已經過世了。他弟弟曾經帶他兒子來探望過，我也有印象。林達三在綠島關過後又被調去泰源，最後又回來這裡。他是因為意外過世的。那時候剛好下大雨，造成綠洲山莊後面的山坡崩落。而現在八卦樓外面空地以前是條水溝，山崩把土石沖下來後會堵住排水，水就會漲出來。所以他們有三個人就去看外頭災情如何，沒想到水卻正好沖下來。兩個人來得及往外跑掉，就林達三跑不及。最後就這樣過世了。<sup>29</sup>

### （三）營區二三事

新生出來要採買自己隊上要吃的食物外，他們的採買官也會每天開清單送來給我們、跟我們買一些不容易搬運的東西，像是醬油。所以我也常騎腳踏車送貨進去到各中隊的灶腳，因此對裡面還算熟。我記得那時候裡面有三個大隊，底下都是三個中隊。第一大隊在流麻溝那裡，第二大隊就是現在園區的蠟像館，第三大隊則在新的醫務所附近。新生他們的宿舍都是一龍一龍的長形建築，睡的是上下舖。採買官那些的宿舍則在辦公室旁邊。

我們平常也會到裡面的福利社買東西，肚子餓的時候也會跑進福利社吃麵，門口警衛的兵仔也都認識我們，所以沒有不能進去的問題。福利社以外，我們居民也會到中山堂看電影、聽歌仔戲。營區他們都會事前到村裡宣傳，時間到了就開車到街上接綠島居民進來營區。車子一趟不夠載人時，就再跑第二趟。那時候的中山堂位置也跟現在不太一樣，以前的中山堂是在銅像那個方向，再靠山一點的地方。以前裡頭也有碾米廠，位置大概是在現在技能訓所的後方。米廠是專門將台灣運來的糙米碾成白米，供營區煮食給裡頭的官兵跟新生們，那我們居民則是跟他們買米糠來餵豬。

<sup>27</sup> 疑為陳金順醫師，待查證。

<sup>28</sup> 依據胡子丹的文章，受訪者所言之郭董美、「石花仔」疑為董多美、董石花，兩人為親生姐妹，非結拜。董多美嫁廖天欣，董石花嫁黃雨霆。資料來源：胡子丹，〈綠島也有春天——白色紀事之六〉，2011 綠島•和平•對話，<http://ppt.cc/wlaQV>，2015 年 12 月 4 日讀取。

<sup>29</sup> 林達三因山崩意外過世的事件始末，亦可參見另位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問：曹欽榮，〈2011 年陳庚辛先生採訪紀錄〔上〕〉，追思 政治受難者，<http://ppt.cc/dMgVY>，2015 年 12 月 6 日讀取。

後來新生營撤走，一清感訓的流氓進來，我們居民和裡頭的互動也就不多了。因為那些被感訓的流氓不能隨便出來走動，不像新生們還可以出來採買，他們只有在造路、幫忙蓋房子跟過年過節舞龍舞獅時才能出來。像是我們綠島的環島公路就是一清專案的流氓幫忙蓋的。<sup>30</sup>

不過我對當時裡頭的一位指揮官特別有印象，雖然不太記得他的名字。那位指揮官很兇，而且剛好發生了感訓隊員偷跑，所以那個指揮官就跑去觀音洞許願，說要是神明保佑他抓到跑走的人就要蓋廟答謝，並且讓那些一清的流氓每天參拜。觀音也很靈驗，後來真的有讓指揮官抓到人，那個指揮官也就真的蓋了一間廟還願。<sup>31</sup>

不管是在當時不了解那個時代背景又或者是現在，對我來說新生就是朋友、就像是家人，我並不覺得他們有什麼特別或不一樣的地方。園區的成立也是，那並不影響我的生活，那就只是一個觀光景點而已。

<sup>30</sup> 綠島環島公路自 1952 年（民國 41 年）6 月 4 日興建，1975 年（民國 64 年）10 月全線通車。與受訪者間的記憶有所出入。參見：夏黎明等編，《綠島鄉誌》，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 年。

<sup>31</sup> 即慈航宮。慈航宮於 1985 年興建，為綠島指揮部興建，位於技能訓練所北側。時任指揮官與建廟緣由仍待後續考證。資料來源：綠島鄉公所－綠島的故事，<http://green.taitung.gov.tw/web/pb-2.php>，2015 年 12 月 4 日讀取。

#### 四、田亦生先生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年10月10日（六）20點至22點

地點：田宅（台東縣綠島口公館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蔡其峰



（圖一 田亦生先生口述現場側拍）

#### 一、家世與求學

我叫做田亦生，民國41年12月22日生於綠島公館，祖父叫做田天財，父親是田東福，母親是田陳玉來，父母親以前也都是綠島公館人。家中有四個小孩，我排行第二，上頭有一位姊姊，姊姊是母親從親戚那領養來的，不過姐姐已經不在人世了，弟弟原本在台東農工高職學建築畢業，後來因緣際會之下進入花蓮燈塔工作，現在依然於花蓮燈塔工作，跟我一樣是替政府工作；妹妹民國53年出生，現在定居於台東。

父母親以前主要從事農務為主，耕作的地方主要在綠島茶山（見圖二）山溝旁的農地，當時家中主要種植的作物有番薯、花生和稻米，在公館姓田的村庄幾乎都是在茶山的山溝旁種植稻米，其他村庄比較少種植稻米，不過我聽說中寮的鄭家似乎也有種植稻米。綠島以前只要受到颱風侵襲，船隻就很容易停駛，有時甚至會停駛長達一個禮拜，但是船隻只要一停駛，外界的物資就無法進入綠島，那麼沒有種植稻米的綠島鄉民就會到公館來購買米糧，當時購買的村民主要是以南寮或者中寮那些自身沒有



數可以分發到台東初中。<sup>36</sup>當年依照分數我可以考上商校、農校，原本還打算到澎湖讀水產科，但是我爺爺不想讓我離開綠島去別的地方讀書，所以國小畢業之後我就沒有再繼續讀書。因為沒有升學，大約 13 歲左右就跟隨父親出海捕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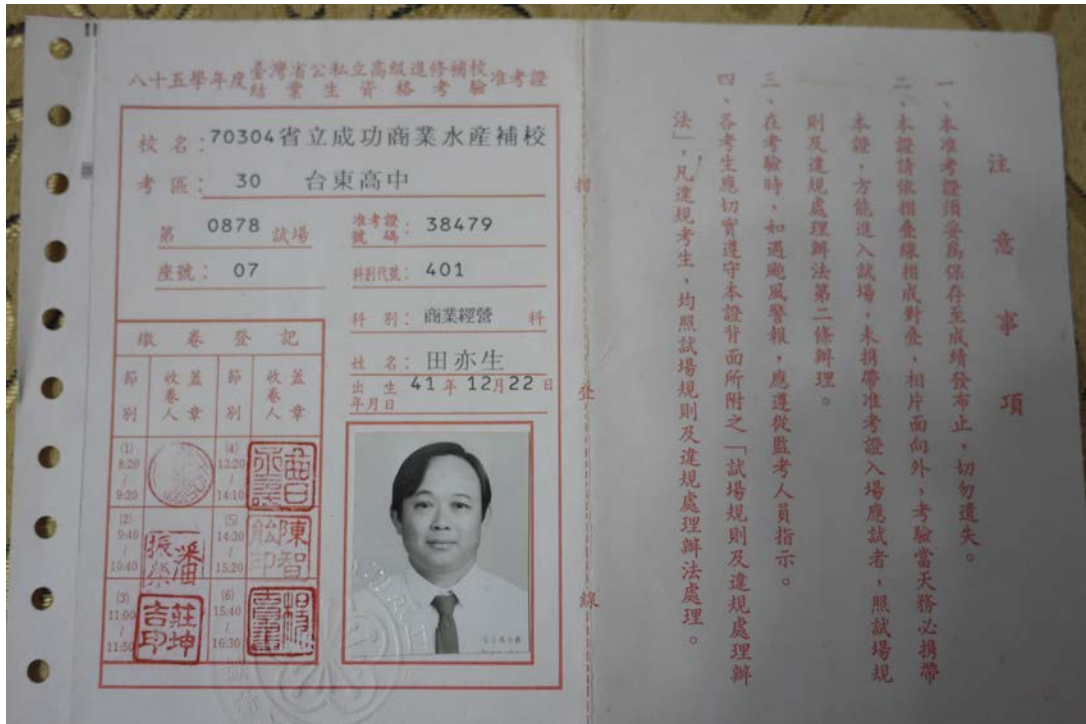


(圖三) 田亦生先生的進出海岸許可證

鄉公館國民小學。參照：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71。

<sup>36</sup> 現今之國立台東高級中學。1941 年成立台東廳立台東中學校；1945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東中學，分高、初中兩部；1968 年停收初中部，主辦高中部；1970 年改為臺灣省立台東高級中學；2000 年改為國立台東高級中學。

參見維基百科：東中沿革，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10 日，網址：<http://ppt.cc/aQtQ4>。



(圖四) 田亦生先生的高中准考證

## 二、與政治犯的接觸

### (一) 對新生訓導處的印象

這些所謂的新生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來到綠島，小時候看到他們都住在指揮部<sup>37</sup>那用潮間帶咕啞石搭建的建築物。我記得小時候新生訓導處那邊的營區會對外開放，主要開放的有照相館、小吃部、醫務所、福利社、剃頭店等。小時候，我會進入這些開放的地方。

以前從公館上山到新生訓導處大門前，沿途的土地原本都屬於我們田氏家族，當時我們家的土地在茶山上，跟母親一同上山耕作前一定會經過新生訓導處，從大門進去之後走中正堂左手邊的小路才能上到茶山，這條小路不論是挑肥、挑番薯、挑花生都很方便。後來上山沿途的土地慢慢被政府徵收，到了我九歲（民國 50 年）的時候全部都被政府徵收之後過去就會受到管制，這些徵收的土地包含現在的醫務所、中正堂前、運動場、綠洲山莊。像是兩層樓的醫務所就是後來 1965 年之後綠指部進駐，管訓犯人來到綠島之後才從原本的石屋翻修而成；1970 年開始建造的綠洲山莊，也有我們家被徵收的土地。

### (二) 對新生的印象

在營區外看到這些新生時，他們都在營區外面辦事，例如買木柴、掃街或是打石頭，早期綠島的道路並沒有鋪柏油，所以大約每天下午三、四點時，就會看到士兵帶著這些新生出來清掃路面。除了掃街之外，也會看見一隊一隊的新生到村庄買菜，當

<sup>37</sup> 指成立於 1965 年成立的綠島指揮部，在當時的新生訓導處旁收容管訓犯人。

時我姑姑主要負責辦理這些新生買菜的事務，所以我姑姑有時候會因為營區內部要購買各類蔬菜的事情，而被軍車子載入營區。新生除了買菜之外，也會出外跟村民買豬、魚等食物。我認為當時新生在綠島內行動的自由度，跟後來管訓的那批犯人比起來是十分高的，因為他們到綠島主要是要進行「思想改造」，而不是因為他們作奸犯科才到綠島。

因為這些政治犯的素質都很高，所以有段時間公館小學師資缺乏時，就會請這些新生幫我們這些學生補習，印象中好像國小二、三年級的時候曾經被這些新生補習過，我只記得有一位是胡姓老師，他現在還活著，是一個瘦瘦的外省人。<sup>38</sup>當時新生幫我們補習的時段主要是在暑假期間，當時都到舊公館派出所接受課業指導，胡老師主要是教我們數學跟國語兩科，我們都會認為政治犯學識程度非常高，也都很會教導我們課業的內容。

除了補習之外，陪長輩到山上田地耕作時也會遇到政治犯上山種田，他們種植的作物種類可多了，有大黃瓜、小黃瓜、菜頭、冬瓜、豆薯、南瓜、牛番茄…等，也會種植一些可食用的葉菜類。原本綠島的土地比較貧瘠，新生當時請農業改良場的人來分析土質，結果他們使用綠島當地的海沙混入泥土，使土更加鬆軟，再以發酵過的糞便為肥料，大大的改善作物的收成量，當時他們種植的牛番茄品質很好，非常大顆，韭菜也十分漂亮。因為新生使用我們家的土地耕作，種植的作物收成又好，所以我們也會請教有關於種植的相關技巧，雖然當時新生受到士兵嚴格看管，新生如果想要將他們種植的農作物給我們這些百姓，也都會先告知我們把菜放在菜園的哪邊，讓我們自行取用，感覺十分親近。

過年節時這些新生也都會出外表演，通常十二個大隊的犯人都會到\_街上表演，每一大隊都會分配不同的節目表演，有些是舞龍舞獅、踩高蹺、演戲劇，非常熱鬧。過年時，百姓也會贈送甜粿、素粿、發粿給新生，有時也會塞紅包到舞龍舞獅的嘴巴中，他們就會伸手去拿並且平分。雖然官兵平常十分嚴厲，但節慶時平民跟犯人有所接觸，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那些政治犯的素質真的很高，父母親也不會禁止我們去跟他們互動。

當時這些新生都會到綠島三個村莊進行表演，節目種類也不會過於單調，讓人有種真正過年節的氣氛，與現在相比，那些新生還在綠島時的年節，可以說是綠島最熱鬧、最像過年的時光，令人十分懷念。雙十節時也十分熱鬧，新生他們會自己去砍樹枝，並且自行製作簡單的標示牌插在路邊，上面還會有標語，十分熱鬧。

平常這些新生離開新生訓導處都一定會有士兵看管，但這些士兵只是防止新生逃獄或者是做壞事的安置，不太會阻止我們和新生有所接觸。新生待在綠島的這段時間，百姓跟新生之間的相處可以說是非常融洽，我認為過年時彷彿是很多鄰居出來表演，不會覺得他們像犯人一樣。後來到綠島的管訓犯人就大大不同，他們幾乎無所不為，曾經傳出有管訓犯人非禮綠島女性，那時候我跟我老婆還沒結婚，只要聽聞有管訓犯人逃離監獄，上山工作便會十分惶恐，單身女子也不會一個人孤獨上山。綠島居民只要經歷過新生、管訓犯時期的人，普遍都會覺得新生是讓我們十分放心的犯人，我

<sup>38</sup> 依照受訪者描述內容推斷，可能為受難者胡子丹先生，但由胡子丹之著作《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全書中並沒有提及幫綠島民眾補習之回憶，因此仍需要進一步查證。

們也知道他們只是思想犯，但在那個年代也不會明白地說出這件事情。這些犯人後來回到台灣本島之後也都是能人善士，他們舉辦活動的時候跟他們接觸感覺也都很愉快。

## （二）營區往事

以前新生訓導處的門口有配置兩名衛兵，早期要進入需要換證件這項手續，但是上山耕作時就不用，不過也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山上都是我們家的土地，所以才不用換證。從山上工作完下山時，我會到營區內的福利社消費，主要是購買麵食充飢，而且福利社販賣的麵食並不會很貴，所以我常常去吃。福利社負責收錢的是士兵，麵主要是新生烹飪，所以煮完並不會直接端出來，廚房跟吃飯的地方中間有一個四方型的窗戶，要自己過去取用。

小時候在現今上山前的水庫旁有一個公園，公園旁邊有建立一個游泳池，小時候會和住在流麻溝的同學蔡永堂<sup>39</sup>一起過去游泳，除了跟同學游泳之外也會跟新生一起游泳，因為新生當時都在那邊洗澡，這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

新生訓導處內的中正堂會有戲劇表演，許多時候會開放一般民眾進入觀賞，我記得除了一般的歌仔戲之外，也會有相聲、默劇等表演。有時綠島一般的女性也會跟新生一起表演，我堂姊她們也曾經參加演出，當時還被新生稱為「三七五」、「三七六」十分有名氣，另外很有名的就是當時蘇先傳鄉長<sup>40</sup>的女兒也有表演的經驗。當時鄉長弟弟的女兒也有進去表演，大家都稱她為小百合，後來愛上了政治犯，她父親反對她跟政治犯來往，逼女兒跟別人結婚，小白合不肯，就跑到台東的知本自殺，這就是知名的「綠島小百合」故事。<sup>41</sup>很多人因為跟新生有接觸，或者是到新生訓導處內參加活動，就與這些新生談戀愛，那個年代父母親即使禁止女兒與這些犯人談戀愛，感情的事情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阻止，我有一個親戚後來就是嫁給政治犯。不過我認為選擇嫁給政治犯的女性都十分不簡單，畢竟他們放棄軍官這類經濟收入比較穩定的人，選擇了相對不穩定的政治犯，早期中寮很多女性就嫁給官兵，我們公館嫁給官兵的人比較少，大多都嫁給政治犯。

醫務所是當地居民比較熟悉的地方，生病、受傷都會過去接受治療，父親以前被釣竿打傷時也是進去讓醫務所的醫官或是政治犯診察。在醫務所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柯千，所有政治犯幾乎都離開綠島時就他一個人還留在醫務所服務。大約民國 68 年時，我大兒子出生沒多久發高燒到 40 度時，就是讓柯千看診的。不過，除了柯千之外我對於醫務所的醫官、政治犯就沒什麼印象了，只知道有些軍醫娶了綠島當地的女性。綠島的百姓只要有傷病幾乎都會過去醫務所，雖然我沒有認識曾經在醫務所住院過的人，但是醫務所很早就對外開放，如果遇到病情嚴重的病人應該還是會住院。即使綠島

<sup>39</sup> 蔡居福之弟。

<sup>40</sup> 蘇仙傳，曾任第四屆、第五屆民選之綠島鄉鄉長，任期為 1960 年至 1968 年共八年。參閱：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60。

<sup>41</sup> 女主角蘇素霞是綠島鄉南寮村人，人稱「綠島百合」，是島上官兵競相追求的對象，新生訓導處有位劉姓政戰官便十分喜歡她，並且追求。一九六三年新生訓導處為慶祝「總統蔣公華誕」，劉姓長官邀請小百合出演戲劇，但她愛上劇中男主角的新生曾國英，後來相戀。但劉軍官看到自己喜愛的女子竟然愛上自己看管的犯人，便向蘇家施壓、逼婚，後結婚搬至台東，蘇素霞選擇自殺。參考資料：陳銘城（2003 年 8 月 20、21 日），被遺忘的綠島晚霞，《台灣日報》，副刊。

設置衛生所，當地民眾還是比較信任醫務所的醫療品質，所以都會選擇到醫務所就醫。

除了醫務所之外，我也會進去照相館讓新生照相，當時負責照相的就是陳孟和<sup>42</sup>先生，我們家中大女兒出生時有過去照相留念，也有在營區內的照相館拍攝全家福照片。新生訓導處內也會舉辦運動會，當時綠島三個村莊的人都有人去參加，我還就讀國小時幾乎所有小學生都會去參加運動會，所以像我這一代的人幾乎都有參加過。

### （三）認識較深的新生

以前因為農務的關係，我跟第二、第五兩個中隊的新生比較熟，從事農務時新生就會帶些食物分給我們這些小孩吃，以前很少有機會吃饅頭，所以這些新生也會帶著饅頭過去分給我們吃。他們工作完的剩菜剩飯也會分給我們，主要當作餵養豬隻的飼料。

我曾經跟不少政治犯有所接觸，認識比較深的是陳鵬雲<sup>43</sup>先生，他以前負責出外採買蔬菜，所以他跟我姑姑他們比較熟。另外一位是黃石貴<sup>44</sup>先生，大家都用閩南語叫他「石貴仔」，他還在服刑的時候跟我們這個村莊的人比較熟，主要打製石磨，後來回到綠島還有住過我們家經營的民宿，不過他年紀大了之後有些許老人痴呆症了。我認識黃石貴先生的時候年紀還小，主要他和我父親他們同輩，所以剛認識時並沒有很熟。

### （四）營區內建築空間

中正堂前的大門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大門進去之後會看到蔣公銅像，旁邊是運動場；大門左手邊是福利社，旁邊有會面室，照相館也在左手邊，吃麵的地方要從中正堂旁邊的小路往大隊那走。綠指部來到綠島之後房子主要以混泥土結構為主，房子建造方向和以前不同；綠指部當年和現在有些差別，以前的屋頂比較斜，為了就是能在屋頂上嵌入石頭檔颱風，怕屋頂被吹走；新生訓導處的十二中隊以前就是維持石造建築，後來才改成現今的模樣；以前有台發電機在現在綠指部後面，不過在綠指部蓋好之前就有，上山務農時都會經過。

<sup>42</sup> 陳孟和（1930-），台南市人，就讀師範學院（現今的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因涉「臺灣省工委會學術研究會」案，分別於1948年12月、1952年1月3日兩度被捕。1952年4月26日，依「參加叛亂之組織」，判刑有期徒刑15年。陳孟和在綠島服刑時，負責過舞臺布景製作，後來被指派專事攝影，紀錄新生訓導處的各种活動。他在綠島福利社成立攝影部，為官兵、受難者和綠島人拍照。新生訓導處於1962年為編寫《綠島誌》，派陳孟和坐漁船繞著綠島，從海上拍攝島嶼景觀。1967年陳孟和出獄後，將許多珍貴的照片夾藏在貝殼畫底板及貝殼底布之間帶回臺灣。現今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紀念空間的復原及重建計畫中，係根據陳孟和昔日舊照片，予以繪製園區鳥瞰圖，推估空間量度，製作當年集中營營舍和重要建築的平面圖、三面視圖。這些舊照片不僅見證了白色恐怖的人權歷史，也成為成功復原重建的重要關鍵。

<sup>43</sup> 陳鵬雲，1927年生，台北人，組織「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服務難友；2006年出版《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但本書借閱不到。

<sup>44</sup> 黃石貴（1928年-2007年），生於桃園大溪。在1951年7月遭到逮捕，經過刑求，羅織「參加叛亂組織」的罪名，判刑10年。1952年黃石貴移監綠島，被指派負責打石。打造之石磨亦受到綠島人民喜愛，除打造石磨外也參與歌仔戲演出。參照〈白色烙印-受難者小傳〉網頁，<http://ppt.cc/Y8d91>，使用日期：2015年12月11日。

當時曾經聽過新生訓導處的第十三中隊是禁地，長輩會告誡我們盡量不要過過去，有時候犯人過世時，會送到旁邊混泥土建造的停屍間，火化則是在第十三中隊旁的石頭邊，以前雖然知道並且害怕，但是捕魚時還是需要經過，膽子大點的人就會獨自過去，膽子比較小的就會結伴成行。唐指揮官管理時，晚上犯人會一直叫喊，當時許多人十分害怕，所以指揮官非常信仰觀音洞，每年過節都會請人到觀音洞前舞龍舞獅，後來蓋了一間廟給所謂的十三中隊之後，才比較不會有這些無法說明的事情發生。

民國 59 年，因為泰源監獄發生暴動而開始建造綠洲山莊，當時那邊土地房子是親戚家、還未結婚的妻子家所有，承包土木的就是丈母娘親戚趙末雄他們，當時我老婆是被聘請過去負責飲食部分。綠洲山莊建造之後一方面是管制比較嚴格，另一方面是捕魚比較繁忙，所以很少過去那，當時到現在的綠島人權紀念碑那邊就有兩個衛兵會阻擋平民進入。早期能夠通過的關卡也在那時後禁止通行，甚至要開漁船過去都不行，我記得大約民國 64 年左右，我要去抓丁香魚經過那附近，還被衛兵對空鳴槍。主要會管制的那麼嚴格就是因為後來綠指部主要是收容重大罪刑犯人，因此完全無法接近。

接受教召時有再進去過綠指部兩次，當時在綠指部二樓混泥土的房間接受為期一天的訓練。現在過去對綠指部印象也不是很深刻，後來新生訓導處唐湯明處長之女唐燕妮<sup>45</sup>回到綠島時，說過以前在綠指部那邊拍了不少照片，可能問她會對內部構造比較清楚。

### 三、走入婚姻到退休

我在民國 61 年的 11 月 17 日結婚，妻子叫田陳美琴，我們那個村庄田、陳是兩大家族，所以我父母跟我還有妻子都是田、陳兩姓。我跟妻子總共生了 5 個小孩，依序是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在我當兵之前妻子就懷有身孕，隔年民國 62 年大女兒出生，我退伍回到綠島之後大女兒都會叫我爸爸了。現在兩個兒子都還留在綠島工作，長子民國 68 年出生，現在於綠島監獄戒護科服務；到目前為止總共有 11 個內、外孫。

結婚 14 天後我就去服兵役，當時是陸軍在台東太平營區受訓，受訓結束之後分發到小金門服役。11 個月，後來又到了大金門服役 6 個月，當時到代號「誠實部隊」的第 58 師。<sup>46</sup>就我所知我的大親家，他是台東的布農族，以及我兩個叔叔他們都有參加到 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結束外島服役之後，調回本島的嘉義中庄，協助附近一帶村民割稻；後來又移防至台北公館最後，在台北退伍。

<sup>45</sup>唐湯銘的女兒名字為唐燕妮。資料來源：2011 綠島•和平•對話—綠島人權藝術季，<http://ppt.cc/IJlJG>，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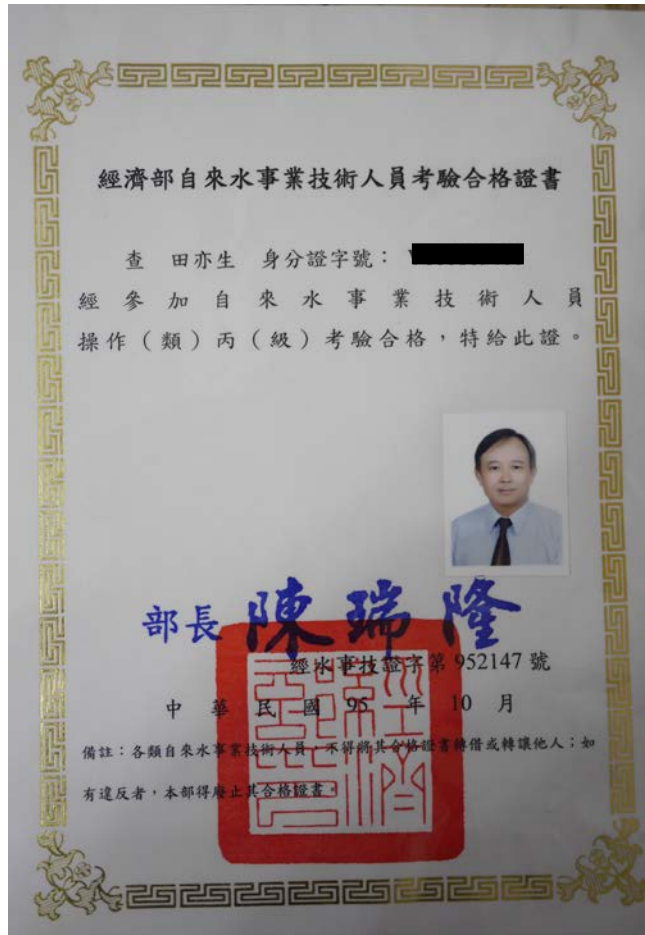
<sup>46</sup>現陸軍步兵第一五八旅。1948 年成立於青島為步兵二五五師；1950 年整編為八十七師；1951 年於澎湖改編為五十八師，四十七年參加金門「八二三」砲戰，戰績卓著；1959 年改編為前哨師；1969 年改為重裝步兵師；1976 年改番號為一五八師；1999 年改編為步兵一五八旅。參見《國防部》中華民國陸軍司令部網站，<http://ppt.cc/n7CEj>，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10 日。



(圖五) 田亦生先生的兵役證書

退伍之後回到綠島，大約民國 64 年時本來想要加入父親那邊的漁業團體，後來因為人數過多就去參加老婆舅舅那邊的團體捕魚，當時在那邊也是從事「鯉竿釣」的方式捕撈漁獲，一兩年過去之後我就自己購買一艘 16 馬力的漁船，和父親一同出海捕魚。民國 72 年，我父親生病得到肺癌，我認為父親的肺癌主要來自於他當船長的職業病，早期的船會排放許多廢氣，父親掌舵時會吸到許多廢氣，捕魚時也會累積許多疲勞，當時身體狀況就十分不好而得到癌症，當時父親就叫我們兄弟倆不要再繼續討海為生，要另謀生計。那一年父親離開人世，隔一年我就開始學習水電相關技術，我到彰化八卦山那跟一個師傅學相關技術，並且準備考取相關證照，在彰化住了大約一個月之後便考到牌照回到綠島。民國 73 年，自來水公司招考員工，我就去參加考試；考上之後，並沒有馬上分發，因為我想等看看綠島有沒有開缺額，畢竟當時大女兒已經就讀國中，父親又剛過世家中只剩下母親，因此希望能夠在綠島陪伴她。





(圖七) 田亦生先生的自來水業技術人員考試合格證書

## 五、蔡貴英女士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年11月22日（日）15點至17點

地點：藍色珊瑚島民宿（台東縣綠島口公館村1號）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蔡美娟與王樂婷（蔡、王二人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陳瑞琪



（圖一 蔡貴英女士口述訪談現場側拍）

### 一、生平概要

我是蔡貴英，1960年出生在綠島。我成長的村子就在新生訓導處附近，因此我常和這些政治犯接觸，小時候也都在營區裡頭奔跑嬉戲，沒有被大人喝止過，也因此我對裡頭可以說是非常熟稔。我非常喜愛我的村子，我覺得我小時候就像生活在桃花源一樣。

我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妹妹出生時難產，後來送養給營區裡頭一位沒有小孩的士官長，不過我們一直都有保持聯絡。他們現在住在台北，那位士官長已經90歲了。

我爸爸叫蔡丁財，他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1945年日本戰敗，曾經有位日本籍的校長想帶他回日本好好栽培，但被我爺爺阻止，爸爸只好放棄這個念頭，不然我們現在人說不定就在日本了。我們家除了務農之外也捕魚，主要是種些花生、地瓜和水稻，捕魚的話則是使用「蝦籠」網撈，而非用船。我的母親在1966年過世，那年我才

6 歲，我記得父親那時約莫是 49、50 歲。母親過世後，爸爸未曾再娶，獨自一個人扶養我們幾個小孩。爸爸幾年前過世了，享年 86 歲。我和我爸爸的感情很好。我記憶中的他並不汲汲營營於賺錢，而是「有東西吃就好」，這種近似道家的生活哲學與處世態度深深地影響著我，使我也比較重視精神方面，物質需求倒是其次。

我的大哥是蔡三麟，年長我 9 歲，他和那時候的新生訓導處處長唐湯銘<sup>49</sup>的女兒唐詠霓<sup>50</sup>是同學。我的三哥蔡永堂因為不喜歡綠島的抓魚生活，後來就跟隨一位刑滿出獄的政治犯張嘉文<sup>51</sup>一起到台北唸書。三哥到台北後唸的夜間部的高中，半工半讀。他退伍後和兩位同梯一起從事電器貿易，事業有很好的發展，現在已經是位大老闆，公司在台北市長春路。

我在公館國小<sup>52</sup>就讀，還記得比較清楚的老師有兩位——林登榮老師、陳進榮老師。陳老師雖然很兇，但其實很關心學生。我以前不喜歡唸書，剛好那時候綠島也還沒有電燈，我們一般都是用「電頭」做照明。<sup>53</sup>「電頭」有點像煤油燈，不過亮度沒有電燈好，所以每次老師來家庭訪問時，我就會藉口說因為回到家沒多久後天就黑了、「電頭」的光線又不好，沒辦法寫作業。

在我小學時，還有一件事情我也記得很清楚，那就是老總統蔣中正到綠島來參訪。<sup>54</sup>那時候我們都得待在教室，下課不可以出去外面玩，中午也不能回家，甚至整個綠島上的居民都不能隨意街上走動。學校和指揮部都有播音和事前公告，用以戒備的警力也都加重，整座綠島就像好像進入嚴密戒嚴的狀態一樣。

國小畢業後，我就離開綠島到台東唸卑南國中，<sup>55</sup>並就近住在大哥家。印象最深的老師是美術老師陳甲上，因為老師很有愛心。那時候班上的漢人同學和原住民同學只能說是涇渭分明的，不曉得是受到社會氛圍還是什麼因素的影響，反正就是這樣彼此分得很清楚。我那時比較不懂事，也比較不喜歡原住民同學，不過慢慢也就不會了，而且也變得比較愛唸書。

<sup>49</sup> 唐湯銘，時任第三任新生訓導處處長。資料來源：2011 綠島•和平•對話—綠島人權藝術季，<http://ppt.cc/IJIjG>，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sup>50</sup> 應為受訪者誤記，唐湯銘的女兒名字為唐燕妮。資料來源：2011 綠島•和平•對話—綠島人權藝術季，<http://ppt.cc/IJIjG>，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sup>51</sup> 目前仍未蒐集到該位政治犯的相關資料，待進一步查證。

<sup>52</sup> 公館國小，1952 年（民國 41 年）在公館村民函請台東縣政府核准中寮國民學校（今綠島國小）設立公館分班。於 1954 年（民國 43 年）改制為中寮國民學校公館分校。1957 年（民國 46 年）獨立為台東縣綠島鄉公館國民學校，而同在綠島鄉溫泉村的溫泉分班亦劃歸於其。1968 年（民國 57 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校名異動為台東縣綠島鄉公館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編，《綠島鄉誌》中冊，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 年，頁 271。

<sup>53</sup> 即電石燈，為台灣早期的照明器具。詳細介紹可以參見：陳文樹，〈電石氣能源應用〉，《能源報導》，台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2006 年 11 月，頁 14。

<sup>54</sup> 蔣中正於 1968 年（民國 57 年）搭乘南陽艦巡視綠島，相關影像紀錄可參見：國史館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50101-00113-123。

<sup>55</sup> 卑南國中於 1962 年（民國 51 年）創校，當時校名為台東縣立卑南初級中學，1968 年（民國 57 年）因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才更名為台東縣立卑南國民中學。資料來源：卑南國中，<http://cc.pnjh.ttct.edu.tw/history.htm>，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1975 年國中畢業，我被堂哥帶到台北。在一位曾為政治犯的朋友安排下，沒有經過考試，就直接進入育達商職日間部就讀。那位朋友是育達校長王廣亞的秘書，<sup>56</sup>可能因為曾經是政治犯、待過綠島吧？反正他很喜歡綠島人，很照顧我們這些綠島孩子。所以當我在學校遇到兩位唸夜間部的國中同學時，他們問我怎麼考上的，一時間我還真有點難回答。

就讀高中時，我在學校就業輔導的協助下，進到美商台豐貿易採購公司<sup>57</sup>打工。我們公司位於中山北路二段，主要是批發成衣、木雕、皮革一類，規模很大，每年都會在圓山和世貿辦展。我在那裡學習到很多事情，受益至今。

我們公司當時的編制是老闆底下有五個單位，我雖然只是「小妹」，但可是直屬於老闆，只有老闆能差遣我，不過我還是會幫忙各單位跑跑腿。我的打工薪水一個月約莫有 2 到 3 千塊，是當時班上同學中最高的。有些同學那時一個月不過 1、2 千元，但那樣的數目通常也只是我老闆給我跑銀行、稅捐處的計程車資。也因為常幫公司跑銀行和稅捐處，我見識到了那時候公務員收賄的惡行。有一次，我們董事長如常拿了一疊單據要我到稅捐處報帳，我也就這麼去了。沒想到臨櫃行員打開我的文件，冷冷地看了一眼就退回給我。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也只好拿著退件回去跟老闆說明。老闆聽完，又拿了一包厚厚的信封給我，交代我夾在裡頭。於是我又跑了一趟稅捐處，臨櫃行員一樣打開我的文件，接著拉開他的抽屜、刷地一聲直接把那包信封滑進抽屜，旋即便關上抽屜，幫我的文件蓋章通過。

1978 年高中畢業，我進入聯美紙業<sup>58</sup>工作，那是我哥哥的公司。我在裡頭協助公司的會計、人事、業務等業務，前階段在美商台豐貿易公司的打工經驗给了我很大的幫助。1987 年我結婚、1989 年我女兒出生，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我哥哥的公司幫忙。女兒 2 歲時（1991 年）我曾想過辭職，回歸家庭自己顧孩子，但哥哥一直拜託我留下來幫忙，甚至願意代付女兒上蒙特梭利幼兒園每個月一萬元的開銷。於是我又續留職場，直到孩子 6 歲，在我先生的堅持與自己也想多點時間和孩子相處的考量下，遂於 1995 年正式離職。有趣的是我辭職後，我哥哥得聘五個人來接我原先的業務。

回到家庭，因為我想讓女兒也在我記憶中的桃花源長大，我決定搬回綠島，讓她在綠島讀小學。所以，我女兒和我可說是剛好相反，我是綠島出生、台北成長，她則是台北出生、綠島成長。她跟我一樣都很喜歡綠島，現在人在台南唸藝術，我有時候會去找她。剛回綠島的那陣子我住在中寮，並且在南寮街上開間什麼都賣的藝品店「火燒島」，位置大約是今天凱薪飯店<sup>59</sup>的附近。我會自己跑泰國、越南找木雕品，或是回頭找以前合作過的外銷廠商尋找與海洋元素有關的模型來批售。

<sup>56</sup> 此人待進一步考證。

<sup>57</sup> 此公司的正確名稱為台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於 1969 年（民國 58 年）登記成立，公司位於今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 段 285 號 12 樓。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http://ppt.cc/FI73B>，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sup>58</sup> 此公司的全名為聯美紙業有限公司，於 1979 年（民國 68 年）登記成立，公司位於今新北市新店區寶高路 7 巷 2 號。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http://ppt.cc/hldej>，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sup>59</sup> 位於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南寮 102 之 12 號，於 1994 年 8 月 12 日登記成立。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http://ppt.cc/mxNIG>，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後來，我幫我姐姐的遊艇旅遊，利用從前的職場經驗協助訂做套裝行程，某種程度而言也算是為現在的綠島觀光打下基礎。綠島人其實很不會做生意，從前的觀光都是由旅行社承辦，我把這一套帶進來後，愈來愈多人仿效，像是現在林登榮老師家經營的民宿就是當時我促成的。我跟他們說要如何如何，再把客人安排到那，整個行程多 run 幾次後也就慢慢固定下來。

我現在自己也下來經營民宿，也算定居綠島了，只有冬天時候客人比較少了才會出島。

## 二、綠島人的「白色記憶」

你們訪談計畫裡的蔡居福<sup>60</sup>是我叔公，軍官萬迺祥<sup>61</sup>則是我的姑丈，他們我也都熟。我覺得居民在和這些新生接觸上是有世代差異的，會讓我們在應對的態度上有所不同。老一輩的會比較謹慎，但我們這一輩就會比較親近。不過，我爸爸從來都不曾阻止我接觸這些新生，而且我小時候也都在那一帶嬉戲，親眼見過他們掃地、做工跟搬石。所以我覺得自己跟他們很親，我們都是綠島人。

### （一）和政治犯的接觸

我自己記憶裡有幾位比較有印象的新生。第一位是歐陽文。<sup>62</sup>我小時候和歐陽文先生並未直接接觸過，我接觸的是另一批人。不過歐陽文先生認識我媽媽，那時他們外出做工，我母親有拿食物給他們。我自己接觸他大概是 31、32 歲時，我在台北見過他一次。那時只是很湊巧地知道他在綠島「待過」，同樣都是綠島人的身分讓我覺得很親切，便決定前去拜訪。歐陽文先生很客氣，但在知道我來自綠島後便放聲大哭。那個時候的總統是陳水扁，白色恐怖的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但老先生提起過去時還是很害怕。聊天過程中，他幾乎是以附耳交談的音量在和我說話。老先生告訴我他從前在監禁歲月時是如何趁服外役（拍照）的空檔，偷偷將自己另外拍攝的官方宣傳照以外的照片底片藏在珊瑚礁岩縫，之後等刑滿出獄後再回綠島拿；也跟我聊過他學做魚槍，以及為了家人安全，簽下切結書和他們脫離關係的內心苦悶。之後我在綠島機場還見過歐陽文先生一次，不過他那時已經認不得我了。

另一位則是柯千。<sup>63</sup>那時候他在營區的醫務所擔任醫生，明明刑滿了卻還是待在營區裡頭，可能是沒人擔任保人保他出來吧？我記得他曾稱讚過我的牙齒很漂亮，不像我的同學們都有蛀牙。不過也是被柯伯伯稱讚過沒多久，我就蛀牙了。所以我也跟柯伯伯開玩笑地說，你不要再稱讚我啦，就是被你讚美過才害我蛀牙！

<sup>60</sup> 本計畫案的其中一位口述訪問對象。

<sup>61</sup> 生於 1932 年的江蘇省漣水縣，曾兩度前往綠島服役，分別為：1966 年至 1972 年以及 1974 年至 1977 年。

<sup>62</sup> 歐陽文生於 1924 年嘉義市，因楊熙文、高鈺檔案件被捕入獄。1951 年 5 月 17 日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入獄 12 年，1962 年 5 月 30 日出獄。資料來源：蘇振明、蔣茉春、林昌華等著，《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 年。

<sup>63</sup> 柯千，1952 年（民國 41 年）因禁僑案而被判刑送至綠島的菲律賓華僑。刑滿後續留醫務所服務。資料來源：灰筆筆記本—綠島 監獄與醫生——過去。曾經是這個樣子的，<http://ppt.cc/QvqEt>。讀取日期：2015 年 12 月 9 日。相關敘述亦可見：鍾興福自述，《無奈的山頂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坎坷人生》，台北：書林出版，2010 年。

而我會對養豬的蔡華和<sup>64</sup>有印象，則是他那時做完工會都蹲在路邊偷觀我們，看我們幾個在附近玩的小孩願不願意幫他買菸和酒。因為我的個性就是比較愛管閒事，所以我就有幫他買過，其實賣酒的雜貨店其實也正是我叔公開的店呢。之後我們還有再遇見，我便問他還記不記得曾經幫他買過酒的我。不過時間都過了這麼久，對方果然也不記得我了。除此之外，我對做醬油的黃仲華<sup>65</sup>也有印象。其實我接觸的政治犯有很多，但因為那時年紀小、不太記得名字，只認得人。

## （二）營區二三事

我並不覺得營區是個可怕的地方。正因為我從小在這附近生長，我可以這麼篤定地告訴你們。我記得元宵節時新生們會自己用宣紙做燈籠，那時綠島的生活不是很好過，我們小孩子哪有機會看到燈籠，所以我對他們扎燈籠的印象也就特別深，我還記得其中一個是天鵝造型。過年時他們也會到街上舞龍舞獅，和我們一起熱鬧過節。有些居民會給他們紅包，但大多數都是給食物居多，也有些人會給菸。到了晚上，營區裡頭甚至還有晚會表演，真的是非常熱鬧。

我們和營區裡的士官兵們也都處得很好。像是士官長們下班後會教我們村裡的孩子打籃球、排球和羽球，因此我們的國語都講得非常好。有些士官長也會到家裡和我父親聊天。我們小時候真的就是這樣在裡頭跑來跑去嬉戲，不但沒有人會喝止，我們的父母也都很放心。舉例來說，現在水壩停放摩托車的空地，以前在日治時期是一座游泳池，新生們都會到那裡洗澡。扣除掉他們洗澡的時間後就是我們小孩的遊樂場啦。我們都會跑去那邊玩水，那裡平常也都會有兩名衛兵駐守，因此不會有安全上的憂慮。因此，我們經過營區時也都會和站衛的阿兵哥舉手打招呼呢。

我覺得或許也是這種近似於眷村的生長環境，才養成我爽朗的個性吧？我的童年真的非常快樂，非常棒。所以我對現在遊客問說「綠島的水牢、槍決場在哪？」我都覺得很奇怪。若真要說有水牢，我想唯一的可能大概是從前我家附近的一處近海牢房。那裡因為靠海，地勢比較低，颱風來時或漲潮水都會淹進裡頭。因此常被拿來做為禁閉室使用。我還有印象，小時候經過那裡時，會有政治犯從窗戶向外探頭出來看望我們。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比較合理的解釋了，因為在我記憶裡是沒有相關的印象。大家都說燕子洞那邊「不乾淨」，但那也是沒有的事。燕子洞作為放屍體的停屍間是日本時期的事，是很久以前了！綠島是絕對沒有槍決場的。早期軍隊管制較嚴時，他們會在沿海挖防空壕作為防颱的應對措施，因此海水漲潮時便容易將這些遺骸打上海岸。只是我們小孩子看見了也不會害怕，照常在海邊玩耍。再提到流麻溝這個名字吧！以前這裡充滿了魚蝦、鰻魚、蛤蜊和田螺，非常美麗，因此流麻溝的名字由來是與鰻相關，並不是代表流氓。現在很多人都誤會了。

正因為我對童年的記憶是這麼美好，也因而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政治犯選擇自殺，畢竟綠島的生活是這樣美麗，可能他們真的是思鄉又或者是內心極度苦悶吧。而

<sup>64</sup> 此人待進一步考證。

<sup>65</sup> 黃仲華，在軍中服役時被檢舉寫反動信，判無期徒刑、移送綠島。在綠島的監禁歲月時，生產醬油。其所研發的「綠島牌醬油」，至今仍可見於綠島。參考資料：簡士性、簡碧雲等口述，《重生與愛2》，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出版，2015年，頁213-236。

營區建築的變化其實也不大，中山堂、銅像、圍牆、福利社這些都還在，雖然我不太記得確切位置。醫務所算有比較大的改變，有重建過。其次，關於中山堂的电影播映我也想澄清並不是開放給所有的綠島居民，而是只有我們那個村子裡的人，像是我就還記得以前放電影就是投影在一塊布幕上，指揮官坐第一排、家屬坐後頭，我們小孩就坐在指揮官前面的地板上。營區會開車出去接民眾，也都是接裡頭軍官的太太和家屬。一般民眾是不可以隨意進出的。

### 三、「白色記憶」下的綠島人

我覺得現在成立人權園區非常好，是綠島故事的開始，我也都會向民宿客人推薦前往參觀，因為那不僅是綠島的觀光特色之一。可以告訴外面的人，我們綠島除了本身擁有美麗的地理資源以外，還有一個這麼獨特的故事。也是因為如此，我不太喜歡「大哥勿故事」，<sup>66</sup>覺得那是種以訛傳訛，會誤導遊客說這裡都是關黑道大哥的地方，但事實上我們綠島是很美的。

除此之外，對於現在荒廢的綠技所<sup>67</sup>建築亦感到心痛。綠技所是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時徵收流麻溝一帶的土地所蓋的。雖然很多人都搬走了，只留下一批空屋，和柚子湖的現況很像。比如說如今山坡地上的兵營以前就是我家的院埕。我覺得應該園區現在應該把不堪使用的建築拆除，恢復往昔蔡家村的美麗。我曾和同為綠島居民的陳新傳伯伯<sup>68</sup>討論過這個問題，未來也打算找現在綠技所的使用單位——海洋研究院的鄭明洲<sup>69</sup>院長討論。希望不久後就可以解決空置的房舍問題，恢復過往的美麗樣貌。

<sup>66</sup> 為一紀念品販售商店，位於台東縣綠島鄉漁港路 27 之 1 號。店家以「黑道大哥」為發想靈感，設計出一系列紀念商品。

<sup>67</sup> 1993 年（民國 82）9 月 1 日，法務部正式成立綠島技能訓練所，訓練所下轄有莊敬與自強兩營區，並於翌年 4 月重新整建建築，計畫收容戒治吸毒者，不過後來改為以心裡戒治為主的技訓所。

<sup>68</sup> 亦為本計劃案的其中一位口述訪問對象。

<sup>69</sup> 根據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名單，疑為受訪者誤記，該研究人員姓名應為鄭明修。參見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http://ppt.cc/VgKrk>，2015 年 12 月 11 日讀取。

## 六、蔡居福先生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 年 10 月 9 日（五） 19 點至 21 點

地點：居福潛水（台東縣綠島口公館村 78-3 號）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蔡其峯



（圖一） 蔡居福先生口述現場側拍

### 一、家世與求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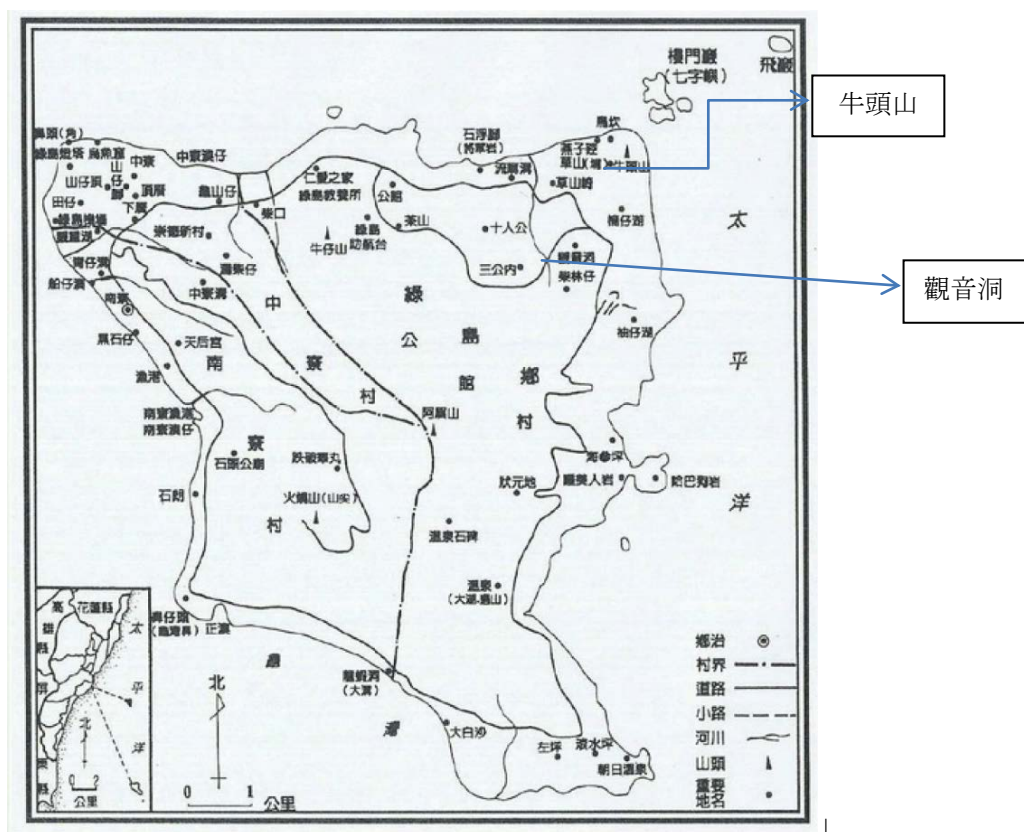
我是蔡居福，生於民國 35 年，父親是蔡丁財，母親是蔡王清好，我們家族在綠島生活到我這一代已是第六代。<sup>70</sup>家中共有 10 位兄弟姐妹，其中我排行第四，但是大哥和姊姊兩位夭折，因此現在兄弟姐妹只剩下 8 位，排行依序是二哥，我，一個弟弟，五個妹妹；二哥現在住台東，以農維生；弟弟到台北工作，是一位生意人，應該是綠島人到外地工作的優良典範，主要從事高級紙的進口貿易；妹妹們現在都在綠島居住，有三位嫁給綠島當地人，其中一個妹妹原先嫁到台北去，現在又回到綠島。

小時候家裡種田，種植的作物以番薯、花生為主，也有種植水稻，但是稻米的產量少，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好所以都是自家食用，我們家的田地是在牛頭山以及觀音洞

<sup>70</sup> 據《綠島鄉誌》族譜寄載，蔡丁財生於 1919 年，蔡王清好生於 1921 年，為公館蔡氏第五代，因此受訪者為第六代。參閱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下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358。

後面。我的父親也會出海捕魚，年紀小時看到的船沒有任何引擎機動力，一艘舢舨船也不大，捕魚時就十五、六個人共同划一艘船出海。大概從我六、七歲時就會幫忙家裡的工作，當時家裡有養雞、養豬等，我必須要幫忙顧養。

農務方面，我必須幫忙削番薯籤、曬花生、曬稻子，過往綠島能夠種植水稻的人非常少，主要都是在公館人家才有機會種植水稻，南寮、中寮村的人土地比較沒那麼肥沃所以無法種植，因此收割稻子時，會看見南寮、中寮人到田地撿拾沒有收割乾淨的稻穗。此外，我還要幫家裡醃製鹹魚、炒花生，年紀較長、牙口不好的長輩，我還要將炒過的花生炒成粉狀才方便吃；小時候真的很命苦，必須幫忙家中的任何事情。



(圖二) 綠島行政區域圖<sup>71</sup>

我到了讀國小的年紀時，雖然曾經報讀地方上的小學，但是家裡有太多工作需要幫忙，我還需要照顧一位弟弟以及五位妹妹們，此外家裡一年的收入並不是很多，因此也沒有多餘的財力能夠支付我上學的費用，所以我幾乎沒有時間去上學，當然也沒有拿到小學畢業證書。

以前家中生活十分艱苦，當時到叔公在流麻溝開設的雜貨店購買日常用品都需要先賒帳，因為賒帳的關係，所以我們家的花生就一袋一袋的拿去雜貨店抵帳。因為家中經濟需要幫忙，我從小都要幫忙家裡的田務、照顧弟妹以及各種家事，等到大約 14

<sup>71</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三：臺東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頁293。

歲時就開始上船捕魚直到現在，當時跟長輩搭船出海進行近海漁業，主要是利用一種叫做「延繩釣」<sup>72</sup>的技法進行捕撈。

我一直在家裡工作到民國 56 年，21 歲時去當兵，兵種是「陸軍第一特種兵」也就是所謂的「陸一特」。<sup>73</sup>這個兵種比較特別，一般來說當時當兵只需要服役兩年，但「陸一特」必須要服役三年，所以非常辛苦，我剛好是該兵種第一梯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當兵初期部隊在桃園中壢，後來分發到淡水的媽祖廟，淡水待了半年之後到了苗栗斗換坪基地訓練，之後又轉到高雄。以前當兵非常辛苦，我們的訓練內容是搶救修復斷裂的橋，如果修到一半整個崩毀，那對生命可是非常危險；晚上有時也要訓練，在苗栗時從斗換坪夜晚行軍到新竹獅頭山，非常勞累，現在的訓練如果還是這樣的內容，年輕人可能都要逃兵了。

## 二、婚姻及工作

從軍中退伍一年後，在我民國 61 年的時候結婚，老婆叫做田春玉。結婚當晚我就帶著老婆以及妹妹離開綠島到台北工廠工作，到台北安坑的一個塑膠工廠。在工廠做了一個多月之後，我就受不了被主管控管的感覺，要被管理、做錯事情也要一直被責罵，實在不符合我的個性；加上一個月工資也才一百多元實在不符成本，所以就離開工廠，到高雄跟著遠洋漁船出海。從事遠洋漁業大約也只有三個多月，也是賺取的工資不符合期待，當時一天大約三百元，但是不論做多做少都是相同的酬勞，做遠洋漁業時曾經到過澳洲的新幾內亞，雖然辛苦也還算不錯；結束三個月的遠洋漁業後，就回到綠島工作並且定居直到現在。

因為結婚後就四處工作，跑到台北工廠又到高雄離開台灣從事遠洋漁業，所以結婚一年後家中才開始注入新的生命。我們一共生了三個男孩，老大屬牛，是民國 62 年出生，老二出生於民國 65 年，最小的老三生於民國 67 年。家中長子現在於台北當警察，老二和老三留在綠島幫忙家中的潛水事業。

回到綠島工作後，我就在綠島周圍的海域抓捕熱帶魚類，抓了二十多年，到了五十多歲才沒有再繼續。當時捕魚一天的工資就能夠獲取一千多元，原先捕到的魚類都要先包裝過再賣給當地魚販，後來綠島賣不到錢之後就自己寄到台北販賣，收益非常高，因此有賺取不少金錢。我就利用這些賺取的金錢買了屬於自己的漁船，但也因為參與地下投資公司而賠了不少錢，才又回到綠島借錢繼續捕魚。

<sup>72</sup> 延繩釣俗稱「落滾」，由早期中國移民至台灣者引入，主要使用於近海漁業，也可遠洋使用，差別只有魚竿數量之不同。延繩釣又分為「深海立延繩釣」以及「浮游性延繩釣」兩種。各漁船先將備妥之延繩釣具置於船上，漁船出港後由三至五人船員分工將漁具、浮球、標誌旗及魚餌搬至船尾，逆流慢速將魚餌下放，捕撈魚種大致為鮪魚、鰹魚、旗魚、鯊魚等。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343-344。

<sup>73</sup> 陸軍第一特種兵，為因應冷戰時期國內外局勢變化，國軍於 1967 年仍需維持 60 萬兵力支軍隊員額，因此從 1967 年 1 月 25 日開始實施，1987 年 1 月 1 日停止；主要針對 1946 年後抽籤之役男，於兩年役期服滿後，辦理臨時召集一年，採在營退伍，平時先後在營服役時間合計以三年為主，以維繫部隊戰力。參閱：秦大智，〈我國冷戰時期兵役制度之研究〉，《黃埔學報》61 期，2011 年，頁 8-9。

目前我在綠島主要從事潛水行業，剛開始進行時綠島很少有人敢做潛水這項行業，當時台灣本島從事潛水行業的人很多，從台東來綠島經營這項工作的人就到南寮，我就跟著他們做，有客人到綠島要潛水我就開船載著他們去潛水，賺些微薄的薪水。後來，我就自己購買潛水相關器具，開始經營潛水行業，綠島本地人開設潛水行業我算是最早的，現在左鄰右舍從事潛水行業的人則是越來越多。當時載潛水客潛水一個人費用約收取 600 元，過了二、三十年到現在我也收取相同的價格，因為以前捕魚的經驗，我對於綠島周圍的海洋環境十分熟悉，所以能夠帶給遊客比較不同且特殊的潛水體驗，現在我主要就負責開船載送潛水客到潛水地點，畢竟兩個兒子比較年輕，對周圍海域比較不熟悉，一艘船的價格也不低，如果撞到海底礁石不但危險也划不來，但是潛水相關教學就能夠放心的交給他們來經營。

### 三、與政治犯的往來

#### (1) 最初的印象

我們家最早之前居住的土地因為要蓋監獄，後來才被政府趕到流麻溝旁，開始蓋監獄的時候我年紀還很小，蓋好不久後犯人就來到綠島。第一次看到政治犯時，對他們的印象就認為像軍人當兵一般，就一件被子一件毯子的帶著走，走路很整齊，不過因為政治犯畢竟還是犯人，兩個兩個就被腳鐐銬著走；那個年代綠島還沒什麼車，所以犯人都用走路、或者搭乘牛車進入現在所稱的新生訓導處內。

家裡以前有養雞、養豬，政治犯便會到我們家中購買，通常政治犯只要離開新生訓導處到外頭，都一定要由士兵所帶領才能進入民間，不時會和他們有所接觸，接觸時也覺得這些新生都十分守規矩；另外則是小時候住的房子離新生訓導處十分靠近，位置大約是在現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內的運動場，當時距離新生訓導處的警備室大約只有二、三十公尺，因此非常容易與政治犯有所接觸。

父母親以前不會警告我們這些孩子去與政治犯有所接觸，畢竟大家種田時也都會遇到。政治犯平常會穿特定的衣服，上頭會繡著「新生」二字，新生平常對我們這些島民非常友善；當年我年紀還小，時常過去找他們，他們曾經教導我游泳，但當時年紀還小也學不到什麼，不過主要也是因為他們會分送食物給我們，讓當時還是孩子的我非常開心，所以才會常常過去找新生。

以前新生訓導處內也是有收容女性犯人，女犯人到綠島時大約十八、九歲，從我開始懂事時就一樣會到山上田地種菜、施肥，也曾經看過她們到水溝邊洗菜，負責管理這些女犯人的也是女性隊長，最初控管比較嚴格，後來就比較沒有特定管理女犯人的士兵。以前綠島女性生產時都沒有請產婆，我妹妹出生時就直接由我父親剪斷臍帶，能否撫養至成人全看剛出生的第一個禮拜，後來產婆就由這些女性犯人擔任，只要有生產事件都會請這些女犯人過去幫忙。

#### (2) 新生的活動

我記得大約早上八點，就會看到新生們被士兵帶領到山上工作，他們在山上會畜養雞、羊。起初都是新生到民間購買這些肉品，後來他們也會把自己畜養的肉品放在推車上，推到民間販售，販售時從來沒有發生過價格糾紛，大家都互相喊適當的價格；平時也會利用綠島土地種菜種番薯等作物，小時候去山上幫忙時曾經看過新生在山上工作搭建的工寮，那是他們休息吃飯的地方，接近用餐時間之前，他們會指派挑飯的公差把飯扛到山上工寮，吃飯時也會跟我們這些百姓分享他們的食物；在農地裡也會受到新生的幫忙，收成季節到時，他們也會幫我們收割農作物，因此會認為他們就像是鄰居一般。

以前政治犯種植的作物種類非常多，他們種植的作物許多是綠島當地原先並沒有栽種的作物，像是南瓜、冬瓜，後來他們自己是透過品種改良的方式，成功在綠島當地開始種植；除了種類多之外收成也非常好，像是南瓜、樹薯、冬瓜的個頭就特別大，那個大小當時一個人無法輕易拿動，南瓜甚至也有栽種到四、五十斤；收成數量也十分驚人，每次看到都是一大堆，因此後來新生除了上山耕田之外，也會將收成良好的農作物拿到街上賣給綠島民眾。

新生保存蔬果的技術也讓我嘖嘖稱奇，以南瓜為例，過了南瓜收成時節之後，他們會把南瓜存放在倉庫內，撒上一種不知道是什麼的白色粉末，都不會受到蟲害影響，會改良、種植，保存技術也特別好，實在很讓我感到佩服。後來有看過綠島民眾向新生學習栽種技巧，但就是無法像他們一樣有那麼好的產量，別說是產量了，連種植成功都是一大困難；以前我們家種植的是高麗菜，收成時間需要比較久，但新生就在我們家庭院前面的土地種白菜、莧菜等快速收成的作物，對於作物的特性非常了解，足見新生的栽種技術相當之高。

過年時，新生會到新生訓導處外頭表演，他們主要表演舞龍舞獅，不過當時綠島人比較貧困，不會給予舞龍舞獅的新生紅包，而他們也沒有拿取任何酬勞，所以村民會把菸放到紅包袋內，放在竹竿上讓舞龍舞獅去拿取，而新生就會讓舞獅在竹竿上跳上跳下再咬下紅包袋，十分靈活有趣。中秋節時，新生也會自己製作月餅，那時一般平民進去新生訓導處也能夠分食到他們手工做的月餅；以前老總統蔣公過生日時新生訓導處內似乎也會慶祝，會準備壽桃等祝壽的食物，也都會分給我們這些島民食用。以前綠島居民生活困苦，平常吃的食物多是白米混番薯煮成的粥，白飯也都是過年才能吃到，因此每次新生一有活動，或者是在山上務農時有接觸，他們時常送與我們平時很少能夠享受的食物，因此我們都非常感謝他們。

新生訓導處內每年固定會舉辦運動會，我們一般的綠島民眾當時能夠入內參加，如果想要參觀運動會要很早就準備進去排到一個好位置；除了運動會之外也會播放電影，最早播放電影就直接在運動場草地上搭設簡易的設備播放，有時候風一吹螢幕就會嚴重晃動無法觀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即使他們付錢給我們要我看，那樣的品質我們也不會有興趣，但當時綠島上並沒有其他娛樂活動，還是孩子時就時常搶著要進去看電影。播放電影之外，新生也會有歌仔戲、話劇、京戲、跳舞等活動，許多當地民眾都會為了看活動進去新生訓導處內。以前綠島不像現在電力設備如此發達，晚上

並不是都有電的情況，燈泡品質也不佳，時常無法通電<sup>74</sup>，因此都依靠古早的「電土燈」，<sup>75</sup>所以晚上沒有事情又遇到營區內有活動就都會進去參加。

平時新生會出公差到外頭採買，有些人就會溜去買菸、四色牌的物品回去，他們買到四色牌之後會回到新生訓導處內小賭一番，我知道後就會幫他們買四色牌。後來管訓犯人會出外叫我們買菸、買酒，有時半夜就直接敲民宅窗戶，讓人十分害怕，他們會拿監獄內使用的貨幣紙張，就是一張白紙上面寫金額，但是監獄外頭完全無法使用。這些管訓的犯人和新生完全不一樣。

### （3）接觸新生的回憶

小時候因為與新生學習游泳的關係，常常過去找他們，當時新生訓導處內有一個非常大的游泳池，<sup>76</sup>下午的時候是營區內各個大隊的洗澡時間，整隊就是幾百個人同時洗澡，印象中他們就直接肥皂抹身上，直接衣物全脫後就下水游泳，有時候我就直接和新生們一起游泳，也不會被趕走，時間在晚一些，也會輪到女性犯人到那個泳池洗澡；管訓犯人來到綠島之後，我就再也沒進去洗過，這些後期到綠島的管訓犯人不像新生一樣能夠出到監獄外頭，如果在民間遇到通常都是逃獄的情況，綠島人遇到會很害怕，跟遭遇新生相比有很大的差異。

印象最深刻的政治犯是王金來先生，他耕田工作的土地就在我們家庭院，所以很容易就能夠跟他有所接觸；除此之外他本身是接骨師，綠島上的民眾只要遇到骨頭相關意外，都會找王先生處置，他的接骨技巧非常好。過年時，他也曾經扮演過舞獅表演，那時候舞獅會跳到竹竿上面表演，技巧十分好。我和他非常熟識，他離開綠島後搬到高雄，他\_曾經再回到綠島找過我，我也曾經到高雄找他聚過，到高雄跟他聊天時他就有說過他以前並沒有犯罪，被亂抓到就算有罪；另外王金來有一個女兒在高雄的歌仔戲團演出，也曾經來到綠島演出，當時我們這邊的廟就常常請他們來表演。

有位犯人的名字叫做黃石貴，他應該算是第一批來到綠島的犯人，運動會常常看到他各種運動都有卓越表現，也曾經得過跑步第一名；他在綠島時很擅長將石頭打造成石磨，其他新生也有這樣的技術，打造石磨的石頭主要是從柴口民航局旁的一條小路上山，山上有一棟房子，後頭就有許多石頭，當時他們會把打好的石磨跟當地居民換取工錢或者是日常用品；黃石貴先生打製的石磨名氣較高，最近幾年有許多人都想要一睹風采，曾經有一次就有一位先生在大中午時就要拍照，但是我先跟他約好了，所以就要把石磨搬進搬出房子，那天讓我十分疲累，現在想到就來氣。可惜的是黃石貴先生已經離開人世了。

<sup>74</sup> 綠島電力設備須等到 197 年時台灣電力公司於接辦綠島發電廠後，才有較完整的電力設備，起初供電時間只有上午 10-13 時、下午 18-23 時，至 1984 年才全綠島鄉全日供電。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59。

<sup>75</sup> 「電土燈」又稱為電石燈，乙炔燈，以電土（電石）加水產生化學反應為燃料，照明度比煤油燈來得光亮，通常用於戶外場合之照明。參照台灣月刊網站，使用日期：2016 年 1 月 8 日，網址：<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904/9904-02.html>。

<sup>76</sup> 位於流麻溝旁，用處為洗澡用因此稱作為「洗澡池」，由來自桃園的原水泥工受難者所建造，當時新生訓導處內受難者皆將「洗澡池」稱為「游泳池」。參閱龍紹瑞，《綠島老同學檔案》，台北市：人間出版社，2013 年，頁 152。

醫務所比較廣為人知的政治犯叫做柯千，他是後來醫務所搬到現在所成立，的這兩棟建築物後才開始服務，主要是幫忙島民檢查血液、打針、拿藥等事務，柯先生也是最後一批離開綠島的政治犯，他後來過著如何的生活我也不清楚。我曾經看過當時在醫務所服務的政治犯寫稿，當時也不懂他們在寫什麼內容，只知道他們會拿出一張皮紙，然後進行書寫，我猜想可能是要投稿賺取費用吧。除了柯千之外，另外有一位犯人也一樣比較沒有受到士兵嚴格控管，他叫做郭廷亮，他身體非常硬朗，即使到綠島時年紀已大，平時也都會帶著眼鏡、騎著腳踏車在綠島活動，曾經看過他到了晚上10點還在騎著腳踏車閒晃，身體真的非常好，他後來有飼養綠島的梅花鹿，聽說離開綠島回到台北之後就過世了。

對我來說新生訓導處內的老犯人都非常平易近人，相處起來沒有壓力又十分輕鬆；以前有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老犯人，我懂事時就已經七、八十歲，他對於焊接的技術十分了解，以前焊接不是使用木炭燃燒黏電土，島內菜桶許多都是他親手黏製；以前民宅也都會使用買來的玻璃球裝柴油，吊在天花板上當作玻璃燈，這些也都是他協助我們製作。

以前的綠島並沒有民宿，我成家立業之後，綠島新生的親屬如果要到島上探望他們，我會將自己家借他們住宿，從台灣本島到綠島的路程以及時間都非常遙遠，因此我會希望他們能夠好好探望自己的親人。另外則是以前我們家離新生從事農作的土地非常接近，他們在工作時我就會過去跟新生聊天，直接讓新生偷偷的到我家裡頭跟親人好好見面，這是除了原本所有會面時間之外的特殊方式。後期美麗島事件時期的犯人親屬又不一樣了，當時施明德的老婆無法入內探望，就直接帶人在封鎖區外面抗議。

之後，到綠島的管訓犯人就完全不同，管訓犯人時常偷拿當地人的農作物，新生完全不會這樣，所以我們完全不會跟管訓犯人有所往來。因為新生他們時常會到山上田園從事農耕，所以有些新生會跟在山上認識的綠島當地女性交往並且結婚，也有因為出外採買與當地女性認識並且結婚者；我跟這些政治犯的相處過程都非常和平，並且認為他們真的如同一般鄰居一樣的相互往來，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我認為非常正常。

#### （4）白色恐怖時期的空間記憶

雖然以前住家離新生訓導處非常接近，但是政府並不會特地警告我們千萬不要與政治犯有所接觸，當時看管的士兵也都會注意接觸的情況；因為住的近，政府會管制外來者，並不會有任何遊客或者是沒有關聯的人進入到新生訓導處內，甚至只要有人拿出相機、攝影機等器具，會被看守的衛兵直接扯掉。那個年代外來者會受到嚴格控管，不過正因為我們家就住在管制區內，所以我們這些住戶在嚴格管制前，都可以直接通過衛兵的看守範圍並進入管制區內。

以前生病時並不會到綠島的衛生所就醫，新生訓導處內有個醫務所，小時候發燒或者是身上長痘子就會進去看診，被刀子割到時也都會入內治療，我記得當時醫務所使用盤尼西林進行治療。最早時綠島人民難產存活率非常低，如果要接受到好的醫療資源必須要送到台灣本島，後來醫務所內有醫官之後才會把難產的婦人送到醫務所內

急救；這讓我想到 1965 年黛娜颱風<sup>77</sup>侵襲綠島時，當時我母親也是難產，原本要送到台東的醫院急救，但是受到颱風影響導致醫院被拆毀，我媽那年就病逝，如果當時醫療發達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了。

我最早進入的醫務所，並非現在所知道的那間，以前醫務所換了四、五個地方。綠島民眾大多選擇到醫務所就醫，畢竟綠島交通不便利，當時沒有直升機，搭船也要 6、7 個小時，因此必須就近取得較好的醫療資源，若想要開刀，則必定要選擇醫務所；進入醫務所可能要填寫資料或出示相關證件我有些忘記了，但我記得門口有衛兵，大部分都是警備總部的老兵。醫務所看診的是醫療軍官，政治犯起初主要負責打針拿藥，後期才協助看診；我三、四十歲的時候醫務所看診的都已經是醫官，我已經開始從事潛水行業，因此得了俗稱的「潛水夫病」<sup>78</sup>而讓醫官診療，當時看病時會與管訓犯人一同等候就醫，而犯人也都會帶上手銬。

除了醫務所外，營區內也有福利社，販賣許多日常用品，如牙膏、肥皂等，也會對外開放販賣一般麵食，當時綠島街上不像現在一樣方便，所以都會進去購買物品，裡頭賣的東西價格也十分便宜；購買物品時並不是以現金進行交易，都是透過分配給士兵的點數券，士兵再拿給我們這些百姓進入福利社消費。當時綠島沒有照相館，而福利社旁邊就有一間照相館，當地民眾想要拍照也都會選擇進去新生訓導處內拍照。營區內的設施除了收押犯人的地方絕對不能進入之外，這些便民的設施都能夠隨意走動，雖然新生訓導處主要是收押犯人的地方，但是對我們綠島居民來說，具有醫療、購物、剃頭、吃飯、照相等便利性功能，我們也都能進去裡頭，因此與政治犯的相處對我們來說就像街訪鄰居。

我們家原先在流麻溝，大約在民國 67 年，因為政府徵收的關係遷移到現今的位置。還沒徵收之前，那塊土地大約住著 12 戶蔡姓居民，我們家跟隔壁鄰居是最晚遷移出外者，當時徵收具有強制性，即使不搬出去政府也會直接拆除房屋。原本在牛頭山上的土地一直都是我們家族所擁有，是祖先一直努力開墾的地方，但是在以前開墾時根本沒有登記，所以政府徵收時也無法拿出土地證明；當時政府徵收土地的補償非常之少，一個人大約只有拿到四千多元，而那些土地現在也都成為國有地，成為放養綠島梅花鹿的地方，如果土地當初沒有被徵收，我可能也會繼續從事農業。

當時土地被徵收的其他住戶有些就先出售土地，再遷移至台東新港，許多綠島人原本就是以海維生，因此選擇到新港的人不少。現在所居住的房屋原先是當年從舊家搬出後丈母娘所擁有，我再跟丈母娘購買；房子的建造過程也非常特別，我們是商請綠島監獄內的犯人所建造而成，需要蓋房子的人會先購買建造材料，由這些犯人當建築工人建造，綠島以前的鄉長也會請犯人幫忙蓋房子，蓋房子的酬勞就支付給綠島監獄。

<sup>77</sup> 黛娜 (DINAH) 颱風於 1965 年 6 月 17 至 19 日侵襲台灣，主要造成台東市區嚴重災情。參照自侵台颱風資料庫，使用時間：2016 年 1 月 8 日，網址：

<http://photino.cwb.gov.tw/tyweb/tyfnweb/htm/1965dinah.htm>。

<sup>78</sup> 潛水夫病，即是減壓症，乃從事潛水活動時容易得到之症狀，潛水者在水下呼吸經過壓縮的高密度空氣，隨著血液循環溶解在人體組織中，若上升水面時速過快則無法排出，大量的氣體分子聚集形成較大的氣壓存在於組織縫隙中，使人體被氣泡充滿而造成傷害。

房子治，〈潛水運動減壓症的探討〉，《中華體育》4:4，1991 年，頁 88。

新生訓導處開始建造時，我就對那一塊地區有所印象，最早建造是以木造為主，與今日建築使用鐵釘的方式不同，都是依靠勾釘將木頭固定住。小時候，我就會去撿那些金屬釘子變賣；除了勾釘之外屋頂上也都是使用木板釘，颱風一來便容易吹毀；當時的房子建造中間會留有空間，留出空間的庭院便會吊上鐵絲網以便曬衣，現在已經看不到那樣風格的建築物。新生訓導處內有 3 個大隊 12 個中隊，原本政府管制規模只有到從大門往內看的左手邊，後來範圍慢慢擴大，建築物從流麻溝旁一路蓋往監獄這個方向，綠洲山莊是後來才建造的。<sup>79</sup>等到管訓犯人進入綠島，管制更加嚴格，許多地方便完全無法進入，畢竟那些管訓的犯人對綠島人來說太過凶狠，我們也不會主動靠近。現在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跟以前相比差異很大，後來綠島指揮部的軍官都住在醫務所旁的建築物，不過我太久沒有進去裡頭，原先對裡面的建築物也只對於自己去過的有印象，因此現在內部的建築物我也只知道跟以前不一樣，以前的建築與現今相比完全不同，現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彷彿是以前新生訓導處的山寨版，有十分顯著的差異。

<sup>79</sup>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1970 年台東泰源監獄事件爆發之後，政府於新生訓導處西側所建造之高牆式監獄，將泰源監獄以及台灣各地軍事監獄所收容至政治犯收押至此。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下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9-30。

## 七、何鄭春英女士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年10月9日（五）9點至11點

地點：何宅（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蔡其鋒



（圖一 何鄭春英女士口述現場側拍）

### 一、 家世與求學

我叫做鄭春英，出生於民國 51 年 6 月 5 日，自小就在綠島中寮鄉成長。父親是鄭進三，母親是鄭許蓮花。父親確切的出生年分我不是很確定，但是父親他曾說他當過日本統治時期的志願兵，負責廚房事務。以前也曾經聽父親說過，我有一位伯父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時，因為炸彈空襲而過世了，後來父親就被他的大伯領養。我們家中共有六個小孩，排行依序是大姊、大哥、二姊、二哥、我以及一位妹妹。大哥和妹妹現在在綠島經營民宿。二哥是蘭嶼燈塔的主任，有時候會回綠島，但是二哥的房子在綠島，可以說兄弟姊妹還是都留在綠島發展。

以前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是依靠農作，種植的作物主要是番薯、花生還有一些蔬菜。當時主要是在山上種植，所以當父母親到山上務農時，我跟二哥就會一起準備晚餐，好讓辛苦工作的父母回到家時能夠安心吃飯。家中的小孩當時也會到山上幫忙，

我們負責的工作大多是撿柴火，這樣回家時就能夠燒柴火以便煮開水、燒洗澡水，多少幫忙分擔家裡的事情。務農之外，父親也會出海捕魚。當時父親會和島上其他人合作，十多人搭乘一艘小型舢舨船出海捕撈鯉魚。

在我滿八歲的時候我便進入綠島國小就讀，當時是民國 59 年。八歲才就讀國小是因為以前的人對於讀書比較沒有那麼重視，而是要以家中工作為主，所以我才比較晚入學。以前讀國小的時候一個年級有兩班，一班大約有三十多位學生，我讀乙班。國小時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二、三年級的導師林天德，林老師的管教十分嚴格，特別是國語和數學這兩科。因為林老師是綠島在地人，所以歷史和自然也是他教的。小時候會覺得這位老師特別兇，還會把我們整班的學生在放學後留下來做課後輔導，我們甚至要先回家吃飯再回學校上課。現在回憶起這個老師卻覺得非常感動，因為林老師並沒有跟我們額外收錢，卻把他自己的下班時間拿來幫我們輔導。課後輔導之外，林老師也會教我們運動，只要功課做完就能夠運動，所以現在十分懷念林老師。現在還有印象的老師除了林老師之外，便是教音樂的陳光明老師。這兩位老師都是綠島當地人。對國小時期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因為那時老師很嚴格，而且我對數學和國語這兩科比較有興趣。說到國語就會想到當時政府有推行國語運動，如果沒有說國語就會被罰錢；雖然國小對國語比較有興趣，不過沒有參加過校內的國語文比賽，那時候參加校內比賽比較偏向體育類型的棒球、足球這些項目。

國小畢業後繼續升學就讀國中，原本家中長輩對於女性的教育並不太重視，所以最初反對我繼續讀書而是要我到家中幫忙工作，但是我當時還想繼續讀書，跟母親溝通通過，才有機會去唸國中。民國 67 年，我國中畢業之後就沒有再往上進修。班上的同學有不少人選擇繼續唸書，考高商或者高中，也有人選擇去當軍人。

我畢業那一年有一家成衣工廠的人到綠島招工，就找我們這些國中畢業生去工廠工作，所以我就和一些同樣沒有繼續升學的人去工廠當女工。當時工作住在工廠的宿舍，有供餐，一個月的薪水大約四千多。在成衣工廠工作了半年，因為綠島醫務所有一位女性要結婚了，開出一個工作缺，父母親就把我叫回綠島到醫務所上班。當時我在衛生所主要負責幫病人包藥，屬於約聘人員，所以在醫務所服務兩年左右後，就因為結婚的關係而不再續約、離職。

## 二、 與政治犯接觸的回憶

### (1) 生活經驗

從我有記憶以來政治犯就出現在綠島了，他們都會在我家附近活動，雖然他們是所謂的犯人，不過我從來沒有覺得這些政治犯有帶來任何恐怖的感覺，因為他們平常有士兵在管理，也沒聽說過他們有傷害過我們綠島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大約在我國小時，士兵會帶著新生訓導處的政治犯出來鋪路，現在綠島的環島公路就是由他們所建造的。當時對於這些離開新生訓導處的犯人我並不覺得他們可怕，不過也不會主動接近，畢竟新生訓導處外面有高牆，所以無法接近也覺得他們不會亂跑，一點也不害怕；小時候父母親也沒有警告我們家中的小孩不要去接近那些政治犯。

小時候，我很少有機會能進入新生訓導處。進去的時候主要都是到訓導處的中正堂內看戲、看電影，我記得國小的時候只要政治犯有演出戲劇，士兵就會開著大卡車下山去載我們這些想要進去看戲的一般民眾，而看戲的時間通常都是晚上。不過因為我看戲的次數比較少，所以印象沒有那麼深刻。對於戲劇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過年過節時，士兵會帶著政治犯出到新生訓導處外面表演。除了搭戲棚演戲，也會有舞龍舞獅的表演活動。當時年紀還小，過年穿新衣的時候就很開心，一想到街道上的舞龍舞獅就更期待，所以小時候很喜歡政治犯在過年節時的活動。

以前新生訓導處內有福利社，我會進去買一些麵粉、餅乾等日常用品，晚上看戲之外，若要進去到新生訓導處之前都會有兩個衛兵在檢查證件，檢查通過後才能進去，不然就是要透過相關人士才能夠進去。進去後我們主要只能在中正堂活動，其他地方無法通行；旁邊綠洲山莊因為擔心管訓的犯人逃獄，因此門口站哨的是憲兵，管制就更加嚴格，我對綠洲山莊的了解幾乎沒有。

## (2) 醫務所的工作回憶

印象中我只有一次進去過綠島指揮部，那一次是民國 67 年的時候，當時我在醫務所內負責包藥的工作，我負責的一項藥品需要一些資料，所以綠島指揮部的人就叫我進去指揮部，請裡頭工作的打字小姐幫我打字。當時在綠島指揮部的打字小姐都是綠島當地人，其中田輝鴻先生的老婆何素琴我比較熟悉，當初會到醫務所工作就是因為何素琴的介紹，加上父母親把我叫回綠島的關係。因為我跟何素琴比較熟，醫務所離指揮部也很近，所以後來就會直接請她幫我打字，何素琴她是在指揮部當打字小姐，因此對內部會比較了解。

我小時候反而沒有進去過醫務所，因為年紀小時身體比較健朗，幾乎沒有生病過，是後來到醫務所是工作之後才有接觸。在醫務所服務的時候每天都會接觸到犯人，當時的犯人到醫務所除了病情嚴重者，都會有手銬腳鐐限制行動，旁邊也都會有士兵看管，但我並不會感到害怕。雖然在醫務所工作時與犯人時常有所接觸，卻也沒有特別有認識以及往來的犯人。我比較熟悉的是罪刑比較輕，在醫務所內做雜事的柯千先生。

我和柯千先生的交情不錯，當時我進去醫務所服務時，柯先生已經有一些年紀了。他在醫務所主要幫別人打針，雖然他是所謂的政治犯，不過他對於病人都非常好，也知道他很喜歡看書。後來政治犯能夠離開綠島之後，柯先生選擇繼續留在醫務所服務，當時的醫務所應該也有給他薪水。柯先生後來一直待在醫務所，直到醫務所被裁撤，才到台北去找以前也曾在裏頭服務過的醫官的兒子。

那位醫官以前我也有接觸到，但是我只記得他叫做周醫官。他是退伍之後才到綠島行醫。當時醫務所在外頭有設置一個醫療站，地點是在現在的中寮，設置醫療站的目的是為了使一般的民眾就醫更加便利。當時除了周末，每天早上我會固定跟隨醫官到醫療站幫民眾看診，醫官也會帶著一名醫護士。醫護士主要是比較年長的士兵，在醫務所待久了，我學到打針技巧就專門負責打針。中午結束工作後我會順路回家吃飯，下午醫療站就沒有服務。我認為當時醫療站對於民眾就醫而言是十分便利的設施。

當時在醫務所內有認識的人除了柯先生和周警官之外，還有跟一位士兵比較熟，不過他叫什麼我也不太記得了，會跟他認識也是因為在醫務所時曾經幫他包過藥。大約 8、9 年前他帶著柯先生過來綠島玩，我才知道因為他跟柯先生年紀相仿，跟柯先生有固定聯絡往來。我也是到那時候才知道柯先生後來在香港定居，最近這幾年就沒有任何柯先生的消息了。柯先生以前在醫務所內有自己的宿舍，所以認識他的同事也很少，只知道雖然他是政治犯。

### 三、 工作與婚姻生活

我在民國 70 年步入婚姻，丈夫叫做何彰銘，他在老人之家 服務，也會討海捕魚。我會跟丈夫認識就是因為我哥哥跟他一起當兵，父親可能覺得他人不錯，就幫我介紹，以前很聽長輩的話，所以後來認識後就結婚了。結婚不久就懷孕了，所以之後就是幫忙管理家中事務以及簡單的農耕。我和我先生總共生了 3 個小孩，大女兒出生於民國 70 年，大兒子是民國 72 年出生，小女兒在民國 74 年出生，現在已經有 6 個孫子了。

結婚後沒多久，大約是民國 75 年、小女兒 1 歲多的時候，曾經跟家中大姊去做苦工，當時就去工地做板模還有搬水泥，跟工頭在綠島做了 1、2 年的粗工，一天的薪水好像是六百還是八百。上工時，我會送大女兒到教會的幼稚園讀書，兒子則是去托兒所，小女兒就請婆婆幫我照顧。後來因為大女兒要開始入學讀書，我想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陪伴他，所以就沒有繼續做苦工了。辭去這份辛苦的工作之後，民國 77 年我去了綠島國中的廚房工作，工作內容就是中午幫學生煮午餐，晚上幫老師煮晚餐，當時一個月的薪水大約九千多元，雖然比做工的時候還要少，但是多了很多陪伴女兒的時間。

在綠島國中廚房工作 4 年之後，大約是民國 80 年時，因為一位朋友的父親生病，所以我到朋友開的雜貨店中幫忙半年，那年綠島國小的林登榮老師的妻子從綠島國小轉到技訓所 上班，國小空出一個缺，所以就叫我再回去到廚房幫忙，我也就有煮了四年的飯菜。

在綠島國小廚房服務了四年，民國 83 年左右，因為政府政策改變，國小廚工必須要具有廚師證照，因此當時綠島國小的校長陳次男先生 就叫我們兩廚工必須要去屏東考取廚師證照。當時完全不知道怎麼準備廚師證照考試，只好自己買書準備考試。廚師證照除了紙筆測驗之外也有術科考試，原本認為術科考試方面因為自己煮菜的經驗豐富，所以不會有問題；考試的時候才發現測驗內容跟平常煮的大鍋菜有所差異，所以第一次去考就沒有通過，後來參加第二次才考取丙級廚師證照。

雖然考了兩次才考上廚師證照，但是考上沒多久之後就離開綠島國小廚房，轉到綠島老人之家服務，當時丈夫還在綠島老人之家工作，他就跟我說那邊剛好缺一個有證照的廚師，而且老人之家的職缺屬於正式缺，待遇比國小的約聘缺好，所以綠島國小的陳次男校長也跟我說想去就去，因此就離開綠島國小到老人之家做廚工。後來就在老人之家一直服務，服務到綠島老人數量減少之後，綠島老人之家準備裁撤，民國

100 年就被調到仁愛之家的花蓮本部。原本綠島仁愛之家的職員只有我一個人過去花蓮本部，因為我的年資跟其他同事相比比較少，所以還無法資遣，到了花蓮之後一樣是做廚工的工作，仁愛之家有提供宿舍。

在花蓮工作兩年之後，我就萌生了退休的念頭，除了自身工作的意願降低之外，民國 103 年年初，大約農曆年節前後，有次下班回家時在花蓮出車禍，在綠島的丈夫還有小孩就非常擔心我的身體狀況，家人就一直勸我回綠島。那時候我們仁愛之家的主任也剛好換人，原先的主管就被換掉，所以我就跟新上任的主任溝通，說我如果要在仁愛之家服務，最多也是到該年 7 月就打算離職。主任也同意，跟我說離職前再跟他報告就行。在我打算離職之前，綠島鄉公所剛好開出一個職缺，有一位服務已久的工友要退休，才又有機會回到綠島的衛生所服務，也還好自己當初沒有直接離職，否則也不會有如此順利的結果。

現在我在公家單位服務的時間也已經二十多年。除了最早在綠島國中廚房服務的證明弄丟無法補申請之外，公務人員的年資也累積了將近二十年，小孩都已經長大成人，現在到綠島衛生所主要就是做工友的工作，平時早上就到衛生所打掃環境，沒事的時候就到掛號台協助掛號，雖然現在對於掛號流程還是不太清楚，不過就是邊幫忙邊學習；有時候也會幫忙寄送衛生所的公文，處理簡單的雜事。

## 八、陳新傳先生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年10月12日（一）9點至11點

地點：陳宅（台東縣綠島口中寮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記錄者：蔡其峯



（圖一 陳新傳先生口述現場側拍）

### 一、 家世與求學

我叫陳新傳，昭和2年（民國16年）出生於綠島的中寮村，父親叫做陳傳生，母親叫做李明花，我的父母也都是綠島中寮人。小時候，我聽父親說過他本來的名字應該叫做陳傳「盛」，但是當時紀錄戶口的日本人聽錯了，所以才變成陳傳「生」。我們家族最早是從福建搬到小琉球，在小琉球住了兩代之後又搬到綠島，家族在綠島的生活到我這一代已經是第六代了，<sup>80</sup>雖然家中並沒有留任何族譜，但是我曾經試圖去了解家族過往在綠島的歷史。

<sup>80</sup> 綠島鄉誌中族譜篇的中寮村有確切記載父母相關生卒年，父陳傳生(1905-1946)，母李明花(1910-1946)，而從鄉誌中的族譜中父母為綠島第五代，因此受訪者確實是家族於綠島的第六代。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下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263。

幼時家中經濟來源主要是種田以及出海捕魚，當時父親是日治時期的機關長，所以開機動船出海捕魚。那個年代全綠島只有四艘機動船，其中一艘就是父親所駕駛，當時機動船的性能並沒有現代船隻發達，因此捕魚還是要依靠自身技術。家中務農的農作物主要有番薯和花生，曾經有短暫時間種植過稻米，但是因為家中的田地屬於旱田，稻米收成不佳便不再種植。

昭和 8 年，我進入火燒島公學校讀書。<sup>81</sup>當時學校老師以日人居多，遇到的第一位校長是日本籍的大西校長。印象中大西校長原本是花蓮女中的老師。第二位校長是遠藤校長，<sup>82</sup>遠藤校長後來因為肺病的關係在綠島過世。老師的話也是有許多日本籍老師，但是現在大多已忘記全名，只記得國小老師的姓氏，像是本田老師、山田老師、杉谷老師等；不過也是有台灣籍的老師，名字叫做鄭東蓮，他是桃園的楊梅人，鄭老師九十多歲時還到綠島找過我。

國小的時候，我認為每位老師都是萬能的，什麼科目都能教，以前我最喜歡的科目是國文，在日本統治時代的國文就是日文，現在的國語在當時是漢文課，但是 1937 年實施皇民化運動之後就取消漢文課。當時因為皇民化運動的關係，許多人都要改為日本姓名，但是因為爺爺相當反對這樣的事情，所以我當時沒有改名。對於國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年都會有運動會；另外則是日本時代的修身課，當時修身課就是教導我們倫理道德、日語，每個禮拜也都要在教室閱讀天皇御書。

昭和 14 年，國小畢業之後，因為我就讀國小時沒有滿足歲，還無法考國中。隔一年，我考上了台東寶國民學校<sup>83</sup>就讀高等科。當時就讀高等科的綠島人並不多，因為我們學校原先是給原住民就讀，有些綠島人因為和原住民相處沒那麼融洽，加上疾病或者是家中生活影響，所以念一兩個學期就離開了。我就讀時高等科只有一個班，一班有三十多位學生，後來我畢業之後才分為兩班；高等科的修業年限當時分為兩種，台灣人兩年就畢業，日本人則是要讀三年才能畢業，所以我們高等科也有分日本人就讀跟台灣人就讀，我們班上就全部都是台灣人。

國中時印象最深刻的教師是橫山寬人校長。在綠島讀書的時候雖然有日本人，相處還算和諧，不會像在台東讀書時起激烈的衝突，當時日本高等科常常和我們高等科的學生吵架，有一次打完架就被日本高等科的老師處罰，老師畫了一個圈圈之後規定我們十分鐘之後才能離開，後來就有人將這件事情告訴橫山校長，校長就罵日本高等

<sup>81</sup> 今綠島國民小學。原名「火燒島公學校」，創立於大正十年(1921年)5月1日，昭和十六年(1941年)改稱「火燒島國民學校」。光復初期校名不變，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更名「中寮國民學校」，民國四十二年(1953年)改稱「綠島國民學校」，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再改名「綠島國民小學」並沿用至今。參閱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264。

<sup>82</sup> 1938年時遠藤潔為火燒島公學校之校長。

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257。

<sup>83</sup> 現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國民實驗小學。1897年日人於台東設置「臺東國語傳習所」；1905年改制為「台東公學校」；1941年改名為「台東寶國民學校」；1945年光復改稱「台東縣文化國民學校」；1947年因配合臺東師範學校師資培育任務，改隸為「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學校附屬小學」；1968年改名為「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小學」；1983年更名為「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專科學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1987年改為「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民小學」；1991年改隸國立；2003年改為現名之「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根據受訪者口述內容，就讀時名稱應是「台東公學校」，隔年畢業前才改名為「台東寶國民學校」。參照自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國民實驗小學網站，使用日期：2015年12月29日，網址：<http://ppt.cc/XgJqK>。

科的教師，跟他說自己的學生自己管教，不能不問對錯就隨意處罰，因此當時橫山校長受到很多人尊重；可能也是因為橫山校長沒有當過兵，軍國主義思想比較少，對我們這些台灣人就沒有差別待遇。後來日本戰敗之後橫山校長回日本，先接任中學校長，後來在日本九州擔任市長長達二十多年，在台東縣長蔣聖愛<sup>84</sup>的任期內有與台東締結為姊妹市，<sup>85</sup>橫山先生八十多歲時還到台灣訪問，而且被橫山校長教導過的學生也會舉辦同學會相聚。



(圖二) 橫山寬人先生到台訪問之紀念照片

## 二、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記憶

在日本統治時期，我們學生會到日本神社參拜，當時的神社在分駐所、電信局後面的山上，還是學生時只要遇到大型節日，老師就會帶我們去神社參拜，過年時期也都會去神社祈求平安。戰爭時期日本人常常灌輸我們軍國主義思想，並且希望我們成為日本人，但我並一直無法認同自己是日本人。

就讀中學的時候，因為橫山校長的關係，並不會感受有與日本人之間的差別待遇，感受最深的是剛入學時有一位老師，常常罵原住民是「蠻人」，當時稱原住民是高山族，不能稱蠻人，後來有學生反應之後那位老師就被調職。我們雖然還只是中學生，就有些許的族群意識，會注意日本人是否有歧視我們的用語；不過除了日本人之外，像我們這些從火燒島到台灣本島就讀的學生，也會被罵是「土包子」，所以小時候除了和日本人起爭議過，也和台灣本島的小孩有過不愉快的相處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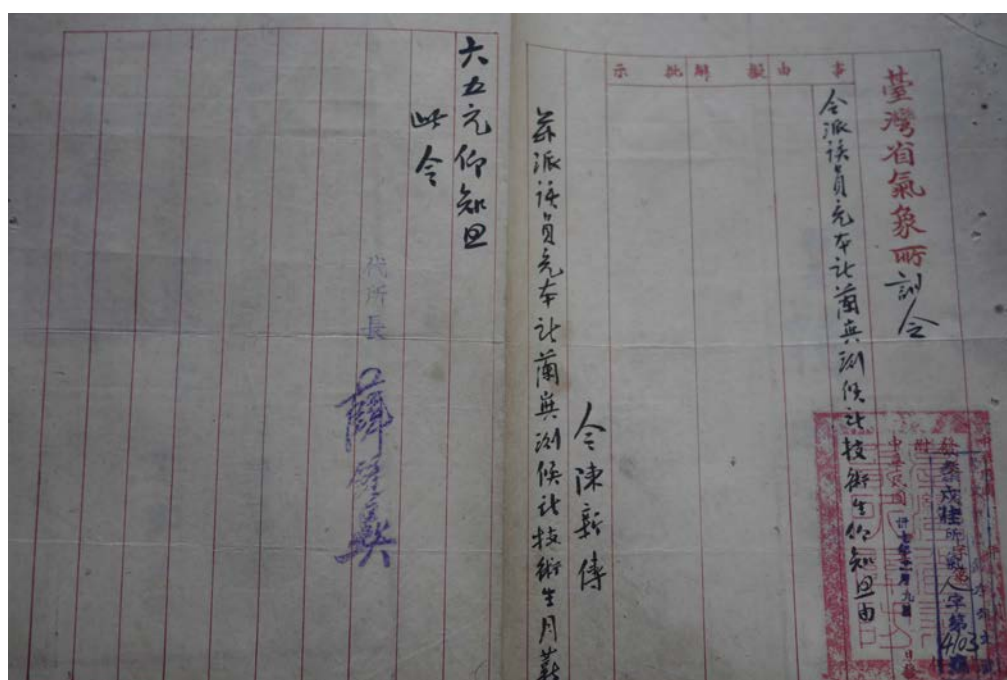
<sup>84</sup> 蔣聖愛，曾任台東縣縣長，任期為民國 66 年至民國 74 年，共兩任。參照台東縣政府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網址：<http://ppt.cc/TqXUx>。

<sup>85</sup> 根據台東縣政府網站資料，目前台東縣官方締結姊妹市關係的城市中，並沒有隸屬於日本之城市。參照台東縣政府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網址：<http://ppt.cc/I0ORU>。

在台東寶國民學校讀書時剛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間，因為受到戰爭的影響，我們這些學生必須要受到動員，幫忙軍隊蓋要塞、收割稻子等事情，所以後來在學校讀書的機會減少許多。就讀中學時我因為身材矮小的關係，對於柔道劍道等運動類科目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主要有興趣的科目依然是日文；當時國中有英文課，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就只有教英文字母以及一些常用的外來語，大多都是點到為止。

### 三、工作與婚姻

1942 年從台東寶國民學校畢業，那年我 15 歲，畢業之後覺得只要有工作能做就好，因此一畢業就先回到綠島的電信公司工作，一年過後到了紅頭嶼測候所工作，<sup>86</sup>當時去測候所工作不用考試，直接從電信局就調任過去。當時並沒有學習任何有關於氣象觀測的技術，是進去服務之前參加講習所和養成所，養成所是一年教育，主要以日本人為主，而講習所就是四個月的學習，所以升官時也會受到學習時間的不同有所差異，日本人升官的速度就會快很多。



(圖三) 陳新傳先生的調職令

在蘭嶼工作兩年，戰爭空襲時在蘭嶼並沒有地方可以躲空襲，而且因為戰爭需要氣候數據，所以就在建築物內邊躲空襲邊傳送資料給軍隊。戰爭時期，在蘭嶼工作時會有飛機空投物資，否則我對於當地原住民的食物實在是很難適應。當時我們要去原住民的商店購買物品也要先報告分駐所，十分麻煩，因此非常仰賴當時的空投物資。1945 年、日本投降那年，年初我還在蘭嶼工作，後來放了大約半年的有薪假，於是先

<sup>86</sup> 現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蘭嶼氣象站。1940 年成立於紅頭嶼(現蘭嶼)，全名為「台灣總督府氣象台紅頭嶼測候所」，1942 年開始正常運作；1947 年改稱「台灣省氣象局蘭嶼測候所」；1948 年改制為「台灣省氣象所蘭嶼測候所」；1965 年改制為「台灣省氣象局蘭嶼測候所」；1971 年改制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蘭嶼測候所」；1976 年改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蘭嶼氣象測站」；1989 年改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蘭嶼氣象站」沿用至今。參照蘭嶼氣象站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網址：<http://ppt.cc/Z113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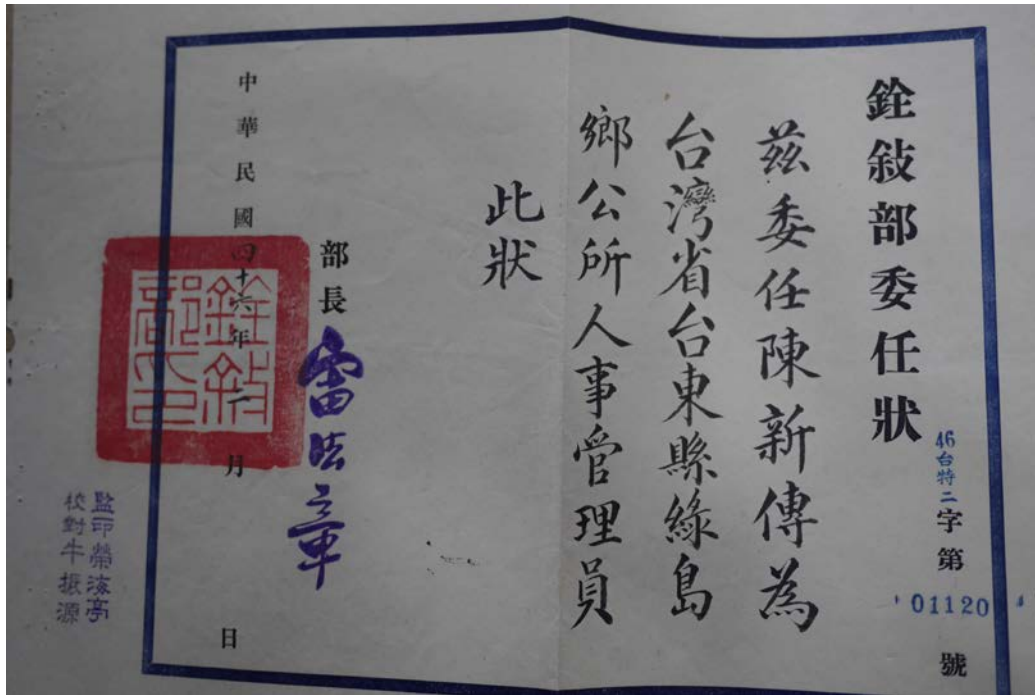
回綠島家中休息。因此我得知日本人投降是後來在綠島的時候。二次世界大戰時，我爺爺還不知道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所以在他的認知中是清國政府跟日本打戰爭，因此他會在家中燒香拜拜祈求清國政府勝利。當時年紀輕，對這些事情並沒有太多的感觸，只記得爺爺常常期待回歸祖國，還認為回歸祖國之後就不會有納稅的問題。雖然日本統治時期十分嚴格，許多人不是很喜歡那樣的時代，但是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卻開始懷念起日本統治時期。

台灣光復初期，通貨膨脹很嚴重，當時的薪水甚至比不過漁民出海兩天，所以有許多辭掉測候所的工作，我則是因為 1946 年時父母過世，所以暫時離開測候所待在綠島服喪。留在綠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我跟奶奶就在台東市區，雖然台東並沒有受到事件的直接影響，但路上也會有人不由分說的直接要打人，奶奶就跟我說家裡的經濟還能過生活，要我先回綠島避風頭。當時在綠島就以種田、捕魚維生，但是生活實在很辛苦，搭船抓魚的時候我會暈船，後來也結婚，就無法適應那樣辛苦的生活，所以決定在 1949 年離開綠島，當時要回蘭嶼復職只需要打電報過去即可。

復職之後，調往花蓮第一測候所，在花蓮舊火車站附近、花崗山那邊，在花蓮主要負責氣象測量工程，我是觀測員所以一個小時就要做一次紀錄。第一次遇到國民政府的官員也是在花蓮，對他們的印象不是很好，會認為那些士兵有種勝利者驕傲的姿態，好像覺得我們以前被日本統治就是欺負過他們的人；除了認為他們驕傲之外，當時中央政府派來接收花蓮測候所的官員普遍技術不足，還是要依靠留在台灣三、四年的日本技術員。

去花蓮不到一年，綠島鄉長就跟我說鄉公所有民政科的職缺，看我要不要回綠島，我當時回復他說只要給我一個低階的職缺就行，便回到綠島鄉公所服務。當時鄉公所成立國民兵隊部，<sup>87</sup>因此我最初是擔任隊附並且管理士兵，做隊附時我記得沒有職等問題，可能是委任或者薦任，民國 40 年因為國民兵部隊改為兵役科，所以我改調為總務科長；民國 42 年開始當人事管理員，當時鄉公所內的處長、主任、管理員都是地方主管，是上級機關委任，因此鄉長不能隨意更改我們的職務，當時就認為這樣的制度給自己很大的保障。

<sup>87</sup> 戰後初期依照中央法規成立國民兵隊部，辦理民眾組訓、在鄉軍人管理等工作；國民兵隊部部長一人，由鄉長兼任，隊附一人，專任，還有軍事學識人員充任。  
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48。



(圖四) 陳新傳先生的人事管理員任職令

民國 42 年，我擔任人事管理員之後就一直在這個單位服務，服務到民國 81 年退休。過程中曾經有想過要調往台東當縣府科長專員，雖然我在台東有房子，但我認為如果選擇過去實在太不划算，畢竟薪水沒有離島加級，我待在綠島屬於一級主管，到了縣政府會降為二級主管，在綠島雖然會被地方代表質詢，但是到縣政府還必須要進入議會開會，比較不符合我的個性，所以就一直待在綠島鄉公所服務。

民國 37 年時我與妻子陳林切枝結婚，結婚前與妻子認識時我並不是住在綠島，在氣象局服務時透過朋友介紹才認識妻子，結婚之後才又搬回綠島居住。我跟妻子生了六個小孩，五個兒子一個女兒，六個小孩的工作都是公務員，有的已經退休，像我們家大兒子他曾在台東商校<sup>88</sup>教書，現在也退休了；妻子在民國 83 年時過世，因此現在綠島剩我一個人居住，小孩跟孫子都在台東定居。

#### 四、與政治犯接觸經歷

##### (1) 初到綠島的新生

<sup>88</sup> 今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958 年春，首奉台灣省政府核准設立「台東縣立商業職業補習學校」，同年十一月招收中級部新生二班；1959 年高級部招生。1960 年改制為「台東縣立商業職業學校暨附設商業職業補習學校」及實用技藝訓練中心，並呈准附設體育班。1974 年附設空中高級商業職業補習學校。1975 年實用技藝中心結束，原附設補習學校之中級部結束招生，另招考高級部。1978 年附設空中補習學校結束教學課程。1979 年附設之補習學校，更名為高級商業職業進修補習學校。1982 年奉准設立國立台北商專空中商專台東區教學輔導處。2000 年改名為「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而附設之高級商業職業進修補習學校，亦改名為「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參見：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站，<http://ppt.cc/Q0813>，使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3 日。

第一批政治犯到綠島是民國 40 年 5 月 17 日，當時我在鄉公所兵役課服務，因此在新生還沒到綠島之前，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就通知綠島鄉公所必須做好準備，我負責聯絡船隻接應、準備運送行李的牛車。因為我擔任國民兵部隊的隊附，所以我的職責就必須商請綠島地方的百姓，幫忙出借舢舨船，並且動員島上所有牛車，事後再給他們酬勞。第一批新生到綠島時我印象中大約有四五百個人，旁邊只有士兵看管，他們也沒有手銬腳鐐的限制，就直接下船，揹著自己的行李從中寮上岸，步行到公館的新生訓導處。

新生到綠島之前，政府就有跟島民宣傳，會直接說明這批過來的都是思想犯、政治犯。我對新生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們的皮膚都很白，看起來營養不良的樣子，但是他們看起來又很斯文，起初很好奇他們為何會成為犯人，後來才清楚他們的犯罪內容具體為何。即使政府在新生到綠島之前，會跟島民宣傳犯人性質，並且叫我們盡量不要與犯人有任何接觸，但這些犯人平時會被士兵帶出新生訓導處到民間採買，不太可能完全不接觸，有些較老的士兵會禁止百姓與新生之間的接觸，但年輕講理的士兵就不會這樣，因此後來接觸到這些犯人的綠島人就比較清楚新生的為人。

## (2) 新生訓導處內的印象

現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內的新生訓導處建築物跟最早以前相比已經改變許多，只有當時那些餐廳保留的比較完整，以及當時新生利用當地咕咾石所搭建的圍牆還保有當年風采。內部的建築物改變中比較有印象的是醫務所，醫務所起初是在流麻溝旁，以咕咾石作為建材建造，現在的醫務所是後來才建造完成；福利社在新生訓導處大門進去後左手邊；剃頭店原本在營區外水溝另一邊，後來才改到訓導處大門進去左手邊，負責剃頭的士兵我記得他姓嚴，當時大家都叫他「剃頭仔」。<sup>89</sup>上面這些地點都是一般民眾可以進去新生訓導處內的建築物，平時我也會到福利社購買物品，曾經買過罐頭、衛生紙、雜貨類的商品，也會去小吃店享受麵食，當時福利社的物價比較低，所以都會去福利社消費。

以前進入到新生訓導處內幾乎沒有限制，可以在裏頭到處參觀、走動，不過旁邊會有一個士兵陪著我四處走。新生在訓導處內舉辦運動會時也會請我們這些綠島民眾進去表演，因為我覺得這樣很有趣，所以去表演過。有時中山堂要播放電影時，新生也會寄送請帖給我，他們非常有禮貌，進去看電影之後也會不斷送上茶水、糖果，因此相處融洽。

在公家機關服務時，新生訓導處內的隊長就常常因為我的公務員身分，告誡我不可與這些犯人接觸，但是醫務所內的犯人會因為小孩醫療需求有所接觸，比較有印象的是外科的林醫生<sup>90</sup>以及眼科的胡醫生<sup>91</sup>這兩位醫生；其中胡醫生曾經私底下和我聊過

<sup>89</sup> 嚴繼明，約生於 1925 年，卒年不詳。原為福建省人，有學習理髮，後因戰爭關係成為軍人，到綠島當兵後因結婚定居綠島，起初負責新生訓導處內理髮業務，退伍後開設雜貨店。參照自王玉霞口述資料。

<sup>90</sup> 林恩魁，1922 年 2 月 1 日出生，高雄縣茄定鄉（今轄屬高雄市茄定區）。1941 年，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返回臺灣，1948 年，自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1950 年 10 月 30 日，在旗山醫院擔任醫生時被捕，因涉及「台灣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判刑 7 年，1957 年 12 月，自綠島出獄。參照自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使用日期：2016 年 1 月 1 日，網址：

<http://www.nhrm.gov.tw/imageinfo?uid=127&pid=56>。

他的事情，他認為如果當初不要去爭取到美國留學，可能也不會遭遇這樣的事情。認識這些政治犯之後會認為他們人都很好，說話內容充滿豐富的思想，當時我知道他們原本是醫生後，也覺得醫生沒必要搞政治，所以會主動問他們為什麼會到綠島，對他們的認識還有印象都還不錯。

### （3）與訓導處內長官往來

因為我在公家單位服務，所以接觸到犯人的機會就比其他島民少，跟這些犯人的認識也是後來綠島人權園區設立之後才開始。當時我是公務員，所以接觸比較多的而不是犯人，主要是管理新生訓導處的處長。我跟姚盛齋處長以及唐處長比較要好，對於姚處長特別有印象，姚處長雖然是將領，但是他卻十分親民，完全沒有任何架子，有時他自己開車也會讓島民搭便車；除此之外每當姚處長到外地出差，他會請地方人士幫忙，回到綠島之後也會宴請這些人，與綠島人民往來十分親近，因此當姚處長要離開綠島時，許多民眾是依依不捨地替姚處長送行。因為自己職業關係，我常常與姚、唐兩處長喝酒聊天，有時會跟他們聊到有關於升官的一些私密問題，他們雖然是處長，卻與我們這些民眾十分貼近。

民國 59 年開始建造的八卦樓我就沒有那麼熟悉，當時的典獄長是一位張姓上校，他是憲兵隊的隊長，從那時候就明令禁止我們這些百姓進入八卦樓所以對八卦樓完全沒有印象。新生訓導處因為我在鄉公所人事處服務時，與姚處長、唐處長認識，也會一起打網球；有時他們就會打電話過來問我有沒有空，有空就開吉普車過來載我進去訓導處內一同吃飯，有時候過年過節處姚、唐兩處長也會找比較熟識的綠島人進入訓導處內吃飯；後來新生營那邊以及綠洲山莊的風氣就不一樣<sup>92</sup>，跟主管級長官不熟，平常遇到也不會互相打招呼，甚至是到台北人事行政局與陳桂華<sup>93</sup>先生開會，綠島人事局局長要我們跟後來的處長報備開會內容我都不太願意。

我覺得新生訓導處最好相處的長官是姚處長以及唐處長，唐處長的女兒也在綠島讀書，大家跟他女兒接觸比較多，唐處長的作風也比較開明，百姓跟他很熟；另外一位少校副處長胡牧球先生人也很好，他話比較少，但是非常好相處；姚盛齋處長是我認識的處長中最嚴格的，他是透過警總指派到綠島，他到綠島之後常常跟我們這些民眾宣傳，要我們千萬不要相信新生說過的任何話，老是說新生是壞人，因此我跟他的個人觀念不同，就沒有更進一步的往來。

<sup>91</sup> 胡鑫麟（1919-1998），台南市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戰後改制為台大醫學院）畢業後，擔任台大醫學院眼科主任醫生時，於 1950 年 5 月 13 日與蘇有朋、許強等同時被逮捕，涉「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案」，被判刑 10 年。被關在綠島時與醫生難友在醫務室服務其他難友、官兵及綠島居民。參閱毛扶正等作，《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二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 年），頁 52。

<sup>92</sup> 應為綠島指揮部以及管訓犯人進入綠島之後，約莫為 1965 年左右。

<sup>93</sup> 陳桂華（1918-2002），廣東東莞虎門南面人。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歷任分隊長、連長等職，1943 年 8 月開始擔任何應欽將軍侍從參謀，前後有 6 年的時間；1944 年起任第五戰區第二十一集團軍參謀、陸軍總司令部參謀，參謀總長侍從室參謀、1948 年任中國駐聯合國參謀會議代表團團員，歷任多種軍職；來台後曾任蔣公參謀；1967 年調任國防部人事局長、人事參謀次長室中將次長；1972 年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12 年；1984 年改派考試院銓敘部長至 1994 年；1995 年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參照自台北市東莞同鄉會網站，黃治雄摘輯，使用日期：2016 年 1 月 2 日，網址：<http://ppt.cc/jiuJo>。

#### (4) 走入鄉間的新生

平常時如果不是在新生訓導處內，也能夠與這些新生有所接觸，新生訓導處內時常會需要綠島當地的物資，所以士兵都會帶著少部分的新生到一般街道採買，就我所知的是他們常常和綠島民眾購買漁獲；一開始他們也會跟島民購買蔬菜類的食物，後來他們自己有栽種蔬菜，可能是書讀比較多的關係，在綠島居然將哈密瓜、美濃瓜栽種成功，後來種植蔬果的產量不錯，反而還會將他們種植的蔬菜拿出來販賣給一般民眾。

因為新生後來到山上有從事農耕活動，所以到山上務農的綠島鄉民就跟新生接觸良多，當時我所聽聞到的感覺是我們綠島人並不覺得這些新生是所謂的犯人，他們只是跟政府意見不合，所以才會到綠島服刑。

印象很深刻的是新生每一年過年節時都會到綠島街道上舉辦熱鬧活動，大多是舞龍舞獅、演戲、放電影，新生在外出舉辦活動之前新生訓導處就會事先通知鄉公所，告知我們年節時期新生的活動程序以及地點，像是大年初一初二在哪邊表演，演戲就在中寮，放電影就在南寮這些資訊等等。後來管訓的犯人就沒有這些活動，雖然對百姓沒有嚴重的損害，不過島民對管訓犯人的喜好程度不高。

除了年節之外，新生平日也會幫綠島鄉民的學童進行課業補習，我家大兒子就曾經接受過新生補習，當時補習的地點在公館國小或者是中寮本地，寒暑假都有，當時綠島還沒有國中，因此國小畢業的學童都要到台東考試，因此我大兒子到台東念書之後就沒有再接受新生補習；大我大兒子一歲的林登榮老師就比較勤奮，他上了初中之後暑假還會回到綠島接受新生補習。

公館那的房子有許多是新生所協助建造，我家現在的廚房就是當年新生幫忙搭建而成，用到現在依然堅固。道路的部分大多就是新生所建造，1960年，蘇仙傳鄉長<sup>94</sup>剛上任沒多久，蘇鄉長就暫時離開綠島到革命實踐研究院<sup>95</sup>受訓一個月，鄉長離開綠島時原本找民政科科長代理鄉長，但是他拒絕代理，所以這一個月的時間就由我代理鄉長。當時台東縣政府舉辦道路比賽，我就帶領新生從中寮鋪路到現在的南寮漁港，當時造路的作法是先鋪上石頭，在改上一層砂子，最後再鋪土；後來道路比賽我們綠島鄉有得到名次，獎金有8000元，送給協助造路的新生們他們都非常開心。

<sup>94</sup> 蘇仙傳，曾任第四屆、第五屆民選之綠島鄉鄉長，任期為1960年至1968年共八年。

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260。

<sup>95</sup> 現中國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1949年由蔣中正於陽明山上建立「陽明山莊」；1953年重新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是國民黨訓練人才的最高機關；2000年改制為「國家發展研究院」。參照自國家發展研究院網站，使用日期：2016年1月2日，網址：

[http://demoparixblog.blogspot.tw/2015/06/blog-post\\_7.html](http://demoparixblog.blogspot.tw/2015/06/blog-post_7.html)。



(圖五 陳新傳先生家的廚房)

當年那些新生還在綠島服刑時，我本身的接觸並不多，除了過年過節、訓導處內舉辦活動、公務上的接觸以及醫務所的所見所聞之外，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接觸，後來會認識也是因為我從鄉公所退休之後協助辦理台東的社會教育館<sup>96</sup>，當時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還沒有成立，在教育館承接這些政治犯相關事務才逐漸認識。

#### (5) 新生訓導處內的奇聞軼事

我們一般綠島民眾對於新生訓導處內的禁忌事情比較不了解，不過我們很清楚第十三大隊的事情，新生總共有十二分隊，第十三大隊就是在訓導處內往生者的總稱，當時其他綠島人都會互相提醒並且刻意避開那個地方，不過我常常經過，倒不覺得可怕，後來為了撫慰害怕者的心靈，唐處長在任時就蓋了一間廟，讓相信的人感到心安許多。

關於南寮那名女子與軍官、政治犯之間的愛情故事<sup>97</sup>我也曾經聽聞過，不過我認為那個故事可能過度美化，因為他們家人事發之後也幾乎不會提到那件事情，事發之

<sup>96</sup> 今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1936年創立，稱「臺東廳鄉土館」；1946年2月更名為「臺東縣立鄉土館」、7月升格為「臺灣省立臺東鄉土館」、9月易名為「臺灣省立臺東民眾教育館」；1948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東圖書館」；1955年改為「臺灣省立臺東社會教育館」；1999年改隸教育部，更名為「國立臺東社會教育館」；2008年改隸行政院文建會，並改名為「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2年改隸文化部。參照自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網站，使用日期：2016年1月1日，網址：<http://www.ttcsec.gov.tw/Archive?uid=567>。

<sup>97</sup> 女主角蘇素霞是綠島鄉南寮村人，人稱「綠島百合」，是島上官兵競相追求的對象，新生訓導處有位劉姓政戰官便十分喜歡她，並且追求。一九六三年新生訓導處為慶祝「總統蔣公華誕」，劉姓長官邀請小百合出演戲劇，但她愛上劇中男主角的新生曾國英，後來相戀。但劉軍官看到自己喜愛的女子竟然愛上自己看管的犯人，便向蘇家施壓、逼婚，後結婚搬至台東，蘇素霞選擇自殺。參考資料：陳銘城（2003年8月20、21日），被遺忘的綠島晚霞，《台灣日報》，副刊。

前我看那位女性也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奇怪感；而且我認為政治犯、軍官以及當地民眾會產生戀愛關係也是十分正常，畢竟新生常常到山上從事農作，常常接觸到綠島女性，接觸多了自然就談戀愛，我印象中也有不少綠島女性嫁給政治犯，他們也都是去山上種田認識，最後交往、結婚。

## 九、王茂雄先生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 年 10 月 11 日（日）14 點至 16 點

地點：王宅（台東縣綠島口公館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蔡其鋒



（圖一 王茂雄先生口述現場側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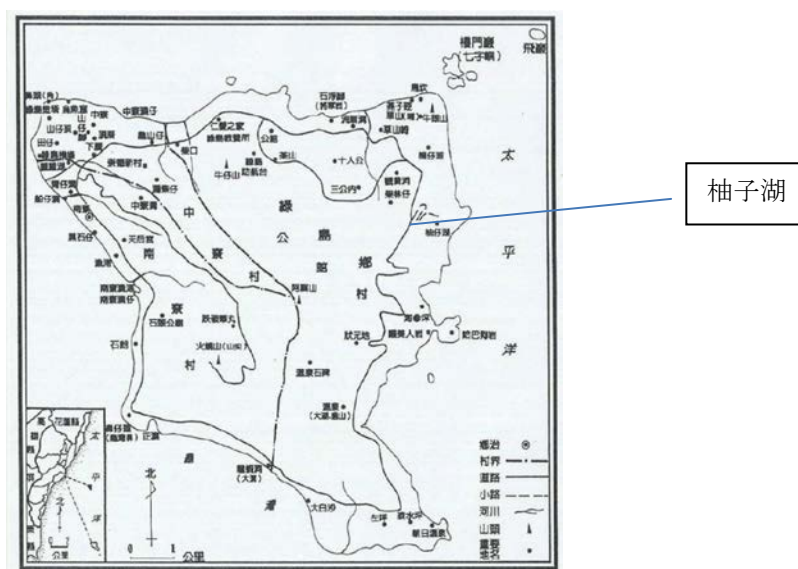
### 一、家世與求學

我是王茂雄，出生於民國 30 年，父親叫做王文能，母親叫做王蔡青桃，我們家都是綠島人，剛出生的時候家族是居住在綠島鄉公館村的柚子湖（參照圖一）附近。家中兄弟姊妹共 11 位，我排行第三，因為家裡有 11 個孩子，所以父母親撫養非常辛苦，小時候父母親主要的工作是務農以及出海捕魚。

我們家以前的土地就在柚子湖那邊，當時有種植番薯、花生、稻米，以前公館人種植條件比較優良，所以自己家還能種植稻米並且少量食用，但是種植稻米十分辛苦，所以南寮、中寮的女性也不敢嫁到公館來。以前長輩捕魚都是利用網子抓炸彈魚，民國五十多年後主要抓鰹魚，當時抓魚都是早上時利用舢舨船，跟公館人合股一同用

網子圍抓，那時候魚都是整群進入網子，抓完之後就賣給猴子山<sup>98</sup>的魚販收購。幼時家裡也有養豬，小時候要幫忙長輩剝花生，割花生藤、蕃薯藤給豬吃，家裡主要經濟來源就是賣豬、賣花生，跟抓魚。

年紀很小的時候，我只記得在日本統治時期需要到燕子洞、柚子湖口空襲，當時年紀還小也不太懂事，所以光復時期對我來口並沒有特殊的感覺。以前公館沒有小學時我就沒有上學，當時如果要讀國小只能赤口走路到中寮的綠島國小，路程遙遠，路也很崎嶇，走過去時還是上坡，小孩子從柚子湖走到中寮都已經中午了，完全無法讀書，再加上以前的路並沒有現在那麼平坦，非常不容易走動。所以，我直到民國 41 年、已經 11 口了才就讀國小一年級，公館國小<sup>99</sup>的建立就是因為我妻子父親蔡進順<sup>100</sup>當口民代表時才爭取而來，當時我就讀公館國小時只是中寮所開設的一個分班。



(圖二) 綠島口行政區域圖<sup>101</sup>

公館設置國小分班之後，不只我一個超齡的學生就讀，當時也是有不少跟我一樣十多歲的學生。民國 41 年，我進入公館國小分班當第一屆的學生，我們都是同一屆從一年級開始讀書的超齡學生。\_就讀國小的時候，只有設置一個班級，一班有二十多位學生，大概是因為年紀比班上其他人還要年長，所以成績特別好，每次考試大概都有 80 分以上。國小時我幾乎都是考班上第一名，但有一次綠指部指揮官的女兒唐燕妮<sup>102</sup>拿到了第一名，我就很不甘願然後哭了，這是我國小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sup>98</sup> 現台東市富岡社區，原名「加路蘭」或「猴子山」，位在卑南溪出海口以北，距台東市區約 6 公里左右，正處在台東市與卑南鄉交界附近。參照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風情網站，使用日期：2016 年 1 月 3 日，網址：<http://rural.swcb.gov.tw/Rural/Detail/557>。

<sup>99</sup> 今綠島公館國民小學。1952 年公館村民請託中寮國民學校（今綠島國小）設立公館分班；1954 年改制成立中寮國民學校公館分校；1957 年獨立為台東縣綠島鄉公館國民學校；1968 年改制為台東縣綠島鄉公館國民小學。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71。

<sup>100</sup> 蔡進順，曾任第二屆火燒島鄉民代表、第三屆綠島鄉民代表，任期時間不明。參閱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67-268。

<sup>101</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三：臺東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293。

<sup>102</sup> 新生訓導處第三任處長唐湯銘之女唐燕妮。

民國 47 年時我小學畢業，因為我就讀國小時成績特別好，當時的鄉長陳天飛<sup>103</sup>先生就趁我父親捕魚時，跟我父親說：你的孩子的成績那麼好，不繼續讀下去很可惜，後來長輩談妥我才有機會繼續去讀中學。國小同班級的人選擇升學者並不多，我畢業後去參加台東中學初中部<sup>104</sup>考試，考上之後就住在學校的宿舍，當時綠島交通並不便利，從綠島搭船到台東就需要耗費 3 個多小時，所以就讀初中時只有寒暑假才會回到綠島。

民國 50 年，初中三年畢業之後就沒有繼續念書，原本有去參加師範學校考試，考完之後就直接回到綠島，當時沒有去看放榜，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放榜，就一直等待考試結果。也是因為自己過於驕傲，因為我在台東讀初中時成績相當好，為了減少家庭負擔就常常拿取獎學金，原先我認為考師範學校的題目我都懂也都會寫，應該能夠順利考上才對。後來是一位初中同屆有考上師範的同學回到綠島問我說：「王茂雄，你有考上師範怎麼沒有去報到呢？」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可能是我住在柚子湖太過偏遠，郵差沒有將考取通知單寄送到我家，因為我沒有去報到，榜單候補人員就直接補上我的缺。因此，當我知道時已經無法去讀師範學校了，知道這消息時我非常難過，便回來家中幫忙家中的工作。

## 二、工作與婚姻生活

回到家幫忙捕魚、種田大約過了一年後，差不多是過年後不久，我就因為年滿 20 歲必須要去服兵役，我當的是陸軍，前面 4 個月的新兵訓練結束後先分發到成功嶺，之後由成功嶺調到台南第九中心，我在中心當教育班長負責教新兵，做了三、四個梯次又調回成功嶺當班長直到退伍。

退伍後我就回到綠島，當時有媒人幫我介紹，因此認識了我的妻子，我們是在民國 53 年結婚。我妻子叫做王蔡來桃，出生於民國 35 年，她曾經擔任過 10、11、12 屆的綠島鄉鄉民代表。結婚後我們生了四個小孩，三男一女的出生年分別是民國 55、58、60、64 年。大兒子現在在台東的關山消防局服務，做了二十多年也差不多要退休；二兒子在高雄從事水電行業；三兒子是警專第八期的學生，現在在桃園當警察；小女兒現在居住在新竹，因為離婚的關係，所以小女兒的孩子現在是由我和妻子幫忙撫養。

民國 59 年正在建造中寮綠島司法監獄時，當時監獄是由台東的犯人到綠島來建造，當時綠島監獄啟用前有招考臨時管理人員，因此我就考取臨時人員資格，進去監獄

<sup>103</sup> 根據綠島鄉誌記載，陳天飛先生先後曾任：第三、四屆公館村村長（任期：民國 39-43 年）；第七屆綠島鄉民代表會副主席（任期：民國 50-53 年）；第六、七屆綠島鄉長（任期民國 57-66 年）

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63、273、275。

<sup>104</sup> 現國立台東高級中學。1941 年創立台東廳立中學校；1945 年光復後改為省立台東中學；1968 年中學部停止招生，專辦高中；1970 年改為台灣省立台東高級中學；2000 年改名為國立台東高級中學至今。

參照自國立台東高級中學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 月 3 日，網址：<http://203.72.66.251/1/1-1.html>。

之後還要再考取雇用人員資格，最後參加委任基層特考才能成為一個正式的公務人員。當時在監獄主要負責管理犯人，在監獄管理犯人經過 13 年後才打算離開綠島監獄。

離開綠島監獄前，我跟主席陳天進<sup>105</sup>先生說明想要調出監獄的想法，那時剛好代表會有一位組員要調往台東，因此空出一個職缺。因此，當時我就先到代表會內擔任組員；做了數年組員之後，李世民先生<sup>106</sup>當選代表會主席時，剛好有一位秘書要退休，就由我先代理一年秘書，後來主席跟我說，如果我有能力，那就讓我繼續做秘書。不過，我正式轉為秘書之前必須先送公文至台東縣政府民政局，當時的科長教導我要如何辦理，符合標準過後就正式當秘書，直到民國 93 年退休。退休之後領月退俸，對生活比較有保障，不過年紀大了身體還是需要活動，所以有持續從事農業活動。

退休之後，我曾經到過中寮一間廟宇服務過，那一年是透過「擲杯」的方式當選廟宇的「爐主」。剛上任的時候，整間廟宇處於一個荒蕪的狀態，沒有土地權狀、建築物，更沒有實質名目。因此，我有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來管理，並且寄送許多資料給與縣政府，後來登記成立寺廟，讓大家能夠名正言順的捐獻並且祭拜土地公廟，這樣也讓那間廟的運作正當化，比較不會那麼紛亂。

### 三、與政治犯往來

#### (1) 最初的印象

以前的老家是住在柚子湖，因此與政治犯接觸有限，會跟政治犯有所接觸是因為他們有所謂的伙食團會到民間採買，一般來說他們是跟民眾購買豬肉、蔬菜等食物。除此之外，新生也會在山上租土地種菜，這些活動都會有士兵帶領。他們當時住在流麻溝，我老婆以前就住在附近，聽我老婆說那時還有一般民間的土地，要上茶山務農時就會經過中正堂，以前公路還沒開通之前一定要經過中正堂，所以衛兵都會讓他們直接穿越上山耕作。

我印象中第一次看見新生時就知道他們是新生了，因為他們的服裝跟一般人有很大的差異，他們統一穿著淺藍色的衣服，上面有一塊白色的布料上就寫著「新生」兩字，而且他們的服裝與軍人完全不同，又被軍人看管，所以很容易能夠知道他們就是犯人。雖然這些新生都是所謂的犯人，不過長輩們並不會阻止我們與他們有任何接觸，當時就知道他們是思想犯，比較有知識、學問，很清楚的知道他們不是壞人。後來管訓的犯人到綠島之後就有明顯差異，管訓犯人比較會做亂，島民對他們都十分反感。

#### (2) 綠島民眾與新生

<sup>105</sup> 陳天進，綠島鄉民代表會第 11-14 屆主席，任期為民國 67 年至 83 年。

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73。

<sup>106</sup> 李世民，曾任綠島鄉民代表會第 14 屆副主席，任期為民國 79-83 年；第 15 屆主席，任期為民國 83-87 年。

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上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73。

民國 41 年，我就讀國小那時候已經有新生訓導處的新生到我們公館分校幫學生補習。他們的學歷都非常高，有博士也有醫生。大多是利用寒暑假的時間來幫綠島學生補習，新生來補習時都要由士兵領導。不過，我認為新生屬於知識分子，本身就不是會做怪的人，當時曾接受到新生補習的學生成績都很好，因此許多公館學生選擇繼續升學。但我就讀小學時若要補習必須走一段非常遙遠的路途，除此之外還必須幫忙家中農務，所以我本身並沒有參與過新生的補習。

對於政治犯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過年節時的活動，只要年節一到，新生他們就會到民間表演舞龍舞獅、踩高蹺，跟綠島民眾一同享受過年時熱鬧的氣氛。他們總共有十二大隊，過年時就會看到很多新生，當時他們表演順序就按照他們從新生訓導處開始出發，再來才是流麻溝、公館、中寮、南寮這樣下去，除此之外新生也會到國小搭棚演戲，當時的過年真的十分熱鬧，令人懷念。

政治犯平時在中正堂偶而也會有戲曲演出，他們京劇、歌仔戲都會演，大部分都是受難者演給我們看，曾經聽說有時候綠島當地的女性也會加入一同演出。不過，小時候我住柚子湖實在太過偏遠，所以比較少參加到這些活動。除了活動比較少參加之外，像是綠島民眾比較常去的福利社我也幾乎沒有去過，新生訓導處對住在柚子湖的我來說真的太遙遠了，而且小時候家裡比較沒錢，也不會去買其他東西，因此對於政治犯接觸比較少。

### (3) 關於犯人二三事

醫務所內有一位新生我比較有印象，他是柯千柯醫生，<sup>107</sup>他對於進去醫務所看診的綠島人民每個都非常友善，因此大家都十分懷念他。柯先生主要負責抹藥、打針、包藥，如果有人在醫務室心情沮喪也會過去安慰，治療完之後也會不斷提醒病患回去之後要吃哪些藥，非常貼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結婚後有一次颱風天，我為了去割菜，結果刀子放在樓梯下面，一個沒注意就踩到，送去醫務室就是給柯千縫傷口，當時也沒有打麻藥，牙一咬就直接縫了。當時在醫務所負責看診的都是醫官，柯先生當時的職務比較像是護士，也因為柯先生負責的領域很廣所以大家非常愛待他。

除了醫務所的柯先生之外，我對於醫務所幫忙接骨的王金來先生還算有些印象，當時公館的人跟他比較熟，我只知道他是接骨師。後來有一年，我在中寮的廟裡當爐主，從高雄找來了歌仔戲團，當時戲團的一位女性說他父親在綠島被關過，我才知道原來是王金來的女兒。

以前綠島的犯人會幫忙一般民眾建造房屋，當時要商請蓋房子也是要花錢聘請，並且幫他們加菜；我現在居住的這一棟就是請綠島監獄犯人蓋的房子，當時我還在綠島監獄服務時就會帶著受刑人出外幫忙協助建造，綠島發電廠也是我帶著犯人去蓋的，主要就是透過綠島監獄作業科承包島民相關建築事務，當時有許多建設就是這樣完成。

<sup>107</sup> 柯千，1952 年（民國 41 年）因禁僑案而被判刑送至綠島的菲律賓華僑。刑滿後續留醫務所服務。資料來源：灰筆筆記本—綠島 監獄與醫生——過去。曾經是這個樣子的，<http://ppt.cc/QvqEt>。讀取日期：2015 年 11 月 7 日。相關敘述亦可見：鍾興福自述，《無奈的山頂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坎坷人生》，台北：書林出版，2010 年。

#### (4) 對營區的認識

對新生訓導處內的建築物比較熟悉的是醫務所，以前只要受傷或者是生病都會到那邊診療，醫務所最初是在流麻溝旁邊，現在園區內的醫務所是後來才改建而成。民國 68 年之後，我才從柚子湖那邊搬到現在中寮的家，當時政府徵收流麻溝以及柚子湖那邊的土地，就是現在綠島技能訓練所附近，原先的土地被徵收之後跟新生訓導處內的犯人就更沒有多加接觸。民國 72 年之前我還在綠島監獄服務，但那時綠島監獄與綠洲山莊並不會有合作往來的關係，離開綠島監獄之後到解嚴之間是否有合作我也不清楚。

近幾年我去過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主要是去看蠟像館，現在看園區內部的建築物都和以前進去時有所差異，新生訓導處整個不如以往。我妻子以前常常進去福利社，她就說以前的福利社前面還有一個溜冰場，現在也都消失了。而管訓犯人來到綠島之後會實施管制，進入的次數變得更少就更沒有印象。

## 十、林登榮先生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5年10月11日（日） 8點至11點

地點：林宅（台東縣綠島口南寮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蔡美娟、王樂婷（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代表）

記錄：蔡其彥



（圖一）林登榮先生口訪現場側拍

### 一、兒時記憶

我叫做林登榮，出生於民國35年2月1日，是綠島人。母親叫做林鄭玉支，父親在我出生之前就過世，母親後來再嫁給繼父，家中共有兩位哥哥兩位姊姊，還有一位同母異父的弟弟；大哥、大姐已經離開人世，二哥、二姊以及弟弟現在都在綠島居住，我們家族大部分都選擇留在綠島繼續發展。

小時候，家裡的經濟主要依靠媽媽種田來支撐，當時家裡很窮困，種植的作物以地瓜以及花生這類型的旱地作物為主，綠島種植水稻的農家以公館為主，而且種植水稻需要一定的人手和土地條件才能栽種。因為家裡並沒有種植稻米，我小時候能夠吃到白米飯的機會非常稀少，我的印象中剛出生的小孩學習吃飯時會有白米飯，或者是過年過節、七夕祭拜織女時才有機會能夠吃到白米飯。以前綠島人的主食是番薯，畢竟種植水稻的人並不多，即便家中有水田種稻者，收成也不會多到將白米作為主食。

在我學齡階段以前，我並沒有下田幫忙家務的經驗，我的記憶小時候就是每天在家裡或者去海邊玩樂，等待出門工作的父母親回到家；等我年齡再長大一些，則是要照顧家中年紀比較小的弟弟。在我大約 3、4 歲的時候，哥哥們都已經小學畢業，他們之後就開始討海人生，後來我弟弟也是國小畢業後就開始捕魚，當時綠島的社會經濟多以捕魚為主。

## 二、求學經過

### (1) 中寮國民學校

民國 41 年時，我進入中寮國民學校<sup>108</sup>就讀，一年級剛入學時學校教室數量不夠，因此我們是在土地公廟上課。當時國小學生人數比現在多很多，我們一個年級有兩個班，每班至少有四十位以上的學生。我對於小學的老師都還保留一些印象，記得剛入學的班導師是校長劉崑旺<sup>109</sup>先生的妻子，不過後來他並沒有繼續留在綠島；二年級的導師叫做陳定元；三、四年級的導師是蔡傳寶；五、六年級的導師是李隆吉，後來他當過校長<sup>110</sup>；另外有一位代課老師叫做李財發。

我在國小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有興趣的科目，當時就是到學校讀書，並沒有什麼科目可以讓我感到有興趣，有點算是渾渾噩噩的讀到畢業。國小時，我在語文方面的成績比較優異，不過寫的字非常糟；可能因為我國語成績表現稍微突出一些，曾經參加過學校舉辦的演講比賽，我們那時候的演講其實是先回家背誦老師寫好的作文稿，上台之前再模擬演講時所需要配合的手勢，但是這類型的比賽在我的印象中並不多。

我在國小時，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政府所推行的「國語運動」，<sup>111</sup>因為在家中使用的語言是閩南語，到學校則要改成國語，當時對於說國語控管非常嚴格，常常有糾察隊在校內登記沒有說國語的同學。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學校每逢節慶時則會舉辦遊行活動，例如國慶或是光復節，綠島街道上就會出現樹枝做成的簡易牌樓，小學生也會出去到校園外遊行。

以前綠島並沒有國中，如果要繼續升學的話，就要特地跑到台東參加初中入學考試；因此，小學生到高年級之後就要開始準備升學考試，當時我會參加政治犯輔導的補習課程。除此之外，學校的老師也非常認真辛苦的利用課後時間把學生留下來教導，當時的導師李隆吉老師會在課後將我們留在學校，加強我們的課業，老師一毛錢也沒有收，真的對我們非常好。因為，課後需要留在學校繼續學習，為了怕晚上沒有燈

<sup>108</sup> 現今綠島國民小學，位於綠島鄉中寮村。原名「火燒島公學校」，創立於 1921 年 5 月 1 日，1941 年改稱「火燒島國民學校」；光復初期校名不變，1950 年更名「中寮國民學校」；1953 年改稱「綠島國民學校」；1968 年再改名「綠島國民小學」並沿用至今。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64。

<sup>109</sup> 劉崑旺，戰後綠島國小第一任校長，任期為民國 35 年至 44 年。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66。

<sup>110</sup> 李隆吉，戰後綠島國小第七任校長，任期為民國 63 至 74 年，推展教學正常化及民族精神教育運動，主要著重美育及體育教學。參見：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66。

<sup>111</sup> 推行於 1945-1987 年，主要透過 1946 年成立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進行運作，其目的在於推廣現今使用之國語，禁止閩南語等方言之使用。

光照明，我們都會帶著小油燈晚上在學校讀書；因為學校距離家有一段距離，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在學校讀書讀得太晚，我們就會直接把教室桌椅併一併就躺在上面睡覺，老師也會幫我們跟家長報備一聲，有時候甚至會到住在學校附近的李老師家讀書過夜。

## (2) 台東初等中學

民國 46 年，我從小學畢業，我們那一屆的同學選擇繼續升學的很多，我考上台東中學初中部。<sup>112</sup>當時的台東初中非常難考，但是同時跟我就讀東中的國小同屆同學就有 7、8 位，其他也有二十多位考進農校，可見我們那一屆的升學率很好。我就讀東中時，一個年級有六個班，一班有四十多位學生，以綠島國小畢業的人數來說，考取的比例並不算低。

小學畢業後的升學考試，我同時考上台東初中和台東農校，<sup>113</sup>當時因為家裡窮到快沒有飯吃，母親原本希望我可以選擇就讀台東農校，因為綠島學生讀農校，可以比照原住民享受公費。但是我因為在考升學考試時看見了一個狀況，因此極度抗拒就讀農校，狀況就是考台東初中時因為大家都窮，所以十幾個人就住在學校的理化教室，考完試之後同學李富生約我去農校找他的哥哥李茂生，他哥哥暑假在農場實習，我們從台東初中走到台東農校，路程非常遙遠，天氣又很熱，對我這營養不良的學生來說是非常辛苦；我們到了農校時，我已經非常地疲勞，他哥哥又剛好要帶著鋤頭去農地工作，以前綠島的鋤頭是細長型，但是他哥拿的鋤頭又寬又大，大約是綠島農人鋤頭的兩倍寬，因此回到綠島之後我就十分抗拒去讀農校。

因為我抗拒去就讀農校，大約哭了兩三天之後，媽媽才答應讓我去讀台東初中，我聽媽媽說過讀書費用是透過賣雞蛋、到柴魚工廠打雜工，以及跟親友借錢籌來的。我就讀台東初中時，學校的老師大多都是外省籍老師，有一位國文老師叫做林顯，我的國文一到三年級都是由他教導，學生因他有一口暴牙以外號「阿暴仔」來稱呼他，他上課說話時的湖南腔調口音就非常重，上了一年的課之後還是常常聽不懂他講課內容，如果他話講的更快一點，我們就更無法理解了。本省籍的老師比例不高，印象中有一位英文老師叫做陳秀慧，他就是本省籍老師。

## (3) 台東師範學校

<sup>112</sup> 現國立台東高級中學。1941 年創立台東廳立中學校；1945 年光復後改為省立台東中學；1968 年中學部停止招生，專辦高中；1970 年改為台灣省立台東高級中學；2000 年改名為國立台東高級中學至今。參照自國立台東高級中學網站，使用日期：2015 年 1 月 9 日，網址：<http://203.72.66.251/1/1-1.html>。

<sup>113</sup> 現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創立於 1928 年，當時名稱為「臺東廳立農業補習學校」；1938 年更名為「臺東廳立農業專修學校」；1946 年光復後年初改名為「臺東縣立農業補習學校」，年底改制為「臺東縣立初級農業職業學校」；1948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東農業職業學校」；1967 年改為「臺灣省立臺東農工職業學校」；1970 年改為「臺灣省立臺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2006 年改制為「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至今。參照於臺東專科學校網站，使用日期：2016 年 1 月 9 日，網址：[http://www.ntc.edu.tw/web\\_edit/edit\\_show.asp?ClassID=78](http://www.ntc.edu.tw/web_edit/edit_show.asp?ClassID=78)。

台東初中畢業之後，我選擇取報考台東師範學校<sup>114</sup>，以前考師範學校必須要跟全台灣省的學生競爭，因此更難考取；如果初中的在校成績非常好的學生，他們就會透過保送的方式進入師範學校。雖然報考師範學校競爭十分激烈，因為讀師範是公費，而我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的關係，並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努力念書。當時保送名額只有一至二位，所有人都搶破頭也要進入這條路，我自認為初中時並沒有相當認真，能夠順利考上師範我自己也相當意外。就讀台東師範學校時，我們班有一半的人是台東人，另外一半都是外地人，但是綠島人就佔有四位，綜觀台東教育界，綠島人所占比率確實相當高。

在師範學校讀書跟當兵一樣，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半點名，點名後跑步、早自習，吃過早餐後就上課，晚上七點到九點還有晚自習時間，九點晚點名，九點半熄燈，生活十分有規律。學生只有禮拜六晚上以及禮拜日放假時，才能外出自由活動，但周六白天還有課程，要吃過晚餐之後才能外出，晚上一樣要晚點名；周日出外則是不用填寫假單，但是晚餐過後七點就要開始晚自習以及晚點名。

我認為政治受難者到綠島後，帶給綠島當地學童受更多教育的機會，我們受了教育之後，便提高翻身的機會。此外，長輩對於孩子的教育也相當注重，他們寧可一餐不要吃，也要讓孩子能夠好好上學讀書，在老一輩的人心中，沒有讀書就是必須討海維生，而討海就是看天吃飯，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因此會想盡辦法讓我們這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即使離開綠島到台東讀書的費用非常高，外地讀書需要考量到食宿問題，往返台東跟綠島船班少又費時，學童一年回到綠島的機會也大減，在臺東街上要看到同鄉人也非常困難，即便如此長輩還是會費盡千辛萬苦讓我們能夠繼續讀書。也是因為這樣，我會認為從升學率來說，綠島人的教育程度是能跟台東市相提並論的。

### 三、教師生涯

#### (1) 任教公館國小

讀師專時並沒有選擇特定科目，進去就讀後修指定課程直到畢業，民國 53 年畢業時我被分發到綠島公館國小，與我同時期進入師範學校的另外兩位綠島同學也一同分發回到綠島。在國小服務三年之後，民國 56 年才去當兵，我們三個同學分別抽到陸海空三種軍種，我是海軍，先到左營新兵訓練中心受訓，再到陸軍士官學校待了一個月，最後到魚雷工廠代訓直到退伍。原本，我就是很容易暈船，以前在綠島看到船或者是聞到船隻的油煙味就會吐的很嚴重，不過三年的海軍我倒是沒有出海過。

我在民國 56 年時結婚，妻子叫做林陳傳玉，我們總共育有三名小孩；大兒子出生於民國 60 年，目前服務於台東警界；二女兒嫁到台東關山；小女兒嫁給台北人，後來也搬到台東，三個孩子現在都定居在台東。

<sup>114</sup> 現臺東大學。1946 年國民政府於省立台東中學及台東女中各附設一班「簡易師範科」；1948 年正式成立「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1967 年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專科學校」；1985 年改制為師範學院；1987 年再次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院」；1991 年改為「國立台東師範學院」；2003 年轉型為綜合大學，並以「國立臺東大學」為名。參照自國立台東大學網站，使用時間：2016 年 1 月 9 日，網址：<http://wedc.nttu.edu.tw/files/11-1001-1201.php>。

民國 59 年年底退伍之後又回到公館國小服務，在公館國小時曾經擔任過總務主任，我同學陳進隆老師則是擔任教務主任，我一直認為並不適合接管行政事務，後來我們也一起辭掉主任的職位。民國 69 學年度時因為公館國小教師員額超編，李隆吉老師就希望我能回到綠島國小服務，隔一年我就到綠島國小，總共服務了 19 年，到了綠島國小之後沒有再接過主任職位，不過還是曾經兼行政職務，主要是人事以及綠島相關研究的工作。

我在公館國小服務期間，開始推行自然科教學，因為綠島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當時主要進行比較容易實行的植物、貝類調查，有空閒時間就能進行，也沒有時間壓力。我們就開始製作綠島相關的動植物標本，公館國小有一個教室專門擺放標本，目的是希望讓綠島鄉各地來到公館國小的學生，能夠好好認識綠島。推行自然科教學時，主要都在蒐集綠島當地資料，後來推行鄉土教學，這些都叫做補充教材，可惜的是對於人文方面的教育著重較少。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到公館國小的分校教書，分校的位在現在綠島溫泉區的聚落，那時溫泉分校的學生時常因為家庭因素而缺課，有些是家中農田需要人手時就無法到學校上課，有些則是因為家中長輩都要出外工作，年紀較大的小孩就必須照顧年紀小的孩子。因為這些原因，我曾經召集過學生家長們，跟他們說：「把小孩子帶來學校，有來學校總比沒來學校好；能夠上一節課就上一節課，能夠上半節就上半節，反正太吵了沒辦法上課就帶到外頭去。」後來到課情況就慢慢好轉，學生的成績跟校本部比也不會差太多，甚至參加語文競賽也曾經贏過校本部的學生。

我對溫泉分校的學生非常投入，以前學生放學不像現在一樣，只要陪學生到門口等家長來接走就好，當時綠島環島公路尚未完工，許多學生必須要自己穿越危險的路途才能回到家，對住在海參坪、柚子湖、流麻溝一帶的學生來說是非常辛苦，若遇到下雨時還要經過河流更是非常地危險；所以我也曾經親自一一接送學生他們回家，我投入了非常多的時間、心血照顧這些孩子，這樣的教書生活也讓我感到非常快樂。

## （2）綠島國小的書畫展

到綠島國小任教時，因為我負責學校的社會教育，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舉辦全綠島鄉的書畫展，那次的展覽我認為非常成功。因為民國 70 年代以前的綠島，與外界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但我一直認為綠島有許多領域的人對於美術有非常好的成果，因此我邀請學校教師、學生、政治受難者、各機關單位的人，所有待在綠島的鄉民們共同參與展覽。辦理書畫展的主要目的，其實是希望能夠推展綠島當地的鄉土教學，舉辦之前並沒有任何經費，所以就夥同幾位老師一起籌辦，主要是美術老師如鄭招慧<sup>115</sup>、李季繡、陳玉枝<sup>116</sup>、李基興<sup>117</sup>等老師的協助。

為了籌辦書畫展以及達到鄉土教學的目標，我們後來在綠島國小組成鄉土教材研究小組，參與老師多與美術相關，我本身對自然比較有興趣也融入，我們討論出來所

<sup>115</sup> 曾任花蓮市明廉國小第八任校長。

<sup>116</sup> 現任臺東縣海端鄉崁頂國民小學暨紅石分校校長。

<sup>117</sup> 曾任台東縣東海國小創校校長。

要發展的結果，就是源自於新生訓導處內政治受難者研發的貝殼畫。當時貝殼畫受到各方歡迎，連日本人也特地到台東收購，我們認為不能讓那麼好的東西流失，因此成立「貝殼畫推展研究社」。當時做貝殼畫推展時，我們有另外研發教材，我負責六年級部分，鄭招慧編制一年級，李基興則是負責中年級。上課主要材料都是教師負責蒐集，這些材料主要以貝殼、海膽或者其他相關素材為主，也會動員家長或者其他教師眷屬有空閒時間就到海邊幫忙蒐集相關材料，材料處理完再給學生使用也較為安全。

經費在我東湊西找下，我們就購買了宣紙，到處請一些平時覺得字寫的不錯的人幫忙寫字，當時並沒有送給政治受難者，不過有送到綠島指揮部請管理階級的士兵幫忙，寫完之後我們再回收並且挑選展覽。為了方便保存並且展覽，這些宣紙都必須要裱框，但是經費缺乏的情況之下都是教師們在學校教室自行裱框，但是學校教師即便有學過美勞也對這件事情不熟悉，我就特地到台東請教裱畫的師傅，師父跟我說要用老糰糊黏，用新糰糊紙張會撕裂；我們總共買了五張板子自己裁，裱畫要裱很多次然後陰乾，也是受限於經費的情況下就沒有做框，只有裱成卷軸。

書畫展是在綠島活動中心，展覽時綠島監獄也提供了不少協助，許多物資像是展覽版就是由他們所提供，只花了一些材料費就讓我們能夠對外展覽，台東社教館<sup>118</sup>、教育局都有長官到現場為我們的展覽加油打氣。展覽時，發現許多綠島人對於美術繪畫的表現都超出原先的想像，綠島監獄典獄長看了展覽也非常感動。後來台東教育局以及社教館看到書畫展的成果，就給我們一些經費將自編的鄉土教材出版成書。

### （3）兩屆綠島貝殼砂畫展

在綠島推廣貝殼畫教學時，發現好的貝殼畫素材十分難以蒐集；除此之外，讓學生進行貝殼畫實作教學時，也遇到施行上的困難，學校的美術課除了創意之外，在小學授課階段很難教導其他有關於貝殼畫創作的意涵。後來負責鄉土教學的教師們討論要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結果就是結合沙子與貝殼，海邊有著豐富的沙子因此取得容易，沙子容易染色也容易使學生自由發揮，後來沙畫又獨立出來，台灣最早使用沙畫的應該就是我們，後來甚至在綠島舉辦兩屆的貝殼沙畫展。

兩次的沙畫展都是由綠島國小主辦，後來技能訓練所的夏所長就希望我們能夠將沙畫推廣到技能訓練所，因此我們會到綠島監獄推廣貝殼畫，到技能訓練所推廣沙畫。我在綠島技能訓練所大約教了五期沙畫，一期半年，第一期教完之後我跟技訓所內的犯人說：「你們好好做，我們把作品送到台東展覽。」典獄長後來告訴我學沙畫的這二十個犯人，他們平常都很安分也沒有違規，有時甚至還會將沙畫帶回他們舍房繼續做，真的讓我很替他們感到驕傲，非常感動。

第一期的犯人將他們的作品在台東社教館的文化中心展出，在那邊也有舉辦沙畫展。那次的展出非常成功，許多作品都販售一空，即使有些人可能是抱持著同情的想

<sup>118</sup> 今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1936年創立，稱「臺東廳鄉土館」；1946年2月更名為「臺東縣立鄉土館」、7月升格為「臺灣省立臺東鄉土館」、9月易名為「臺灣省立臺東民眾教育館」；1948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東圖書館」；1955年改為「臺灣省立臺東社會教育館」；1999年改隸教育部，更名為「國立臺東社會教育館」；2008年改隸行政院文建會，並改名為「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2年改隸文化部。參照自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網站，使用日期：2016年1月1日，網址：<http://www.ttcsec.gov.tw/Archive?uid=567>。

法購買沙畫，但是我真的認為他們做的非常好。在台東展出時技能訓練所的所長已經換成鄭榮烘，他也有到場看展。

#### （4）進修與特殊教育經驗

退伍回到綠島教書之後，因為師範學校已經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所以我又利用三年暑假回學校進修；民國 74 年師專升格成師院之後，我又再次回去進修，後來還到國北教<sup>119</sup>修讀特教學分班。我會去研修特教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在綠島國小校長有意成立特教班，<sup>120</sup>我與校長討論過後，覺得特教班非常難以經營，招生也十分困難，因此挑選了當時綠島國小最優秀又年輕，具有教學理念又有教學成效的許行蘭老師，當時費盡千辛萬苦才遊說許老師到國北教受訓，受訓結束後許老師負責帶領特教班學生，她也將特教班經營的有聲有色。可惜的是她受訓時認識了後來的丈夫，一年之後就因為結婚而離開綠島國小。為了填補這個空缺，再加上實在找不到其他老師能夠幫忙，因此只得由我親自到國北教受訓一年，受訓時採取的方式是留職停薪。

帶領特教班時我相當快樂，我認為那是台東特殊教育的黃金時期，整個教育界特別投入時間、經費以及師資到特教領域，受訓時獲得許多特教知識，教材也都是自己編製。當時在綠島國小曾經帶領一批年輕教師經營特教班，我會實做也負責策畫，目的是希望能將這套理論推向普通班。

民國 79 年，全台東的國中小都沒有電腦，當時我們綠島國小特教班是全台東首先使用電腦作為教學媒材者，因為以前台東電腦尚未普及，很多教師都不會使用電腦，因此周末會利用禮拜日特別辦理電腦使用研習。

綠島國小的特殊教育班，主要推行「個別化教學」以及「精熟學習」兩個理論，我認為每個課程結束之後都需要有個測驗，教材與測驗都必須有漸進式，測驗分成前測以及後測，透過測驗才能知道確實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缺少的知識則需要另外補救。我們特教班有自己編製教材以及特教相關測驗，由各專科老師負責出該科測驗，當時教育局的陳菊以及藍孟祥老師都大力支持特殊教育，我們也會自發性的聯絡藍老師幫我們看測驗內容；整個測驗內容我們大約花了三年的時間完成，後來有個「九二八電腦中心」<sup>121</sup>曾經希望能夠出版我們的試卷，後來並沒有出版，我認為那些測驗並非十分精緻，許多測驗都在教學之前完成，且出題教師可能並非該科專長領域者，這些都會影響測驗的信度與效度。

<sup>119</sup> 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最早創立於 1895 年，名稱為「芝山巖學堂」，翌年改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919 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1927 年分割為「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的前身，南門校區）、「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前身，芳蘭校區）；1943 年兩校再合併為「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1945 年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1961 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1987 升格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院」；1991 年改隸為「國立臺北師範學院」；2005 年升格改制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參照自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網站，使用時間：2016 年 1 月 9 日，網址：<http://www.ntue.edu.tw/about/introduction>。

<sup>120</sup> 綠島國小特教班成立於 1989 年，當時校長為陳次男校長。

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中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264-266。

<sup>121</sup> 1980 年由一群熱愛教育的教師成立九二八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組織九二八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現有許多教育相關測驗以及資料庫提供搜尋。參考至關於九二八網站，使用日期：2016 年 1 月 10 日，網址：<http://www.928n.com.tw/928index.asp>。

## （5）教育理念及特教感想

綠島的鄉土教學大概就是從書畫展前我就開始推動，當時不過是民國 71 年左右，而台灣教育界真正大規模推行鄉土教學則是要到陳水扁前總統任內，因此綠島開始有鄉土教材事非常早期就產生。有時候，我會覺得許多鄉下地方的教育方式、教材、內容都開始產生改變，但是主要城鎮還是依照地區性的方向走，因此我會跟學校老師說，我們的教育方針不能只跟隨台東，必須要效法台北才不會遠遠落後，並且要在台東前面推行才能跟上世界腳步。

從事特殊教育時，我真的非常快樂且充實，我認為特教班應該是教育理念的先驅，所有能運用到的教育理論以及理念在特殊教育中皆有，現在教育界所提倡的「個別化教學」、「適性/差異化教學」、「多元智能理論」其實都是特殊教育所倡導的舊有理論，如何實踐個別、差異、鄉土教學都必須回到個人為主，這種人本主義的教育思想都能從特教的實踐層面達到最終教育目標，因此我認為特教的理論若是能夠推廣至普通班級的教學上，或許也不需要那麼多次的教育改革。

我自身常常與新進教師說：「你如果不要做（老師）就不要做，要做就三年以內把它做到最好。」因為教師如果沒有進行研究或者是進修，其實很難度過二、三十年的教書生涯，每學年的授課內容幾乎相同，到學校之後生活規律到一成不便，又要面對這些充滿個性的學生，很容易產生許多負面想法。以我自身的例子來說，我在教育現場會先擬定一個教學方法，接著透過測驗、實踐的方式來檢驗自己是否有所成長，最後再檢討以及修正，出了問題的部分經過不斷修正的過程，讓我認為教學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上課時與學生相互之間的互動自然而然的也會受到自己教學熱情的影響，學校教學不再枯燥乏味，學生個別問題也不再惱人，如果每一位老師都能這樣，教學勢必會讓人感受到熱誠，自己也才願意持續不斷的進行教學。

## （6）退休生活

民國 90 年時我從綠島國小退休，我退休前幾年已經開始出現些微的躁鬱症狀，當時每天的時間都排滿，白天要進行教學以及教學計畫，下午辦理學校的工作，一個禮拜五天中還要抽出兩天到綠島技能訓練所<sup>122</sup>教導犯人學習沙畫；另外則是負責學校自然科教學工作，校長因為此事而十分煩惱，我只好自願去教自然科，又犧牲掉兩天的時間；剩下那天好像是禮拜三，但是那天因為我完全沒有課，所以學校的教學研究是由我主持。

星期一到五的平日的時間我都被排滿，晚上也不例外，那時候的綠島國小晚上有開設補救教學，教學對象是當地的外籍配偶以及沒有念完小學的鄉民，教學時間是到晚上的九點半才下課。原本負責補救教學的是校長、兩位陳老師以及我，開學之後才發現其中一位陳教師的妻子因為他們晚上如果還要另外教書，會太過勞累所以反對；校長則是平時就要處理眾多雜務，時常出差。剩下我以及另外一位陳老師，原本他也

<sup>122</sup> 台灣綠島技能訓練所，前身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管訓第三部隊，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後將綠島管訓犯人轉交於法務部所控管，1993 年成立綠島技能訓練所，給予累犯進行技能訓練，於 2002 年裁撤。參閱林玉芬等編輯，《台東縣綠島鄉誌》下冊，（台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頁 33。

認為外籍配偶的國文實在太難教導，有萌生放棄念頭，但我跟他說不能退，退了就沒人能教了，所以補救教學的部分他負責音樂和公民教育，我負責剩下的全部科目。

平日的白天以及晚上都排滿行程後，週末我還要編製綠島的鄉土教材。原先在製作鄉土教材時，我曾經跟校長提出需要製作團隊的議題，但是因為校長以前主持台東縣鄉土教材編寫計畫時，發現團隊製作會出現許多問題，像是每個人寫的觀點產生歧異、意見眾多無法統合、審查修改時還要顧及編寫者顏面等。因此校長認為我一個人做比較妥當，所以整個綠島的鄉土教材，從蒐集資料、編寫教學企劃、登錄教師手冊、美編到出版都是我一個人做。年紀漸漸大了之後，記憶力開始退化，找東西的時間比工作時間還長，工作時間一拉長身體與精神都無法支撐，因此我選擇在 55 歲那年退休。

在綠島國小任教時期，我蒐集了許多當地材料，包含綠島古文物、生活器物、動植物標本，數量非常之多；當時學校班級數量開始減少，用了兩個空教室擺放這些物品，綠島監獄也幫忙製作許多展覽箱。很不幸的有次颱風侵襲綠島，國小內許多門窗被毀壞，教室內所珍藏文物損失許多，像是一些紙本文物如賣身契、買賣證；後來忙於教書也沒有時常注意，等到再回頭看這些文物時才發現有價值的越來越少，許多文物已經遺失，後來殘存的文物大件的就送給東管處遊客中心的陳主任，陳主任離開後文物再被送回綠島，但是已經沒有地方能夠擺放，無法保存且放置久了之後，有些文物也開始腐爛，十分可惜。此外以前保留的貝殼畫以及標本則不明所以的消失，消失的貝殼畫偏偏都是較為珍貴稀有，而非大型好看的作品，因此我推測是否遭到專業的有心人士拿走。這些文物遺失後讓我感到非常惋惜，如果都還保留完整，必定是一個內容豐富又具有鄉土意義的小型博物館。

退休後，我致力於綠島生態、人文以及環境保育，生態部分曾經參與過「過山古道」植物調查、綠島蟹類調查，有關於綠島生態的部分能做的都盡量參與；人文部分則是相關的文史調查也是極力參與，考古、史前遺跡、宗教信仰、語言、生活習慣等。總結退休至現在 15 年內應該也出版了十多本書。<sup>123</sup>最近幾年主要在保護綠島當地螃蟹，我在執行團隊後面擔任推手的角色。

#### 四、與政治犯的接觸

##### (1) 最初的印象

1951 年綠島來了第一批政治犯，他們被收容在公館的新生訓導處，當時我年紀還小，從我們家到公館是非常遙遠的距離，路途上荒煙蔓草也沒有房舍，除非是要到觀音洞拜拜，否則根本不會去公館，因此我對於政治犯的第一印象是他們後來陸續到綠島時，從南寮港登上綠島的景象。

<sup>123</sup> 林登榮老師相關著作如下：《島嶼見學：綠島環境教育手冊》、《綠島傳統地名—時光流轉中的文化密碼》、《蟹逅：綠島陸蟹解說手冊》、《綠島燈塔》、《懷古憶舊話過山》、《綠島生態資源解說手冊》、《綠島民俗植物：奇綠島嶼》、《綠島呷食》、《台灣離島之美》、《我家在一座島上》、《綠島文化導覽地圖》、《貝殼、白沙、綠島風華》、《綠島農村曲》、《綠島民俗植物》、《日出台東：南迴、綠島文化景觀》。（上列數目為截至 2016 年 1 月 10 日，透過國家圖書館書目查詢結果。）

應該是我念小學時的某一天下午，街道上出現許多穿著灰色卡其服、藍色卡其褲的一大群人，至少有五、六十人，他們背上背著一個小包包行走，當時國小圍牆內有個小斜坡，下課時很多像我一樣的小學生就覺得這樣的景象很新鮮，都跑到斜坡上觀看；那些路上的人看到一堆小學生出來圍觀，似乎也覺得很有趣所以很开心，還把手上的食物丟入小學分給我們吃，這也是我第一次看見饅頭這樣食物，後來才知道這些友善的人是所謂的政治犯。

政治犯早先到綠島時，與島民並不會有太多的往來，後來是綠島來了補給船時，他們就會到南寮、中寮幫忙搬運補給物資；或者是他們要離開新生訓導處購買日常生活物資入內時，會與綠島的店鋪商家有所接觸；犯人要到山上耕田、砍柴與一般平民也會有互動。我所認識的綠島民眾，對於這些政治犯的觀感都非常好，長輩也不會禁止我去認識他們，因為他們當時年輕，行為斯文有禮貌，講話非常有深度，更不會有令人不舒服的舉動，因此雖然知道他們是所謂的政治犯，但完全不會認為他們是刻板印象中的犯人，所以後來大家都管這些政治犯叫做「新生」。

## （2）新生的課後輔導

我讀小學時，新生曾經幫我補習過，補習的時間大多都在暑假，我對於補習最早的印象，是認識新生訓導處內士兵的孩子，我們都稱他們為「兵仔子」。當時住在新生訓導處內的士兵，好像形成一個小眷村型態的聚落，士兵居住的地方我們平民完全無法進入，不過當地的小孩會跟這些「兵仔子」相處玩樂；暑假時他們的長輩，也就是新生訓導處內的長官，看到孩子們都無所事事的在外玩樂，決定讓小孩接受新生的補習，後來「兵仔子」也有在暑假期間帶我進到新生訓導處內接受補習。印象中有一位軍官的女兒叫做翟振坤，當時和他一起補習好像都是補英文的時候。所謂的補習就是接受受難者的課業輔導，最早聽說只有少數學生，後來這些眷村的孩子在新生訓導處內形成一個小型課後輔導班級。

新生訓導處唐湯銘處長在任時，將原先形成的小班級補習班擴大為全綠島學生補習性質，我從國小到初中都接受過新生補習，補習的地點大多在現在的公館國小。就我所知，當時大部分綠島的學生都會接受新生補習，讀國小時我們班至少一半以上的人都會參加。原先接受新生補習，是因為平常下課後在家中除了幫忙父母親工作之外，並沒有其他事情可做，後來要讀初中也需要考試，所以才開始接受補習，我補習的時間集中在國小到初中二年級。

國小時比較渾渾噩噩，特別喜歡玩耍，當時會補習並不是為了要讓成績變好，而是愛玩且不知道要做什麼才去參加。以前營養攝取比較不足，揹著書包走去補習實在很辛苦，不過書包內就只有裝著作業簿以及便當，午餐吃完之後會跟其他同學稍微玩樂一下。不過在補習時的上課經驗讓我感受到非常有趣，幼時能聽到故事就是參加補習。

曾經幫我補習過的新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戴正和老師，他長得非常帥氣，教導的科目是數學科。戴老師常常在上課時說許多生動活潑的故事，我第一次聽的童話故事就是他跟我說的，那一天是因為颱風剛過境，公館國小的教室有所損毀所以到綠島國

小上課，就是那天第一次聽到童話故事，後來補習時的下課時間就會去找戴老師聽小飛俠故事。

我參加補習時，並沒有軍人在旁邊控管，後期會由一位軍官叫做周岳帶新生過來幫我們補習功課，不過由他帶領出來並不代表他會在旁邊監控，補習時間他會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補習時除了戴老師會說故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單純的上課，他們也會上體育課，補習時什麼科目都有教。暑假補習時都是早上八點開始，中午要自己帶便當，下午四點結束後走回家天都已經要黑了，

新生在補習時從來沒有分享過他們以前的讀書、生活經驗，更不會談到自己的事情。即便沒有任何人監控，除非是有人主動詢問，新生也不會主動說出與自己有關係的事情，我認為可能是他們認為說了我們也聽不懂吧！除此之外，就是他們也會擔心說出這些事情之後，可能會連累到我們這些平民，所以他們認為自己不應該主動述說。

有一位高玉剛老師負責教導我的數學，他的體型細瘦，長相斯文，給人的感覺就是專家學者的風貌。我對高老師印象非常深刻，我當年跟母親要去報名參加新生補習時，高老師就跟我媽說：「妳這個孩子營養不良，要多吃些有營養的東西。」母親聽完這句話之後，我在家中連續好幾天都能吃到生雞蛋。

從我開始補習到初中二年級期間，每一年暑假補習結束後，新生訓導處內都會在中正堂舉辦晚會活動，有接受補習的學生就必須要演講、演出歌舞節目，因為補習的科目內容非常充足，也會將我們補習過程中的作業進行展覽，晚會的性質比較像是畢業發表會。以前會將這些補習的資料、作業保留，應該是民國 88 年的時候放到房屋外面，風一吹釘住作業的釘子就散開，所以都沒有留下。

### （3）融入民間的新生

新生每年過年節時都會到綠島國小搭戲棚演出戲劇，綠島鄉民都會過去觀賞演出；我記得除夕那天下午會先演一場，晚上再演一場，演到大年初三晚上結束，演出者都是新生。新生總共分為 12 個大隊，每個大隊都會在過年期間有負責的演出項目，並且輪流演出戲劇以及舞龍舞獅表演，他們一路從公館表演到南寮，再一路回去新生訓導處內。後來管訓犯人似乎也有延續這套傳統，不過延續多少年我也不是很確定。

我記得念初中時的其中一年寒假，那年唸完書回到綠島時看見的戲棚是搭設在鄉公所旁的空地，現在綠島圖書館附近，與以往不同非常特殊。那一年曾經幫我補習過的高玉剛老師也有參加演出，當時我看戲看的很入迷，突然就一個光頭小丑到台上蹦蹦跳跳，仔細一看才發現是高老師，讓我很難想像平時那樣溫文儒雅的人怎麼能夠這樣表演，於是表演結束之後我就跑到後台去問高老師怎麼會演小丑，高老師就回答：「哎呀！人生嘛！」當下聽到這句話完全沒有任何感覺，現在一想則是充滿強烈的感嘆之意。

過年時節因為新生的演出，讓整個綠島非常熱鬧，除夕時他們會在營區內先表演，只有在大年初一會挨家挨戶的表演舞龍舞獅，原本這樣表演對他們來說很方便，後

來綠島居民也會因為他們精彩的表演給他們方便。過年時一般情況都會給予紅包，不過綠島居民當時經濟比較沒那麼好，會在紅包袋內放食物、香菸以及少許的金錢，食物主要會放象徵吉利的甜粿。

平時我很喜歡去接觸新生，跟他們相處就如同普通鄰居，而他們對待綠島人也像是對待他們家鄉人一樣。以前我太太他們家主要是補漁業，也承襲著綠島當地居民打鐵的習慣，打鐵需要的材料都是自己製作；我太太曾經說過，早期受難者在綠島打鐵最早就是到他們家借用器具，以前當地人打鐵都是用木炭，新生來到綠島之後才改為火勢比較強烈的煤炭；當時打鐵主要的器具有鼓風機以及打鐵用的兩塊石頭，鼓風機都是綠島居民自行製作，石頭由新生自己帶，因此我猜想有可能他們其實是受不了新生訓導處內苦悶的日子，所以藉由到民間打鐵透透氣，否則這些器具他們應該能夠自行在營區內製作，而不用特地跑到外面。

打鐵時會有人送飯菜給新生吃，新生就會看著我太太在吃的番薯籤說：「我們都吃這種的（指飯菜），吃到吃不下了，你們番薯給我們吃。」他們經常這樣跟我們換食物，我認為他們對綠島人都非常好。有些綠島居民曾經跟我說過，以前他們在觀音洞旁邊的山坡上種植花生，新生就常常過去幫居民做農，也會帶饅頭等食物過去分著吃。以前的綠島人我不清楚他們怎麼想，我所接觸到的當地人都認為新生並沒有哪裡不好，他們對待我們真的都極為友善；因此我在南寮港看到新生幫忙搬運貨物，也不會覺得有特別奇怪的想法，覺得新生像是綠島人一樣。

綠島民眾因為與新生接觸頻繁，也是有結為佳偶的美話。印象中有一位叫做董多美<sup>124</sup>的小姐就是跟新生結婚，他們原本在綠島應該就有認識，後來受難者離開綠島之後才結婚；另外一位好像是鄭碧蓮小姐，她是我二嫂的姊姊，似乎是與外省籍的受難者結婚，可能是後來經過他人介紹才認識的，她原本住在台東成功，後來搬到台中。不過當時有許多戀情都沒有公開，可能是擔心公開之後會產生其他問題。

#### （4）「監獄」記憶

以前新生訓導處內的圍牆都是咕咾石所搭建，最早新生來到綠島時只有各隊部房舍並沒有圍牆，後來是他們自己將咕咾石搬來自行建造而成。以前主要從中山堂旁邊的門走入，最早時進去並沒有現在那座蔣公銅像；中山堂後邊有個舞台，中午時中山堂內會有許多不認識的人吃飯，裡頭有乒乓球桌，也會有人在那邊直接打起乒乓球。

新生訓導處內也有福利社，裡面販售各式各樣的商品，我曾經去那買過文具以及貝殼畫，那時我記得貝殼畫小小一幅要 15 元。綠島人到福利社大多都是要吃福利社的麵食，有湯麵也有炒麵，價格非常便宜，大部分的人都能夠進去享用；賣麵的地方與現在有些不同，現在高掛「高朋滿座」的地方早期是在門口進去右手邊，前面還有水池造景，上頭有珊瑚礁以及一些飾品。現在福利社大概只剩下石頭房屋是原本的模樣，原本的地貌都已經改變。

<sup>124</sup> 董多美，政治犯廖天欣之妻。結婚後搬到台東新港定居，其表姊董石花女士也是嫁給政治犯的黃雨霆先生。參見 2011 綠島和平對話-綠島人權藝術季網站，使用時間：2015 年 12 月 3 日，網址：<http://ppt.cc/F4r5h>。

除了福利社之外，平時綠島人使用比例比較高的是照相館，當時負責照相的是新生陳孟和先生<sup>125</sup>，在這邊拍照的費用並不會太高。以前過年的時候曾經去拍照過，但是我們家拍全家福的機會比較少，當時中寮南寮的人過年頂多上去觀音洞拜拜，比較少花額外的錢拍照，會過去照相也是有需要的時候才去。

新生舉辦運動會時會對外開放，學生也能夠進去參加，但是我對於運動會印象比較沒那麼深刻，因為以前綠島另外還有舉辦鄉運，但是鄉運時新生無法參加。中正堂有時會有戲劇演出，有演出時士兵會開著卡車出來載，但是母親不太讓我參加，因為卡車到我們家這邊的時候已經人滿為患，而且活動期間多在晚上，我自身意願也不高。卡車會先到海洋之鄉停留，接著是鄉公所，最後就直接載入新生訓導處；中正堂演出資訊我比較不清楚，南寮的人因為搬運貨物的關係，跟新生有所接觸會比較清楚。

對於現在所設置的監獄空間我並沒有太多印象，那距離對小孩來說實在非常遙遠，但是透過老照片我認為能夠有所收穫。最早期綠島指揮部的隊舍應該是建造在現在技能訓練所宿舍到現在展覽館旁，當時建築物最集中的區域是沿著流麻溝，像是綠島人最早要到醫務所的記憶就是沿著流麻溝；現在醫務所的位置是後來才建造完成，最早醫務所就在流麻溝旁，是由咕咾石所搭建，醫務所是綠島居民最常接觸的地方。早期軍隊的隊部也是分布在流麻溝旁，因此他們的生活圈也都集中在那附近。

革命之門以及新生之家兩座大門應該是最早就有的，早期公館人要上山種田時，環島公路還沒建設，沒有其他道路就一定會先到革命之門再經過新生之家，才能上山，公館人的土地在徵收之前門口的衛兵都會讓他們進去耕作；後來開了環島公路之後就會讓他們從代表店上去，所以中正堂旁的大門應該是後來建造的側門。

我們老百姓主要會走中山堂旁的門進入醫務所，最早時只能在醫務所活動，即便後來蓋了福利社、運動場管制沒那麼嚴格，但並不是像大家所認知那麼容易進去，基本上人民能活動的範圍只有政府所開放的，許多地方基本上都不會讓我們有所逾越。新生要到民間採買也不是說很隨意的可以自由活動，出到新生訓導處外都一定會有士兵帶領並且控管，買菜時士兵一定形影不離；政治犯如果上山工作，士兵也會嚴格告訴新生集合時間，再統一帶回新生訓導處。

醫務所對於每個生活在白色恐怖時代的綠島人來說，就是一一定會進入的建築物，畢竟當時整個綠島的醫療資源就屬醫務所最好。我到醫務所內看診時都是醫官幫我看診，並沒有給新生看診過，大家熟知的柯千並不會協助診療，他主要的工作是負責打針以及包藥，偶而也會指導醫務兵如何進行他所負責的事務。

<sup>125</sup> 陳孟和（1930-），台南市人，就讀師範學院（現今的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因涉「臺灣省工委會學術研究會」案，分別於1948年12月、1952年1月3日兩度被捕。1952年4月26日，依「參加叛亂之組織」，判刑有期徒刑15年。陳孟和在綠島服刑時，負責過舞臺布景製作，後來被指派專事攝影，紀錄新生訓導處的各種活動。他在綠島福利社成立攝影部，為官兵、受難者和綠島人拍照新生訓導處於1962年為編寫《綠島誌》，派陳孟和坐漁船繞著綠島，從海上拍攝島嶼景觀。1967年陳孟和出獄後，將許多珍貴的照片夾藏在貝殼畫底板及貝殼底布之間帶回臺灣。現今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紀念空間的復原及重建計畫中，係根據陳孟和昔日舊照片，予以繪製園區鳥瞰圖，推估空間量度，製作當年集中營營舍和重要建築的平面圖、三面視圖。這些舊照片不僅見證了白色恐怖的人權歷史，也成為成功復原重建的重要關鍵。

過去在現在水道的外面有兩座碾米廠，碾米廠是屬於新生訓導處的建築物，主要是讓新生碾他們自己的糙米，也因此綠島民眾會過去購買粗糠飼養牲畜。新生曾經有在訓導處內搭建一座「綠島公園」，在這座公園還存在時我曾經去過幾次，一次是學校遠足活動；一次是岳父生病時想要吃流麻溝的溪魚、過山蝦以及非常大隻的長臂蝦，就跟我岳母過去。

新生在綠島時也會修繕、打掃綠島的道路，因為綠島每年都會受到颱風侵襲，道路容易毀壞，所以時常看見他們幫忙修路。以前道路都是石頭路，毀壞的部分他們就會把道路邊緣用石頭疊好打平，上面再鋪一層沙，因為他們修路做事態度很認真，所以修繕完的道路很漂亮、平整。後來的環島公路是管訓犯人建設而成，他們從港口一路開挖到溫泉，雖然兩者穿著服裝類似，但是氣質感受差異很大；民國六十幾年時，管訓犯人滿街跑，弄的綠島人民風聲鶴唳。

### (5) 八卦樓的改變

八卦樓對我來說是充滿神祕氣息的建築物，當時建造時我還在當兵，我服完兵役回到綠島任教時已經增建完畢。公館國小距離八卦樓並不遠，但八卦樓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遠，裡頭的人幾乎沒有接觸，也因為泰源事件使得八卦樓又更增添神秘感，即便我到民國 70 年左右才從公館國小調至綠島國小，都沒有什麼機會能夠接觸。

解嚴後的八卦樓、技訓所似乎都還有繼續運作，綠島發展觀光之後，八卦樓需要開放因此我被東管處委託進去調查過，現在的八卦樓與當時我進去調查時就有些許差異；辦公室外部並沒有改變，但內部隔間調整後改變很多；會客室原本像是一個客廳，放了一張桌子幾張椅子，不是現在隔了一個窗的模樣，當時會客室房間還不算小，現在的模樣是後來綠島監獄改建而成的。當時綠島監獄已經託管八卦樓，他們有意將那個空間作為綠島監獄分監，現在八卦樓後面的門就是為了當時需求所打造而成。

我調查時的印象是從八卦樓前面走入會先看到一個大會客室；然後是升旗台，我過去時油漆已經脫落，油漆裡面是軍長的徽章，外面是憲兵的徽章，可能是因為剛開始那邊隸屬於警總；禮堂有一個舞台，右邊是獨居房，再過去是戒護中心，裡頭有圖書、撞球、乒乓球桌；到押房一走進去是一個天井，底下有造景水池，裡頭有養魚，現在圍起來的部份當時綠島監獄想要做成中央台，天井上面有透天的水泥格子，並沒有加蓋；房間進去之後每個門都是木門，地底下有鋪木板，木板大約有獨居房那麼寬，比現在多三分之一；廁所應該是水泥牆壁，不是現在光滑的磁磚；窗戶主要是木板還有鐵欄杆。主要當時也有接受植物調查的工作，所以知道八卦樓並沒有太大改變，現在過去看只要看到不鏽鋼的就一定是後來才改建而成的。

### (6) 與重返綠島的受難者認識

大多數的受難者在綠島服刑時並沒有過多真正的接觸，因為新生訓導處對於以前的我來說實在過於遙遠，補習是跟他們接觸最多的時候。後來受難者再回到綠島之後

才更加認識，像是陳欽生<sup>126</sup>、陳孟和幾位前輩近幾年再回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時就常常來找我。我退休後從事綠島文史工作時也有回憶起一位受難者，當時他在綠島有演歌仔戲，身材十分高聳所以綠島人對他印象很深刻，他叫做黃石貴。舉辦綠島沙畫貝殼畫展、老照片展時，我曾經到台北拜訪過幾位受難者，像陳雲鵬、林耀升、林月生等，我都有去找他們借過貝殼畫，有高密度接觸也是近幾年。

<sup>126</sup> 陳欽生，1949年2月27日出生，廣東省梅縣。僑居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市，抵臺就讀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期間，因1971年臺南市美國新聞處發生爆炸案，被羅織成為主謀，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著手實行」，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83出獄。

## 參、結語

本計畫係依照國家人權管籌備處所委託之「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資料採集計畫」需求，共進行 10 位綠島當地居民或者老的口述訪談，著重於他們對政治受難者印象與互動的過程。基於上述原則，本計畫共訪談了 10 位綠島當地居民與耆老，訪談名單計有：游鄭財葉、嚴王玉霞、李伯村、田亦生、蔡貴英、蔡居福、何鄭春英、陳新傳、王茂雄與林登榮等。

上述訪談名單中，若以性別來分的話，計有女性 4 位：游鄭財葉、嚴王玉霞、蔡貴英、何鄭春英，男性 6 位：李伯村、田亦生、蔡居福、陳新傳、王茂雄與林登榮，因此本計畫訪談人選的性別選擇尚稱平衡。若以年紀來分的話，出生於日治時期的有：游鄭財葉、嚴王玉霞、李伯村、陳新傳、王茂雄 5 位，出生於戰後的有：田亦生、蔡貴英、蔡居福、何鄭春英、林登榮 5 位，其中年紀最長者是出生於 1927 年的陳新傳先生，年紀最小的是出生於 1962 年的何鄭春英女士。是以，本計畫之受訪名單的選擇上，兼顧性別與年齡層的分佈，其訪談內容更能呈現多元角度的「白色記憶」。

就 10 位受訪者之訪談內容分析，綠島居民對於政治受難者的印象，約略可歸納以下幾點：

一、政治受難者就像是家人：早期白色恐怖被羈押在綠島的政治受難者，與綠島居民互動良好，彼此就像是家人一般。游鄭財葉就說：「餅乾啦饅頭啦都會給我們，好像都自己人，大人在種田，他們有東西就分我吃，也不會覺得怕，覺得人很好，像自己家人。」李伯村也說：「久了之後後，他們出來買菜後也會在我們這邊煮飯，煮一煮，和我們一起吃啊。攏嘛這樣。哪以前這裡的生活比較不好，他們都會偷拿白米出來，阮種番薯嘛，就安捏摻摻一起煮，大家作夥吃。久了之後就像一家人一樣，不會說什麼什麼。」甚至有綠島居民將孩子交由政治受難者帶離開綠島扶養並接受教育，受訪者蔡貴英的三哥就是一個例子。

二、政治受難者的素質高：白色恐怖時期，被羈押在綠島的政治受難者，大都是社會上的菁英份子，10位受訪者均一致提到，當時的綠島居民對於這些「新生」的政治受難者，印象都很好。田亦生提到：「他們跟後來綠指部管訓的不同，那些新生的素質都很高。」這些政治受難者來到綠島後，甚至帶來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觀念，林登榮說：「綠島其實很早，就是說，政治受難者到綠島以後，他們最大的一個是，帶來讀書才有機會翻身的觀念。」又說：「我有提起幾個像是金木，還有一些，他們常常跟我提起，常常跟我岳母岳父說，就是你沒有飯吃，一天吃一餐，也要讓孩子讀書，以後小孩才有出頭。其實他們一再跟綠島的老百姓傳達這樣的訊息，所以綠島人，尤其是綠島的老一輩，現在應該都不太懂教育，但是都很重視教育。」可見，政治受難者不僅本身素質高，同時也綠島居民帶來新觀念，特別是重視孩子教育的觀念。

三、最難忘與政治受難者在逢年過節時的歡樂氣氛：蔡居福提到：「過年過節的時候齣，那時候比現在台灣在建醮（大拜拜）還要熱鬧。」游鄭財葉也回憶：「政治犯在上面演京戲，過年時候就去舞龍舞獅，去跟商家拜年這樣。」嚴王玉霞甚至說：「對啊，有犯人（指政治受難者）在，過年比較熱鬧，比現在熱鬧。」田亦生說：「如果逢年過節，他們十二大隊都會，每一隊都會做節目，出來舞龍舞獅，還有那個踩高蹺，還有那個鶴蚌相爭（應該是鵝蚌相爭啦）那種演戲。」又說：「綠島鄉三個村莊他們過年都會出來表演，那時候過年是真正過年。」陳新傳也說：「演戲都出來中寮、放電影南寮，會啦！」「然後跟人民一起，在裡面，車子出來載我們。」田亦生還提到政治受難者演戲表演時，綠島居民也會上台一起，或是借給受難者演戲所需的衣物。田亦生說：「那時中正堂如果演話劇還甚麼的，也是都會開放給這些居民進去。」從上述得知，政治受難者於逢年過節時，總是透過舞龍舞獅與演戲等表演活動，進一步與綠島民眾同樂。

四、對綠島居民幫助最大的是醫務所：早期綠島醫療資源缺乏，綠島人民經常因為一點小病而葬送寶貴生命，自從有醫療背景的政治受難者醫生來到綠島後，對於綠島的醫療水準之提升，貢獻良多。李伯村說：「以前我們這裡的人感冒攏嘛去那看，

受傷嘛攏去醫務所那抹藥啊。」蔡貴英也提到：「除了柯千阿伯以外，我高中有一年的暑假回來有去那邊看牙醫、做假牙，花了五六千塊。……但是那個假牙做得真的非常的好，前幾天我去看牙醫，我的牙醫師還特別問我在哪裡做的。你想想看，都幾十年了。」林登榮說：「醫務所其實每一個綠島人都常進去。」尤其大家對柯千醫師的回憶特別多。如蔡貴英提到：「還有柯千伯伯也是。我們都超想念他的。可是因為我們都年輕就出去、沒有再回來了。我記得回來後有一年我還有看到他，他講話都會抖一下抖一下，有那個什麼症。」何鄭春英也說：「那個柯千柯先生，講到柯先生喔，她很好，他能幫人打針，她也是政治犯，她又很愛看書。」

五、人人都有到營區福利社的經驗：營區的福利社與綠島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受訪者幾乎都有到福利社的經驗。嚴王玉霞說：「他（只他的先生）在福利社，在剃頭，兼管犯人這樣。」田亦生則提到：「福利社就去那邊吃麵啊！」蔡居福也說：「那個時候裡面福利社，那時候街上的店沒什麼東西嘛，我們都去裡面買東西，福利社那時候買東西不是拿錢進去買，拿我們士兵點數那個（購物券？）也不是購物券，以前我們當兵有那個啊！算是點券，算是分配的，去裡面買。」陳新傳說：「福利社在大門進去左邊，剃頭店也在那邊，本來在營區外，水溝過去另外一邊。老百姓可以去，我也有去過。我們這邊有個姓嚴的，我們都叫他剃頭仔。」

總之，綜合上述訪談內容，綠島居民對於政治受難者的印象極佳，甚至也有綠島當地女子與政治受難者相戀而結為夫妻者。綠島居民除了「白色記憶」外，對於中山（正）堂、福利社、醫務所等空間的記憶亦深刻，這些空間記憶與綠島居民生活息息相關，也成為他們「白色記憶」的一部份。